巫师

——人世间的魔鬼

WUSHI RENSHIJIANDEMOGUI



陆启宏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巫师

——人世间的魔鬼



ISBN 7-5326-1302-X
9 787532 613021 >
定　价：13.40 元

JIANDEMOGUI
上海书店出版社

恐怖

——人世间的魔鬼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师——人世间的"魔鬼"/陆启宏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
(点击世界文明/顾云深主编)
ISBN 7-5326-1302-X

Ⅰ.巫… Ⅱ.陆… Ⅲ.巫术—历史—世界—中世纪—通俗读物 Ⅳ.B99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481 号

巫师——人世间的"魔鬼"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长 1/32 印张 5.5 字数 118 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5326-1302-X/G·456
定价:13.40 元

《点击世界文明丛书》　主　编　顾云深

撰　　著　陆启宏

责任编辑　林益明

装帧设计　姜　明　明　婕

封面设计　俞玮娅

序言

历史飞速流逝，在人间留下了离散的结点，这些结点溢出历史学家的书斋，成为老百姓永恒的集体记忆。为什么是“三国”，为什么要“说岳”，为什么……？无数的朝代、无数的事情、无数的人物，人类文化的筛子淘尽千古历史的风流，结晶为饱含历史意蕴和现实观照的一件物事，一项制度，一类人群。

《点击世界文明》丛书所撷取的“历史结点”，承继了民间的说史视角，综合了当代史学对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在无人可以穷尽的人类历史叙述中，选择《巫师》《艺妓》《法老》《图腾》《波西米亚人》《嬉皮士》《牛仔》《角斗士》等“结点”，就其一点，波及其余。离开了通常历史叙述连贯的逻辑，却获得了一种与我们的家常体验相呼应的“历史感觉”。

无论历史本身，还是记述历史的历史学，对于参与历史创造过程的每一个无名的普通人来说，正是这些逸离帝王将相具体有名者的叙述，回归了历史的生活本真状态，更显得亲和而意味深长。历史是不可能不涉及有名的大人物的，但把史学叙述的主

体置换成集体的历史事件和事物，让有名者作为陪衬，标志着21世纪史学叙述的重要转向之一。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有一部世界通史，它所记述的几乎都是无名者的伟大历史行动和创造，而消解了有名者和无名者、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的界线，推倒了按地位高低、名气大小分配叙述篇幅的旧历史写法的清规戒律，你我一定会感到它更像一部"人类"的历史，而不是对本是同根生的人加以论资排辈的名利场。在经历了21世纪重大世界史一章的"非典"和"抗非"之后的人们，对此已更心领神会：历史的每一个事件其实都涉及每一个人，危难的克服，进步的获得，责任系于每一个个人，无论有名还是无名；无论精英，还是百姓，都有着同样的可能作出同样伟大的贡献，对人类历史的形成和进程，举足同样轻重。正如古人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如今人所显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无名的普通百姓演绎的人类历史精神，使我们莫辨有名无名。

"波西米亚人"算什么？"牛仔"算什么？"嬉皮士"算什么？还有那更可怜的、几乎是有名者的玩物的"角斗士"和"艺妓"又算什么？这些已永恒留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各式人等"，过去几乎从未能在"正规"的世界历史中占有一"节"之地，更不要说专章专书了，然而，没有它们，"世界文明"就失了完整，世界通史和国别通史都"通"不了了！但说起来，这也不是外国人发明的什么后现代史学观念，咱们中国史学就一直有着这优良传统，《史记》里就有"滑稽列传"之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无名者与帝王将相在历史的文本中，同据一席之地。所以，《点击世界文明》其实也是继承了中外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对近百年

来历史写作的一次矫正：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活动。历史书写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提出了如何注意“历史的西瓜”的问题。因为这八种书及其选题，不可能涵盖世界文明史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能代表其最重要的“结点”，那么，今后还有什么“历史的西瓜”推出，倒是值得作一番非常严肃的历史研究的。同时，如何把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论是史实还是写法，融入诸如此类的专题中，都有极大的创造空间。在这方面，《点击世界文明》是主编顾云深先生八十年代所参与主编的、曾大获欢迎的《世界文化丛书》的实践和经验的更新和发展，20年来读者在世界历史素养的提高和对更新颖的世界史读物的苛求，给编者和作者以激励和灵感。这是一个互动的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真的就是“世界文明史”本身被创造出来的历史本身。想到后人会如何点击我们，今天的人们和今天的历史学家都要加倍努力。

顾晓鸣

2003 年6月7日 于上海英台



前言

中世纪的时候，非魔法界人士（更普遍的叫法是“麻瓜”）是特别害怕魔法的，但是他们并不善于识别魔法。他们偶尔真的抓到男巫或女巫，但在这种时候，焚烧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男巫或女巫在被焚烧的时候会施展一种冻结火焰的基本魔法，一面享受着火焰所产生的温和的刺痒快感，一面假装痛苦而发出尖叫。占卜者温德林十分喜欢被焚烧，曾让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化装形态下被人们抓住，其次数达四十七次之多。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一本标为《魔法史》的书，归于巴希达·巴沙特的名下。哈利·波特曾为了准备他的论文《十四世纪焚烧女巫的做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讨论稿》而参考此书。

哈利·波特是英国女作家罗琳虚构的童话人物，孩子们津津乐道其中的霍格沃次魔法学校。他们可能也幻想着成为其中一员：穿戴着独有的制服——黑色的素面工作袍、黑色、银扣的斗篷、黑色的素面尖顶帽以及龙皮的防护手套；手中拿着魔杖或者摆弄着锡镴制的大锅（标准尺寸2号）、水晶的小药瓶以及黄铜天平之类的器具；身边还时常

跟随着一只猫头鹰、猫或蟾蜍什么的小精灵。甚至还幻想骑着“一年级新生不准自带的”飞天扫帚在夜空中飞翔。

但无论如何，这只是童话，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然而，在欧洲的近代早期，上自达官学者下至乡野村民，人们相信这些关于巫术的传说、害怕女巫的破坏能力，他们搜捕这些想像中的巫师，尤其是女巫。16世纪60年代巫术案件在西欧大量出现，并且在该世纪末上升到了惊人的程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诉讼进一步增加，波及的区域也不断扩大，并在17世纪20年代到达了顶峰。其间大批巫师被投进监狱，其中很多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16、17世纪的西欧进入了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科学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等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历史事件，人类历史似乎正迈出摆脱黑暗时代、通向光明之路的最初关键的几步。但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并不完整，“搜巫”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当时的西欧社会处于激烈的混乱之中，社会的贫困化、政治的纷乱和宗教的冲突无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面对社会的危机，人们迫切地寻找替罪羊以慰藉大众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巫师正是极佳的替罪羊。

写作本书，受到两本著作的影响，一为美国中国学研究专家孔飞力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二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之代表人物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孔飞力在《叫魂》中，通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桩巫术案件，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揭示了一个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痼疾，即皇帝与官僚机构的矛盾。而在《蒙塔尤》中，拉杜里通过分析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档案，向我们描绘了1294—

1324年间法国南部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正是受这两本书的影响，我才致力于西欧巫术恐慌的了解和研究，并试图运用新的史学方法，希望通过对“搜巫”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对了解16、17世纪的西欧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书是根据我的硕士论文改写的，借此向我的导师张广智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同时向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其他诸位老师表示感谢，尤其是顾云深和张翔两位老师。

陆启宏

二〇〇三年三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艰难时世——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1

第一节　不断恶化的西欧经济……2

第二节　一个动荡纷乱的欧洲……5

第二章　真实与虚幻之间——作为信仰的巫术……13

第一节　魔术与巫术……14

第二节　历史上的巫术信仰及对巫术的控制……18

第三章　尘世想像的空间——魔鬼信仰……29

第一节　魔鬼——上帝的最大敌人……30

第二节　巫师——魔鬼的尘世代理人……41

第三节　巫魔会——魔鬼与巫师的聚会……60

第四节　着魔——魔鬼与巫师的杰作……73

第四章　运转司法机器——序幕在中世纪拉开……81
第一节　寻找魔鬼的“选民”……82
第二节　步入地狱的台阶……101
（一）司法程序……101
（二）酷刑……106
（三）处决的执行……114

第五章　阴霾笼罩下的欧美——搜巫浪潮……117
第一节　法国和德意志……118
（一）法国……118
（二）德意志……125
第二节　大不列颠岛……133
（一）英格兰……133
（二）苏格兰……140
第三节　北欧、南欧与北美……144
（一）北欧、南欧地区……144
（二）北美……148

第六章　驱散不尽的幽灵……151

参考书目……158

第二章 艰难时世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



第一节　不断恶化的西欧经济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德曾把欧洲近代早期划分为两个阶段：A阶段（“扩张的”16世纪）和B阶段（“危机的”17世纪）。后世学者尽管对此分歧颇多，但都承认16世纪欧洲的经济增长较快，而17世纪则出现了明显的衰退。17世纪危机的特征是：破坏性的战争，工资下降，普遍的社会动乱，以及宗教冲突。

在前工业社会，人口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简而言之，人口增长代表经济状况趋好，人口下降则反之。1450—175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欧洲在摆脱了黑死病的阴影后经济开始恢复，1450—1650年是西方历史中的人口增长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经济中心先后是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低地国家是地中海、北欧（北海、波罗的海）以及新航线（大西洋和绕过好望角的航线）的交汇点，“17世纪的经营活动，摆脱了地中海这个引力圈，拓展至大西洋的广阔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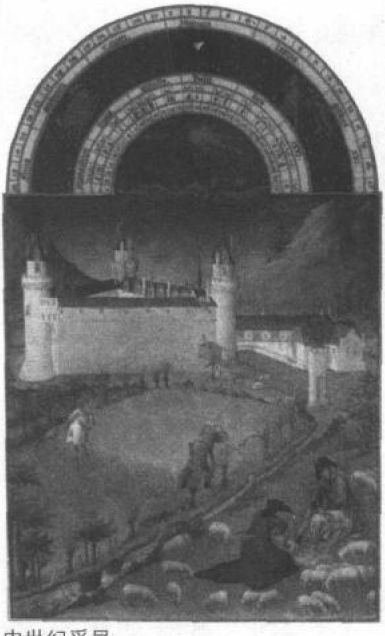
16世纪时西欧的确经历了普遍的人口增长，表明当时的总体经济状况趋好。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人口增长可能会降低经济的总效率。换言之，经济的扩张能否弥补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也就是能否摆脱马尔萨斯式的困境，这是旧经济体制下突出的问题。最终西欧并没能走出马尔萨斯式的怪圈，饥荒、瘟疫再次席卷西欧，17世纪的西欧似乎又回到了14世纪。

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经济的发展状况，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列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物价上涨＝扩展＝经济增长。16世纪西欧价格的长时期上涨，被称之为“价格革命”。16世纪的西欧出现了大幅度的价格上扬，总价格水平1600年比1500年高200%—300%。

到了17世纪，价格水平趋于平缓。

与16世纪的价格上涨相对应的是实际工资的下降。价格的飞涨促使工资水平的调整，但是工资水平的调整并不能跟上价格上涨的步伐。这说明，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有学者指出，通货膨胀期间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为企业及资本家创造了一份额外的利润。17世纪英国的实际工资总体处于攀升趋势；而法国在整个16、17世纪实际工资指数则不断下降；西班牙在两个世纪中实际工资不断波动，但其暂时的上升是因为天灾。无论如何，直到17世纪末，价格和工资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16、17世纪欧洲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因此，无论是经济“扩张的”16世纪，还是“衰退的”17世纪，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是艰难的。

就农业方面而言，16世纪至18世纪主要谷物的收获率是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地力的



中世纪采邑



一个15世纪的金铺



中世纪英格兰城镇

耗竭、气候的变化以及战争的破坏等。气候资料表明，自16世纪60、70年代始直至18世纪，欧洲的温度有所下降。

但此时英格兰的谷物减产并不明显，其原因正是从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向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的转变。圈地导致农业的成本下降，大地产更利于新技术的使用，提高了生产率。

圈地在英国很早就出现了，开始时是指对荒地、森林和沼泽地的圈围。圈地是对敞地制的破坏，它将原来分散的条田合并，并围以树篱。因此圈地的结果，一方面使耕地联成一片，适合新技术、新的作物和新的轮作方式的应用；另一方面则适合于养羊业的大规模发展。16世纪时圈地在英国加速了，这无疑表明了敞地制和庄园制的衰落。据1517—1519年调查的24个郡中，共有0.53%的土地受圈地影响（其中56.16%的土地用作牧场，另有30.59%的土地原本就是牧场，只有13.25%的土地用作耕地），约有7000人被迫离开土地。其中沃里克、莱斯特、北安普敦、白金汉和贝德福五郡，圈地占总面积1.7%，而到1607年的圈地调查则上升到2.25%。这期间，大量农民丧失了生计，被迫流离失所。圈地运动不仅造成穷人走投无路的结局，并且使得这些失业的农民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17世纪时，不仅耕地面积没有增加，且谷物的平均出产率也下降了。总之，农民的处境普遍恶化，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巫师的罪行往往与农业生产有关。1589年德意志特里尔的耶稣会教士彼得·宾斯菲尔德在其论文中写道："巫师们冒犯上帝的尊严、亵渎圣礼；他们毁坏葡萄园、使农业歉收，并带来饥荒。"一本出版于1590年的书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魔法师和魔

鬼的信奉者迅速增加，几乎遍布所有德意志的城镇和村庄。这些魔鬼的仆人不仅破坏上帝赐予的庄稼；还通过雷电、冰雹、霜雪、风雨、洪水、鼠患、虫害等灾害和其他各种手段，破坏上帝的意旨。正是如此，他们尽其所能剥夺人们的食物、危害牲畜，伤害我们的邻居和亲属。他们不放过未经洗礼的孩子，甚至利用他们的身体实施巫术。他们还给老人带来疾病和死亡。他们正是通过这些方法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悲伤。"[①]

第二节　一个动荡纷乱的欧洲

欧洲不仅当时经济不景气，政治也处于一个纷乱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以黑死病（1348年）为转折点，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上升的阶段。弥漫于整个中世纪后期的百年战争（1337—1453）却又表明欧洲将要步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到了近代早期，这种征象愈来愈明显了。

在百年战争中失败的英国，很快又陷入了国内的玫瑰战争（1455—1483）。而胜利的法国则于1495年入侵了意大利，但在西班牙的干涉下未能成功。失败后的法国仍不甘心，在国王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统治时期，又几次攻打意大利，但始终未果。

16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1469年亚拉冈的斐迪南与卡斯提尔的伊萨贝拉的婚姻使西班牙大致上得到了统一，并于1492年最终把摩尔人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登基为西班牙国王，并于1519年继承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

①哈特默·勒曼：《宗教改革和秩序的恢复：德国的例子，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50年代》，载《中欧历史》1988年第二期，第112页。

的皇帝，史称查理五世，这标志着西班牙称霸欧洲的时代的开始。查理五世时代让人感到了查理曼帝国时代统一欧洲的希望，但西班牙并没有成功。查理五世（1516—1556年在位）和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时代的西班牙达到了顶点，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领土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尼德兰、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以及意大利的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岛。强大的西班牙担负起了更多的国际“义务”：在东面，哈布斯堡家族是抵抗土耳其人的第一道防线，“从1560年派远征军赴吉尔巴，中间经1565年争夺马耳他的战斗，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以及争夺突尼斯的战役，直到1581年最后签订停战协定”；[①]在西面，则忙于镇压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



黑死病



马丁·路德

路易十四继位后，法国继西班牙后成为欧洲的霸主，并开始了东征西伐的“事业”：1667—1668年对西班牙战争、1672—1678年对荷兰战争、1688—1697年对奥格斯堡联盟（反法联盟）的战争以及1701—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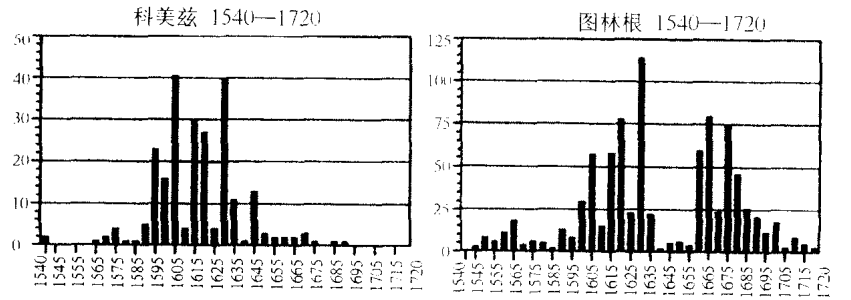
在激烈的政治混乱和斗争过程中，神秘主义有了市场。在17世纪英国的政治斗争中，各方都请求星占师为自己预测局势、提供决策建议。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统治后

①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期，清教被魔师约翰·达雷尔治愈了一系列着魔的人，后来被证明是个骗局，旨在打击教皇制度，为清教徒作宣传。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极力打击巫术，因害怕政敌使用巫术危害她的政权。在英格兰空位期间，宗派数量激增，斗争也趋激烈，涉嫌魔鬼附体的事例也大量增加。

宗教改革是引起当时欧洲政治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开会后，缔结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拥护《奥格斯堡信纲》的教派在帝国境内享有与旧教平等的地位。但和约丝毫不意味着宗教信仰自由和宽容，事实上双方甚至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宗教改革不仅没有带来宗教自由，反而是宗教上的更不宽容。很快在德意志形成了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天主教联盟和西班牙及教皇缔约，新教联盟则和法国、英国和尼德兰结盟。双方不久便争斗起来，是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三十年战争本是德意志诸侯之间、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内战，后来由于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卷入，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其结果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其中还包括了加尔文宗。

三十年战争与搜巫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天主教的科美兹公国和新教的图林根公国的例子中发现。在1618—1648年间，两地的



1540—1720年两地的诉讼数

巫术诉讼都相对较多，尤其是战争的初期和1625—1635年间，显然当时的德意志各地处于战争阴影之下，普通百姓处于紧张的情绪状态之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图林根在经过宗教战争后的秩序重建，巫术案件大量上升；而科美兹在战争后巫术案并没有增加。新教在站稳脚跟后，也不忘意识形态的确立。

宗教改革一出现，双方便着手镇压“异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改革的萌芽被宗教裁判所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尼德兰，腓力二世疯狂地企图扑灭宗教改革运动，却引发了尼德兰的革命。马丁·路德的改革原想在教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事实上他的愿望并未实现，不久新教也建立了各种教会；更令人悲痛的是，这些教会像天主教的教会一样不宽容，新教徒们疯狂地热衷于消灭“异端”。马丁·路德痛恨浸礼派的思想，并烧死了他们，可就在几年前，同一个路德曾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加尔文的追随者曾被天主教会判处“用微火活活烤死”，可转而加尔文的宗教裁判所便以“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烧死了米格尔·塞尔维特，因为他反对新教和天主教都信仰的“三位一体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的合作下，共同消灭了一个“异端”。因为，之前塞尔维特曾被里昂宗教法庭逮捕，而告密的正是加尔文。



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战场情景

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在《宽容》一书中悲痛地指出：

“可是塞尔维特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己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像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同时，一些人对宗教改革的结果不满，出现了各种小的宗派，他们通常遭到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教会的排挤和迫害。如再洗礼派就是一例。他们是宗教改革的一些激进分子，反对路德稳健路线，厌恶不彻底的改革。其顶峰是1534年再洗礼派在蒙斯特城恢复了神权统治，宣称该地为新耶路撒冷，甚至还推莱顿城的一位裁缝当大卫王。他们遭到了天主教和路德宗诸侯的军队的镇压，城市被占领了。



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战场情景

欧洲宗教改革(1520—1650)大致与搜巫运动相吻合,两者都于16、17世纪盛行于欧洲,无疑这两者有着某种联系。特别是在宗教冲突严重的地方,搜巫也相对激烈,人们害怕自己的虔诚生活受到邻近的异教影响。因此搜巫最严重的是在德意志、瑞士、法国、苏格兰等地区,这些地区宗教混杂,宗教冲突自然不可避免。这也部分解释了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巫案较少的原因。



约翰·加尔文



米格尔·塞尔维特

但是宗教改革初期(1520—1550)巫案却有明显的下降,直到16世纪60年代巫案又大量回升。可能的解释是,宗教改革初期人们忙于应付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注意力都集中在宗教的冲突上。同样,宗教战争时期巫案会相对减少。

这两个世纪,由于农业歉收、圈地、战争等各种天灾人祸,欧洲充斥着农民"暴动"。1524—1525年德意志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反抗诸侯和领主的压迫,要求"教区自由和个人自由"。由于反对越来越严重的圈地运动,17世纪的英国爆发了多次起义,如

1607年发生于中部各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此间，法国出现了一系列农民自卫组织。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建立、统一和维持，并且冲突能使群体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得以确立和维持，因此，与其他群体的冲突有助于群体身份的肯定。在这些社会冲突中，值得注意的是非现实性冲突，是指“不是由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由其中一方发泄紧张情绪的需要引起的”。巫术复仇和寻找替罪羊就是“非现实性冲突”的典型手段，前者一般出现在文化较低的社会中，后者则通常出现在有较高文化的社会。寻找替罪羊无疑可以抚慰个人和集体的挫折感，缓解他们对社会的危机感。

在搜巫运动中，这两种方式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当时的人们寻找替罪羊以承担社会危机的责任；而替罪羊之所以是巫师，则是人们普遍相信他们可通过巫术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16、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期，而巫师正是社会危机的替罪羊。搜巫可以分散穷人的注意力，并将一切社会的或个人的灾祸和不幸归之于巫师。美国社会学家马文·哈里斯颇显偏激地指出：

“搜捕女巫制度（且不说烧死女巫）造成的主要后果是使穷人逐渐相信迫害他们的并非皇族和教皇，而是女巫和魔鬼。……教会和国家对人民的假想之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因此，女巫狂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把中世纪晚期出现的社会危机的责任从教会和国家转嫁到想像出来的化作人形的鬼怪身上……它涣散了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斗志，扩大了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使他们彼此猜疑，邻里不和，人人自危，人人都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得不依靠统

治阶级。”①

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等一些研究巫术的学者认为，当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引起了社会紧张局势。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穷人法律颁布后，对待扶贫救济品的官僚主义化，使每个个人丧失了对宽厚应有的责任。尤其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时期，这引起社会紧张局势。这种社会紧张局势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村民拒绝向贫穷的邻人（大多数的贫穷是由人口增长的压力造成的）施舍，逃避传统的互助义务，这使得邻里友谊和个人主义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成为最可能导致巫术告发的原因。控告还能缓解良心的责备，受害者的有罪感就足以激起一场指控了，一旦有什么灾祸发生，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问有否做过应该遭罚的事。乔治·麦肯西爵士在他1678年出版的《刑法》一书中叙述了几个典型的例子。他说：

“作为法官，我去审查在法庭上坦白了的几个妇女。其中一个非常愚蠢，她私下告诉我，她认罪不是因为犯罪。但是，这个可怜的人知道巫婆之名毁了她的名声，从此没有人会给她肉吃或提供住宿，所有的男人都会打她，放狗咬她，她会饿死。因此，她希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①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第547页，商务印书馆，1991。

第三章 真实与虚幻之间

——作为信仰的巫术



第一节　魔术与巫术

魔术(magic)一词由希腊文magéia和拉丁文magia派生而来，而这两个词则来源于magi，即琐罗亚斯德祭司的秘密宗教、知识、法事。“magi”最初指麻葛(或译玛哥斯僧)或玛果伊人(magoi)，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他们是米堤亚人(与波斯人同属伊朗语族)的祭司。后来麻葛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把持着精神权力，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们主持祭祀典礼以求吉祥，“除非有一个玛哥斯僧在场，任何奉献牺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有释梦的能力；还能根据天象占卜。



异教女巫

魔术是一种信仰，即人们相信通过一些手段(如符咒)可以对自然力量加以超自然的控制，以达到某些实际的目的。罗马法将“魔术”分为黑巫术和白巫术，前者指通过施用法术召唤邪恶力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后者指医病等善良巫术。但这种分类有时并不准确，如有些医病巫术是将疾病转嫁给其他人，这样对他人而言就成了黑巫术了。基督教视魔术为迷信、异端，是可笑和荒唐的，是旁门左道的同义词。启蒙时代后，巫术更是被视作是迷信和伪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早期的人类学家。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认为，魔术是人类低级智力状态的一种反映，即曲解了事物间的实际联系，“把想像的联系跟现实的联系错误地混同了起来”。同时，泰勒将占卜术、占星术等称为“系统化为伪科学的魔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泰勒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魔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①]弗雷泽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区分了两类魔术：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顺势巫术是基于“同类相生”的原则，是根据对“相似”的联想而建立的，如毁损敌人的蜡像可以达到伤害对方的效果，同样求雨者向空中抛洒水珠相信老天爷随之也会这样做。接触巫术是根据对“接触”的联想而建立的，其核心是，只要事物曾相互接触过，就将一直保持某种联系，如脱落的头发、指甲仍与故主保持神秘的联系。许多文化中人们都相信通过施加作用于敌人身体的产物人们可以伤害敌人，因此在这些文化中的民族必须小心翼翼地掩埋排泄物，仔细地搜寻和处置指甲和头发碎屑。在弗雷泽看来，魔术是较原始的宗教，“已染上了和掺和了某些宗教的色彩和成分”；弗雷泽甚至认为它的基本概念与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相一致，因为“只要交感巫术（即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是以其地道、纯粹的形式出现，它就认定：在自然界一个事件总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接着另一事件的发生，并不需要任何神灵或人的干预”。[②]这



伊尼厄斯和西比尔将金枝赠送给看门人，人们凭此可进入天堂

①J.G.弗雷泽：《金枝》第1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J.G.弗雷泽：《金枝》第75页。

正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但魔术是对此不合理的运用。魔术的基本前提是遵照一定的程序就会产生期望的结果，失败的魔术并不能推翻魔术本身的合理性，而仅意味着程序操作的错误。这与科学有类似之处，但它只是“科学的假姐妹”。

此外，弗雷泽还区分了魔术和宗教。宗教和魔术是对立的，魔术认定自然的运作过程是遵循着固定的法则，而巫师正是对此的利用；相反，宗教相信自然背后有着一个超自然的、有意识的、具有人格的神存在，人只能对神卑躬屈膝，任何篡夺神的权力的行为都是不能忍受的。弗雷泽认为，具有人格的神的概念比魔术的观念复杂、深奥，因此从魔术到宗教是“伟大的转变”。

对魔术和宗教之间区分的偏好，无疑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后，将其他的崇拜一律打成迷信或妖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十分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有没有教会是判定宗教和魔术的重要标准。但事实上，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在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中我们通常可以发现魔术和宗教混淆的情况存在，甚至中世纪基督教神父也大量地使用魔术。

巫术（witchcraft）指用玄秘的方法导致他人不幸，这类似于“黑巫术”，因此也可称作“妖术”。巫术通常是以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原理为基础，因此巫师常常以蜡像或头发等代替被害者。同时巫术与邪术（sorcery）或通灵术（necromancy）也有相似之处，邪术主要指利用邪恶精灵的力量达到目的，而通灵术主要与鬼魂、死尸有关。在非洲，巫师（witch，又译作妖巫）也称“夜巫”，是“在夜晚睡觉时作祟”；邪术士（sorcerer）也称“昼巫”，是“有意识地蓄意作恶”。

巫术并不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虚假的”，而是有其实

际效力的。由于美国心理学家坎农的开创性著作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分析，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巫蛊”背后的心理-生理机制。坎农在研究中发现，在不使用毒药的情况下，符咒依然可以导致他人的死亡。恐惧会导致“交感神经－肾上腺”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对内脏和血管起控制作用，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分裂有助于血液和淋巴液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当恐惧极为强烈时，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会失去控制，心律和血压急剧上升。到后来循环中的血量减少、血压降低，这导致“支配血管正常收缩的神经中枢发生衰竭”，并使循环系统遭到无法挽救的损伤，最终导致死亡。茶饭不思是陷入极度恐惧的人的通病，而由此引起的脱水会加速上述的过程。就此坎农认为，巫蛊引起死亡的现象是可能的，其原因是：可怕的情绪压力即外显型或压抑型的恐惧所引起的“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持续的超负荷活动。

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分析了恐惧产生的社会背景。巫术的效力必须以巫师、病人和共同体三方共同的信仰为前提。当一个人深信自己的死亡是必然的，并且这种想法得到共同体其他成员的认同，那么巫师的符咒就不再是空穴来风，而成了受害者真实的病因。同样，这也是巫医治疗或祓魔的原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正是萨满、病人和公众的共同“疏泄”（指萨满治疗病人时的公众“表演”）起到了类似于精神分析的效果。



阿伊努人的熊节

同样，在搜巫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整个共同体对巫术效力的相信。对于一个牵涉全社会的运动而言，全体的认同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当法官和普通的民众都相信邪恶巫术的危害作用，巫术才能作为罪行，巫师才能被定罪。

第二节　历史上的巫术信仰及对巫术的控制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这些让人激动不已的历史时期，被现代人视为人类历史上（至少是西方历史上）的里程碑。它们象征着人类冲破所谓“黑暗的”中世纪，逐步迎来了理性和科学永恒的光辉。但当我们深入审查历史的细节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它们都具有“黑暗”和“光明”的两重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所说的，“文艺复兴不仅复兴了异教文化，也复兴了异教的神秘信仰；宗教改革不仅使基督教回到了伟大的使徒时代，还回到了希伯来诸王道德堕落的年代；科学革命则拾起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宇宙幻想的牙慧”。[①]的确，当时很多学者、律师、新教改革家、反宗教改革的圣徒都支持彻底地消灭女巫，如颁布1484年训谕的教皇英诺森八世是诸多人文主义者的保护人，1523年重申英诺森八世训谕内容的则是人文主义教皇利奥十世。

罗马帝国时期的信仰相对比较自由，其结果是“罗马到处都是崇拜埃及的神，非洲的和亚洲的神的各色各样、奇奇怪怪的小神庙、小教堂”。在基督教被奉为国教后，基督徒开始向“异教”开战，到4世纪末以前，“所有寺庙都已关闭，一切异教崇拜也为法律所禁止”。当教

①特雷弗－罗珀：《16、17世纪欧洲的巫术恐慌及其他论文》，第90页。

会继罗马帝国成为西欧的主宰后，基督教也深入到西欧各地，但是各种异教崇拜仍通过各种形式在民间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以占星术为例。古罗马人对占星术相当迷恋，并将此传播到印度、阿拉伯地区和欧洲各地。即使基督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表现在“三王朝拜”的故事中。东方的三位博士正是看到了“犹太人之王”——耶稣的星，所以特地到耶路撒冷朝拜他。1066年诺曼公爵威廉征服英国，而这年正值哈雷彗星回归，人们由此认为正是这颗彗星“引导着公爵取得胜利”。中世纪的学者都相信占星之类的迷信，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写道：“许多怪异的现象预示着他（查理曼）的末日临近，他和别人都了解这种警告的意义。”很多神职人员对此深信不疑，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就记载了不少征兆和异事；英国历史学家比德的《英吉利



《三王朝拜》，波提切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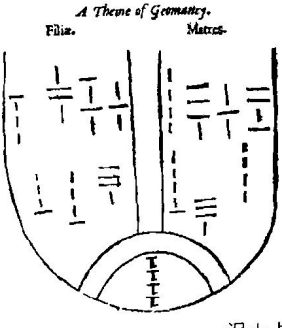
《三王朝拜》，法布里亚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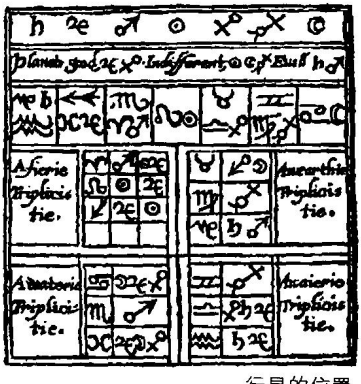
诺曼公爵威廉



阿格里帕(1486—1535)



泥土占卜



行星的位置

教会史》充斥着大量的奇迹和类似于巫术的治病手段。尽管存在如此的异教因素，但毕竟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符，这些因素通常也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总之，当时基督教对一些异教传统是相对宽容的，基督教一直允许、甚至也采用了一些类似于巫术的方法。事实上，教会对此的区分也相当简单，如果是神职人员采用的就是奇迹，而如果是他们反对的则是巫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如是说：

“与古老的犹太教相比，这种新宗教(基督教)在某些方面而言是一种文化倒退；当大批文化层次更低的人侵入或被接纳入较高文化之后，照例会发生这种现象。基督教并未保持在犹太教曾经翱翔的巍峨高度，它再也不是严格的一神教；它从周围的民族中间接受了无数象征性的仪式，重新树立了伟大的母性神祇，并且在一种极易识破的伪装下为多神教的

众多神祇找到了容身之处，虽然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它不像阿顿神教那样禁绝迷信、巫术和神秘因素的渗透，在其后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那些渗透已经证明是精神发展的巨大阻碍。"①

文艺复兴时，阿拉伯文化影响了中世纪的欧洲，古代的异教文化也更广泛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神秘哲学和赫尔墨斯的著作。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所言，"古代文化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对人发生着可怕的影响，它把它自己的迷信方式传给了文艺复兴"，同时他还不无遗憾地指出，"意大利没有能在文艺复兴的动乱时期中健全地向前发展"。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或多或少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新柏拉图主义可以从知识的角度解释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效力，如为什么损害一个人的蜡像或处理他的指甲、头发会产生作用。欧洲各国的君主委任星占家为顾问，当时的政治相当程度上依赖他们而运作。整个中世纪的后半期，全欧洲都在为瘟疫、战争、洪水和地震等灾害所困扰，占星术等异教"迷信"更有了用武之地。14世纪的人们认为，1315、1337年出现的两颗彗星和1345年的奇异天象应为黑死病的流行负责。1456年的哈雷彗星的回归，被认为是上天为基督教的大灾难而表现出的愤怒，这大灾难是指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和拜占庭帝国的覆灭。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也威胁了巫术观念的传播。新柏拉图主义者尽管提倡"自然法术"，但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基于经院哲学的巫术概念。这些学者试图在神创的自然界中探寻神性的真理，其实质是"对整个自然过程进行探究"。无论是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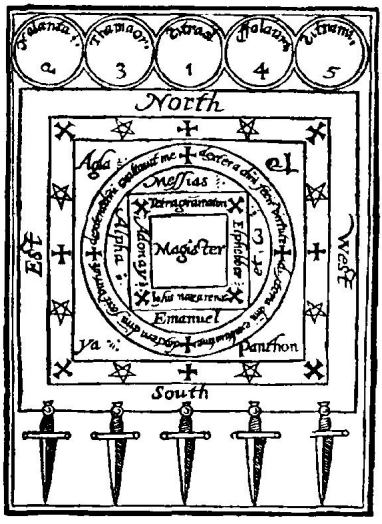
①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第78页，三联书店，1989。

是炼金术士阿格里帕都抨击魔鬼信仰的巫术。阿格里帕的弟子约翰·维耶用医学知识将女巫的行为归为子宫病的结果。但是这些挑战并未阻挡巫术观念的传播。

有教养阶层的态度对巫术审判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控制对巫术的审判。他们早期支持的态度鼓励了搜巫的扩展，而后期的怀疑态度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搜巫的消失。

正如当代的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指出的，“中世纪末期的思想状况在我们看来常常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肤浅和脆弱，事物的复杂性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忽略掉了”；“不精确、轻信、变化无常、前后矛盾，是中世纪推理的一般特点”。[1]正是这种思想方式导致了巫术观念和搜巫在欧洲的盛行。

1450到1650年之间的两百年称为科学革命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神秘主义仍然盛行，甚至对当时的科学家都产生



自然法术



约翰·维耶(1515—1588)

①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第244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了影响。当时的学者发现“法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与对数学抽象、观察和实验的新兴趣一样令人激动”，他们并不像我们将科学与这些神秘主义的因素截然分开。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而言，占星术之类的东西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很多人将占星术并非用于世俗的目的，而是视之以“严谨的”工具。意大利人切科·德·阿斯科利曾根据基督的生辰推算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结论，1327年他被烧死在佛罗伦萨。因此，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是不合适的，也是非历史的态度。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和德意志天文学家开普勒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既是当时一流的天文学家，也是一流的星占学家。第谷·布拉赫认为星占学与神学不冲突，因为《圣经》只禁止巫术，并不禁止星占学。1576年丹麦国王将汶岛赐与第谷·布拉赫，并拨款修建了天文台和配置天文仪器。第谷·布拉赫在汶岛工作了21年，获得了巨大的天文学成就，当然同时他也要为丹麦王室提供星占的服务。开普勒是第谷·布拉赫的弟子，仅凭行星运动三定理，他就足以列入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列。但同时他又以星占学家的声望而著名，1618年他就成功地预言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又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华伦斯泰占卜。

同样，很多学者也并没有区分宗教和科学，他们相信追求科学的目的正是为了上帝，正如笛卡儿坚信自己是在发现“上帝放进自然之中的法则”；弗兰西斯·培根则认为科学将有助于恢复人类由于亚当犯罪而失去的对自然的统治。这样，科学还有利于神学，即自然研究是对上帝的一种探究。当时有人甚至认为通过占星术可以预知“敌基督者”（那位预定要在末世之前出现的强大的、具有人格的反对基督者）到来的精确时间。当时的学者相信自己是在揭示上帝的世界；而



第谷·布拉赫(1546—1601)


开普勒(1571—1630)

巫师则是与魔鬼的世界相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将宇宙分为月上区域和月下区域，前者的一切是完美的，永恒不变的；后者，一切都是腐朽的、变化的，这就是魔鬼统治的世界。

对现代学者而言，巫术总是处于向艺术、科学、实用心理学，尤其是宗教转化的转折点上。16世纪的炼金术士、医师帕拉塞尔苏斯即是极好的例子，他“从一种具有强烈的灵性倾向的巫术哲学的内部，给化学赋予了新的地位，而医学实践也得到了改革”。在16世纪以及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的实际情况通常是巫术、科学和宗教三者的某种混合物。

对于巫术，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禁止和控制的措施。古罗马早在《十二铜表法》，就规定了巫术罪：“不得以蛊术损害他人的庄稼”；“施魔法或以毒药杀人的，处死刑”。在那时，使用魔法和巫术被看作是“叛国”行为，因为魔法和巫术可以用来反对皇帝。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就因害怕有人从西比尔女巫的预言叙事诗中找到纵容阴谋作乱的谶语，便下令禁止罗马人私藏西比尔谶诗，违者处死。以后的皇帝都赞成

对巫术处以严厉的惩罚；随后的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也有类似的规定。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罗马法律扩大了巫术的定义，将一切方式的占卜均定为非法。

查理曼统治时期，巫术罪受到了严惩。查理曼几次下令驱逐巫师和占星家，但他觉得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因此他下诏“禁止使用任何魔术、符咒、巫术以及媚药，凡召唤魔鬼来使男女患不孕症、骚扰人类环境、唤起暴风、摧毁大地果实、使奶牛的奶干涸或用病痛来折磨同类的人均问死罪”。中世纪法学家阿佐是意大利罗马法注释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应给予巫师死亡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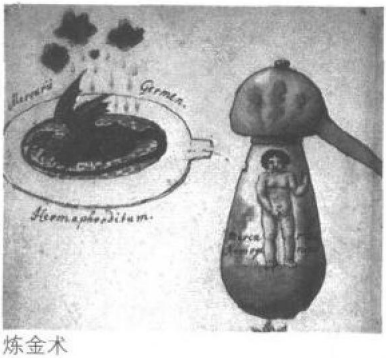
根据犹太教经典《塔木德》记载，公元前1世纪西蒙·本·希塔处死了80个非犹太人女巫，她们单独生活在山洞，这被认为有害于整个世界。在中国因为涉及政治斗争，早在汉朝就可发现禁止巫蛊的记载。《汉书·戾太子传》中记



《炼金士》，油画



《炼金士》，16世纪版画



炼金术



查理大帝

载，汉武帝晚年经常猜疑身边的人通过巫蛊方法谋害他，很多高官、皇亲国戚皆因此而获罪。当时江充当权，与太子有矛盾，乘机诬告太子，并在太子宫掘出桐木人；太子不得已“为乱”，流亡民间，并在围捕中自杀。后来的历代王朝都制定了类似的禁巫法律。《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诸有所憎恶，而造厌魅及造符书咒诅，欲以杀人者，各以谋杀论减二等”。

就在存有巫术信仰的原始部落，我们也可以发现禁巫和搜巫的事。1934年，非洲的马拉维、赞比亚、罗得西亚中部及刚果部分地区出现了巴木卡皮运动，巴木卡皮是穿欧式服装的年轻人，他们四处搜寻妖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廷噶运动在西非蔓延，也是到处搜寻妖巫。运动期间，搜巫者会用各种类似神裁的方法确定妖巫的身份，大多数妇女都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

在人类学家看来，搜巫有助于社会控制。控告可使每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压制与共同体不同的人格，这样可防止反社会和敌对行动的出现。当卡古鲁人怀疑自己是邪恶巫术的牺牲品时，会找出有关的巫师，并交付社区审讯。如涉嫌者有罪，就会被鞭答

致死，如无辜，原告就得付赔偿金。一般嫌疑最大的是以下几种人：(1)经济上成功的人；(2)有实力的酋长和头人；(3)不守规矩的人；(4)一个不受丈夫驾驭的妻子；(5)多妻中嫉妒其他妻子的女人；(6)拒绝履行重要的亲属义务的人。很显然，这些人要么有利用巫术获利的嫌疑；要么根本就是不符合共同体普遍道德标准的人，或可称为社会控制的边缘人。

巫术指控不会发生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但也不会是完全陌生的人，因此巫术指控和亲属关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型变化。同样巫术控告通常出现在“有一定的分化”的社会，既不可能出现在狩猎、采集和放牧的社会(相互依赖以致达到共生状态)，也不会出现在现代城市中。因此，在欧洲的搜巫运动中，大多数的案例都发生在小村庄中。小村庄的居民不仅迷信，而且他们相互认识，不受欢迎的人很难被忽视。

16、17世纪的搜巫主要在欧洲中部的山区盛行，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从德意志到米兰或者到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区，从处于革命和‘恶魔’泛滥的中央高原到由士兵充当庸医的比利牛斯山，从弗朗什－孔泰地区到巴斯克地区，‘魔法’山真是多不胜数！”[①] 山区不仅保留着某种原始的信仰，也充斥着巫术和迷信。这些地区往往也是“异端”的聚集地，无疑是处于农业经济的边缘，自然也就是权力的边缘。1633—1634年兰开夏的巫术恐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干涉完全是出于巩固王室在当地的权力。

保证共同体成员遵从规范，就必须有社会控制的措施；而异常行为的出现却反过来有助于社会控制的加强。通过对异常行为(有时甚至是虚构的)的惩罚，可以重申或更详细地界定主流的道德规范、价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96。

值标准和社会意识形态。

16、17世纪西欧的搜巫主要发生在新教胜利或反宗教改革成功的地区，显然居民们不仅要表明他们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必须以支持这个明确信仰的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同时，新兴的民族国家也需要通过这种方法，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重申以前属于罗马教会的那些权力。

社会控制是通过标定的方法来实现的。社会共同体将某些人标定为“越轨者”或“边缘人”，他们是社会歧视的对象，也是社会迫害的候选人，一旦“风吹草动”他们就是首选的替罪羊。哪些人容易被指认为巫师呢？一个外乡人、一个孤僻的人或一个行事不合常理的人。

另一方面，巫术控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共同体的成员发泄不满和敌对的情绪，缓解社会的紧张关系。欧洲近代早期的搜巫一部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巫师正是16、17世纪社会危机的替罪羊。

尘世想像的空间

第三章

——魔鬼信仰

第一节　魔鬼——上帝的最大敌人



地狱中的魔鬼



《最后的审判》(局部:地狱)

中世纪时的西欧扩展了巫术的意义,它还指"与魔鬼或精灵的交往",这是其他概念所没有的。这样,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巫术有了两个涵义:恶业和魔鬼信仰。前者也被称作通俗信仰,主要是指传统的巫术概念,也是普通民众所熟知的,因此常出现在自下而上的巫术审判中,英格兰就是典型的例子。后者也称深奥信仰,为社会的知识阶层所热衷,所以以自上而下的审判中为多。但是不应忘记,即使在自上而下的迫害中,仍需要下层成员对深奥信仰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大量巫师的发现是依靠邻居的揭发和检举。

欧洲搜巫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完善了魔鬼信仰理论。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引申出了一种二元论:上帝和魔鬼撒旦。这种二元论最初是来自于波斯的摩尼教,后

来“教父”圣奥古斯丁将之引入基督教神学，即上帝是善的源泉，而魔鬼则是恶的祸根。

中世纪的神学家将路西法、撒旦、亚斯摩德斯、贝尔菲戈、犸猛、利维坦和巴力西卜作为七个恶魔的名字，以和七宗罪相对应。

路西法(Lucifer)是鼎鼎大名的“堕落天使”。原来的天使长，后来背离天界而堕落。在七宗罪中代表“骄傲”。

撒旦(Satan)是魔鬼信仰的主角、巫魔会敬拜的神灵。伏尔泰告诉我们，“撒旦”这个词来源于迦勒底语，就是波斯人的安赫拉·曼纽，即支配着人类恶的本原。在希伯来语中，“撒旦”意为“仇敌”或“抵挡”。在七宗罪中代表“愤怒”。

亚斯摩德斯(Asmodeus)通常以三个脑袋的形象出现——公牛、公羊和男人的头，在西方观念里，这三者都是淫荡的象征——显现于人前，手持长矛，以龙为坐骑。亚斯摩德斯以破坏人间夫妻关系为乐，并怂恿他们犯通奸之罪及其他有罪的勾当。在七宗罪中代表“欲望”。

贝尔菲戈(Belphegor)，来源于Baal-peor，指Peor地区的巴力神；在中世纪贝尔菲戈是恶魔之一。在七宗罪中代表“怠惰”。


《撒旦和七宗罪》


路西法


《反叛天使的堕落》，油画



电影中的撒旦



《撒旦》



亚斯摩德斯



贝尔菲戈

玛猛(Mammon)为新旧约时代之间犹太人间兴起的恶魔名号,又名阿玛门(Amaimon),是古叙利亚语"财富"之意。是财富的邪神,诱使人为财富互相杀戮。在《失乐园》中,被打入地狱的天使们便在玛猛的指挥下发掘无数的珍宝以建造自己的圣殿。在七宗罪中代表"贪婪"。

利维坦(Leviathan)在旧约《约伯记》中,为神在旋风中向约伯展现的巨鳄,源自于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吸取的拜蛇文化。古人见蛇蜕皮而去,误以为蛇是不死的生灵,故各地均有蛇崇拜的习俗,其变形便如鳄、龙神的崇拜。《约伯记》除记载了巨鳄利维坦外,还有巨兽贝黑姆塞(Beheemoth),成为今日巨兽的代名词。在七宗

罪中代表“嫉妒”。

巴力西卜(Beelzebub)曾为六翼天使之一,后投靠撒旦。他曾使迦南苍蝇为患,因此有“蝇王”之称。巴力西卜常以苍蝇、巨兽或长尾公羊的形象出现,在愤怒时会口喷烈火。在七宗罪中代表“暴食”。

其他恶魔的变形还包括:

亚斯塔罗斯(Astaroth),通常被描写成一个左手握着一条毒蛇、以龙为坐骑、长相丑陋的恶魔。亚斯塔罗斯和亚斯摩德斯是路易十四的情妇凯瑟琳所作的黑弥撒中献祭的神明。她的牧师吉堡进行如下的仪式:将面包、葡萄酒以及儿童的血倒入圣杯,同时,一位牧师祈祷:“司爱情的神啊,我恳求您接受这献祭……国王(对我)的爱将得以延续。”

彼利(Belial),是司谎言的恶魔,在撒旦确立黑暗世界的领导权之前,他是无可争议的摄政王,《死海古卷》形容他是“黑暗的统治者”,他的目的是“带来邪恶及



巴力西卜



犸猛



利维坦



梅菲斯特菲列斯

浮士德博士在书房



浮士德

罪行”。巫师赖斯曾以儿童为祭品召唤恶魔彼利和巴力西卜。

梅菲斯特菲列斯(Mephistopheles),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不喜光者”。梅菲斯特菲列斯在欧洲极为有名,因为浮士德曾召唤他以增长知识及无边的法力。浮士德系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为一年迈的饱学之士,精通哲学、神学、医学,却仍野心勃勃,欲穷人间幻境,遂与魔鬼歃血为盟,以自己的灵魂换取二十四年为所欲为的岁月。约翰·斯比斯于1587年撰成德语散文故事。

世人认为魔鬼是一切自然灾害和社会弊病的制造者,而巫师则是魔鬼俗世的合作者,因此他



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们经常被控的罪名是：呼风唤雨、召唤雷电、降下冰雹，以淹没农作物、摧毁房屋树木、打落青麦和葡萄；招致瘟疫、疾病和火灾；使人不育、牲畜不孳等。《女巫之锤》的作者甚至认为，女巫的罪行超过了亚当的罪行以及异教徒的罪行，她们不仅是异端而且还是背教者。人们也许会问，上帝为什么会容忍魔鬼的存在，并且它的威力与上帝不相上下。而事实是，魔鬼在基督教理论里十分重要，它解决了一神论的一个基本矛盾，即上帝是善和恶的双重化身。有了魔鬼的形象，上帝成了完美的善的象征，一切灾难都与上帝无关。魔鬼又是“上帝的绞刑吏”，这样甚至在天罚中上帝似乎也是“无辜”的。

甚至有的神学家认为，否认魔鬼的存在就是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异端，《女巫之锤》的作者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1593年，一位荷兰出生的德意志特里尔学者克伊尼乌斯·卢斯发表言论反对特里尔神俗政权的搜巫运动；并且对魔鬼信仰表示怀疑，包括：认为相信魔鬼可能导致对基督的贬损，不相信女巫崇拜魔鬼、反对上帝，不相信魔鬼和俗人之间存有



魔鬼



《魔鬼和教堂》



《巫魔会》,戈雅作



《巫魔会》局部



人身羊头形象



伯尔尼的巫魔会和巫术审判

契约或性行为,不相信女巫招致暴风雨等自然灾害。他涉嫌妖言惑众、异端罪和煽动叛国罪而被逮捕;最终被迫在大庭广众下宣布放弃自己的言论。

这样,魔鬼成了上帝最大的敌人,因为它极力破坏上帝对人类的恩赐。更重要的是,魔鬼招募俗世的人为其服务,并且订立契约,即俗世的人放弃上帝的信仰和一切宗教活动,以换取魔鬼给予的魔法和物质利益。魔鬼信仰成了基督教的巫术理论的核心,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黑巫术和白巫术的区分,而与基督教的概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无论是善良巫师还是邪恶巫师,只要是基于魔鬼的帮助都是异端,因此必须被处死。在这个问题上,神学家颇有辩证法的意味:既然他们的巫术能治病,当然也能致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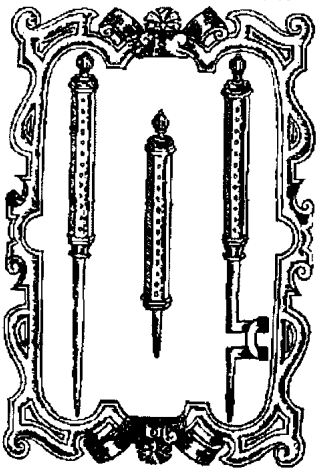
宗教改革为魔鬼理论埋藏了衰亡的因素。宗教改革家尽管承认上帝和魔鬼二元,但在本体论上将之限定为一元论,即上帝和魔鬼的

冲突是基于上帝的意志。过去人们相信上帝是善的原因，而魔鬼是恶的原因；现在加尔文勇敢地承认上帝既是善的原因，也是恶的原因，即上帝虽不行恶，却制造了恶。这典型地表现在新教对原罪的解释上：人类的堕落正是上帝的意志（当然是假借魔鬼之手完成的），而这样基督才能为人类赎罪，上帝对于人类的拯救才可能得以实现。这样，魔鬼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魔鬼一般以黑衣人的形象出现，女巫坦贝伦·洛伊德形容黑衣人为“与她的手臂一般长，大大的眼睛，并在她的面前跳跃”。魔鬼会以各种形象出现，如黑猫、黑狗、公羊或蛤蟆，并诱惑、威胁俗世的人归顺它。班贝格的“巫师”约翰尼斯·朱尼乌斯供认：

“当他坐在自己的花园里沉思时，一位少女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为何伤心，他回答没有，少女用富有吸引力的声音要求他听从她的意旨……之后，她变成山羊的形状，并对他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你应为其服务的人，你必须听从我，否则会毫不犹豫地扭断你的脖子’，他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变形了的鬼怪（即魔鬼）抓住他的喉咙，强迫他放弃上帝的信仰。当朱尼乌斯说到‘God forbid!’（但愿此事不曾发生！）时，由于‘God’这个词的威力，鬼怪迅速消失了。但很快它又回来了，并跟随着很多人，坚持要求他弃绝上帝，并宣誓：‘我弃绝上帝和他的一切，视魔鬼为我的主。’随后，在魔鬼的名义下，对其施以洗礼（对正统洗礼的模仿）；并给他一块金币，不久便证明只是一块碎瓷片。这时其他人以魔鬼的名义向他祝贺，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上面最后提到的类似于某种“入会仪式”。这些“入会仪式”的核心是：在魔鬼的面前，弃绝上



假锥子

帝的信仰、否认洗礼和教会的权威，同时表示效忠魔鬼；1437年的一本书中，提到了伯尔尼一个年轻人类似的供述。

“入会仪式”后，魔鬼通常会用一根黑刺或爪子，在巫师身上留下标志。这块印记的部位很小，主要的特征是感觉不到疼痛，这是审判时鉴别巫师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印记经常是一块老茧、一个疣或一块伤疤，因此断定一个人是巫师并不太难。况且，一些检查人会使用假锥子。这些锥子在手柄处装有弹簧，当锥子扎向受刑者的皮肤的时候，锥头看上去刺进了皮肉里，但实际上是缩回到手柄里。

“入会者”还要与魔鬼签约，期限一般为七年，也有终身的。程序一般为：在一张上等羊皮纸上用血写上“我许诺魔鬼在七年时间内报答他所给予我的一切，为确保我所说的一切，我签上我的名字”，并签名，不会写字的女巫用画十字或圆圈替代签名。然后，女巫站在一个魔圈里，朗诵经咒。这些契约很少出现在法庭上，其真实性当然值得怀疑。

对魔鬼进行精神分析，最著名的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诺尔曼·布朗，前者认为魔鬼是被替代的父亲，后者则将魔鬼和新教及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在分析17世纪一个画家的附魔病例时认为，在病例中画家将魔鬼充当父亲的替身。

这里画家表现了对自己父亲的矛盾态度：既仇视自己的父亲，又尊敬他，并希冀他的照顾。对父亲的憎恨不仅表现在父亲降格为魔鬼这一替代上，也表现在魔鬼的形象上：魔鬼的大乳房，即“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是与父亲斗争的结果。

“当男孩子一旦认识到，他同女人（指母亲）一道争夺父亲的爱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丧失自己的雄性，即被阉割，他便会对自己的女性态度加以约束。因此，抛弃女性态度便是避免阉割的斗争结果。这种斗争的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在对比的幻想中，阉割父亲，使他变成一个女人。于是魔鬼的乳房象征这样的事情：儿子将自己的女性态度投射到父亲替身身上。”[①]

诺尔曼·布朗则认为魔鬼是中项，“一方面把厕所和新教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把厕所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②]魔鬼信仰在路德的观念中得到了加强，他甚至认为这个世界所有明显的现象表明它不是被上帝而是被魔鬼统治着。在路德那儿，与魔鬼联系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如黑色弥撒、魔鬼以黑衣人的形象出现）和污秽的（如巫魔会的淫秽场景）。这与前面提到的厕所相对应，是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和肛门性欲”。

肛门期性格——“在肛门期（从一岁到三岁左右，肛门和括约肌排便功能在人的过激一性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成为最主要的性快感来源），在教育的控制下，尤其是在括约肌的教育下，开始形成个人的性格。根据括约肌快感压抑的不同强度、各种各样的逆反造就了所谓的肛门期性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序、节俭、执着，甚至可发展为：

①弗洛伊德：《十七世纪附魔神经病病例》，载《创造力和无意识论》第279—280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②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第219—25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卖弄、吝啬、固执。”[①]

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等人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带有整洁、节俭和固执特点的“肛门人格”与萨姆巴特和马克斯·韦伯描绘的“资产者”这一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因此，布朗认为路德的魔鬼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由于在魔鬼面前的无能为力，导致新教徒向资本主义的屈服，“资本主义是由于原罪而导致的撒旦的不可避免的奴役”。随着资本主义重建了秩序，路德的后继者弱化了魔鬼观念，他们将世俗的秩序归于上帝的指令而受赞美，这也就是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观点的基础。

英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白德库克将弗洛伊德和布朗的观点结合起来，认为魔鬼的污秽特征代表了遭人憎恨的父亲。超我的施虐狂一般而言是良心力量的主要成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以自我为施虐的对象，而新教将所有的憎恨与敌意转向了父亲(即魔鬼)。因此新教使超我的施虐狂得以加强，而被动的受虐狂“力比多”(libido)却受到了压制。路德的魔鬼信仰的意义在于“标志着基督教中较极端的道德受虐狂的瓦解”，而欧洲宗教中的受虐狂倾向的瓦解，正是启蒙思潮和随后的时代里发生的情况。[②]

显然，人们可以将道德自责转化为对魔鬼的厌恶。个人的着魔不再是“内在的”个人罪行的结果；而是魔鬼的诱惑、巫师的作怪。甚至着魔者可能陷入与魔鬼的斗争中，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了魔鬼，而事实上战胜的这个魔鬼就是自己的负罪感。因此如上所述，通过迫害巫师也能达到缓解负罪感的效果。

①方迪：《精神分析学与微精神分析实用词典》第139—141页，商务印书馆，1998。
②白德库克：《人类文明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分析》第304—30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第二节　巫师
——魔鬼的尘世代理人

巫师是魔鬼在尘世的代理人，因此科克勋爵认为，“巫师是与魔鬼交谈，向魔鬼讨教，或施演魔法的人”。德·朗克雷将巫师区分为两类：背弃上帝，沉迷于草药和毒药的人；谴责耶稣基督及其教义，投身于魔鬼的人。魔鬼信仰理论的核心是巫师，正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所有的信仰内容。约瑟夫·格兰维尔将女巫的特征归纳为：

1．她们在涂上油脂后，飞出窗外，到达遥远的目的地；

2．她们变形为猫、兔子及其他的动物；

3．她们在自己的身体中感受痛苦；

4．她们通过呢喃无意义的词句或举行荒谬的仪式引起骚乱；

5．精灵在她们的私处吮吸。[①]

不仅魔鬼会变化形体，人们



女魔法师





《年轻的女巫》，油画

女巫



女巫

①《比迪福德女巫的审判》。



女巫



女巫



《女巫》



《女巫》

相信女巫也会变化成其他动物如猫和狗。在一个巫案中，两位嫌疑人供认："她们的主人脱去她们的衣服，涂上油脂，她们就变成了猫的形状；她们进入房间后变回原形，并将一粒有毒的谷物放入受害人的口中，然后又以猫的形状迅速逃离现场。"

苏格兰女巫伊泽贝尔·古迪就能变形为猫。当她变形时，她会念以下的咒语三遍：

I shall goe intill ane catt,

With sorrow, and sych, and a blak shott;

And I sall goe in the Divellis nam,

Ay will I com hom againe.

要变回人形时，她会念如下的三遍咒语：

Catt, catt, God send thee a blak shott.

I am in a cattis liknes just now,

Bot I sal be in a womanis



《女巫》　《准备去巫魔会的女巫》　飞行女巫

liknes ewin now.

Catt, catt, God send thee a blak shott.

德国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

一个小村庄的磨房接二连三地发生命案，磨房的雇工接连神秘地死去。一天，一个年轻人要求磨房主雇用他，尽管磨房主十分需要帮手，但仍婉拒了他，并向他说明了磨房最近发生的离奇事件。年轻人向磨房主表示他不怕任何鬼怪，希望能雇用他。磨房主答应了他。晚上，年轻人带着剑走进了磨房。午夜时分，一只猫从墙洞潜入磨房，端坐在火炉旁，接着又来了两只猫，它们紧挨着第一只猫坐下，依偎在火炉边。当它们的身体发热后，它们的体形也随之变大。然后，它们飞快地扑向年轻人，对着他发出嘶嘶声、呼噜呼噜地怒叫，眼中迸出怒火。年轻人迅速拔出剑，砍下了第一只猫的一条腿。三只猫慌忙地从墙洞中逃逸。年轻人拿起猫腿，发现是一个人的手，上面还带有戒指，他用布将它包好。第二天早上，他将晚上的经历告诉了主人，磨房主很高兴，并希望鬼魂不再回来，同时磨房主告诉年轻人他的妻子病得很重。年轻人表示他略通医术，可以替女主人医治。年轻人要求她

伸出右手，但女主人伸出了左手；年轻人再次要求她伸出右手，她拒绝了。这时，年轻人拿出了那只断手。当看到断手时，女主人身体开始颤抖、脸部开始变形，在痛苦的呻吟中她承认自己是女巫，并供认了她的两个同伙。最后，她在痛苦中死去。从此，磨房不再有鬼怪出现。

这种观念也导致了“狼人”传说的传播。1573年11月，多勒的一些村民在路过森林时，孩子的惨叫声和狼的长嚎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当他们找到出事地点时，他们看到一个女童正和一个巨兽搏斗，已身负重伤。怪兽见到众人围上来，便迅速隐入灌木丛。由于天色昏暗，众人无法分辨怪兽，有人说是狼，也有人认为是个野人。不久，村中又发生一个男孩失踪、三个孩子被杀的事件。村中顿时谣言四起，认为罪魁祸首是狼人。很快狼人肆虐的事又扩散到成年受害者。弗朗什－孔泰地区政府不得不颁布命令同意当地居民猎杀危害乡里的怪兽。不久，人们就抓获了独居者吉勒·加尼耶，很多人指认他就是数起命案的凶手。加尼耶长相丑陋，驼背、面色苍白泛青；他很少说话，说话时操很重的口音。独居者、外乡人、长相丑陋的人很容易被指认为狼人或巫师。经过审讯和酷刑，加尼耶很快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法官宣判：“根据确凿的证据和嫌疑犯本人



偷牛奶的女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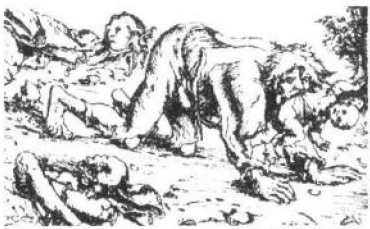
偷酒的女巫

的供词，吉勒·加尼耶犯有不可饶恕的人狼变形和巫术罪。本法庭判处该罪犯即日由执斩官用木车押送刑场处死，他将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1574年1月，加尼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1588年，在澳沃恩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绅士坐在窗前，刚好他的一位猎人朋友路过。猎人说他在草原上遭到一只巨大、凶猛的狼的攻击，情急之下他用刀砍下了狼的前爪，并放入布袋中。当他要将狼爪取出时，狼爪变成了女人的手，绅士惊讶地发现上面的婚戒是他妻子的。绅士立即去找他的妻子，发现她坐在厨房的火炉旁，她的手臂藏在围裙下。他用力扯下围裙，发现她妻子手没有了，残留的部分还在流血……这个女人后来被烧死了。1598年，在侏罗山脉中，一对年轻男女被独狼咬死，人们怀疑来自圣克劳德的贝罗内特·甘迪隆是狼人，不久又逮捕了她的姐妹安东奈特、兄弟皮耶尔和儿子乔治。人们发现他们长相丑陋，根本不像人类；行为像动物，像狗一样嚎叫，用四肢爬行。皮耶尔和乔治都承认崇拜魔鬼，并以狼的形状参加巫魔会；安东奈特则供认自己是女巫。1685年，德意志小镇安斯巴赫陷入了恐慌，很多妇女、儿童和家畜被狼杀死。人们认为这是狼人所为，是不久前刚死去的声名狼藉的前市长的转世。这个所谓的狼人在一次搜捕中掉入井中淹死了。尸体被发现后，人们着以肉色衣服，并饰以面具、假发和胡须，使它看上去像死去的市长，然后人们把它吊上绞架。

当然，女巫还可以把其他人变成动物的形状。德意志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

从前一个年轻人和一位漂亮的女孩订了婚，可是一段时间后，他怀疑他的未婚妻和她的母亲是女巫。一天，母女俩爬上干草棚，喝了一杯东西，然后就不见了。年轻人悄悄地跟在她们后面，他也喝了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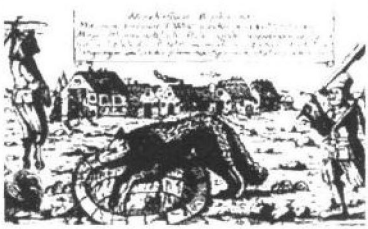


吉勒·加尼耶



遭狼(狼人)攻击

璃杯中的东西，突然他发现自己在布洛肯。在那儿，他看见未婚妻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女巫围着魔鬼跳舞。舞会结束后，女巫们拿出



随身携带的杯子，喝下其中的水便迅速消失了。年轻人没有带着那个玻璃杯，他不得不徒步回家。当他长途跋涉回到未婚妻的家中后，未婚妻和她的母亲非常气愤，并把他变成了一头驴。可怜的年轻人现在是一头驴了，它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了未婚妻的家中，他的未婚妻十分后悔，告诉他只要将洗礼的水洒在背上即可破除符咒。星期天，一个婴儿在教堂受洗，年轻人站在教堂的门口；当仪式结束后，教堂司事要赶走堵在门口的驴，可是驴仍一动不动，愤怒的司事将洗礼的水倒在了它的背上。这样，年轻人终于变回了原形，他跑回未婚妻的家，娶了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人们还普遍相信女巫会在晚上炼制毒药，以蛊惑他人，扰乱人世。使用春药和毒药的女巫也称为维尼菲卡(*Venefica*)。

声名狼藉的前任市长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讽刺诗》中有这样的描写：

卡尼蒂发髻散乱，头缠小蛇，命令用科尔喀斯之火烤烧从坟上拔下的野生无花果树、随葬而栽的松柏、蟾蜍血浸泡的猫头鹰蚤和羽毛、草……以及在饥肠辘辘的母狗嘴里的骨头。……她们就抽出他（死去男孩）的骨髓，取出他失血的肝脏，做成春药。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一剧中的三个女巫有以下的唱词：

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置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

众巫：不惮辛苦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

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蝠之毛犬之齿，腹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

众巫：不惮辛苦不惮烦，釜中



维尼菲卡



厨房里的女巫



女巫的厨房



制作毒药的女巫

沸沫已成澜。

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1]



女巫的春药

人们相信巫师还可以利用巫术求爱，一份材料详细地记录了如何获得姑娘的芳心：

巫师们一边念着咒语，一边用鸽血在母狗皮上画出自己喜欢的女子的裸体形象，并在不同的部位写上魔鬼的名字；在他的命令下，魔鬼会折磨这个女子身体



麦克白和三女巫



《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



《三女巫》

①《沙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真实的各个部分，这样她就因他的爱而激动。巫师用燃烧没药和藏红花的烟香熏画像，同时他仍施魔折磨这个女子，让她整日整夜地想念自己。然后，巫师将画像挂在脖子上，并去一个秘密的场所，在那里他用剑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并在圈边写上魔鬼的名字。这样，魔鬼会以六个奴仆的形状出现，这时巫师要求他们把自己所爱的女子掠来；其中一个魔鬼会变成女子的容貌，并留在她家中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这位女子到巫师的身边后就会听命于他。

巫师还会制作各种春药或用于求爱的药物。常见的材料有：曼德拉草、马鞭草、龙涎香、桔子、烟草、蕨类植物的籽、龙血树脂、玫瑰、槟榔子等。有些材料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如坟墓的黑尘、蛤蟆的唾液、驴的肺、盲童的血、牛的胆汁，甚至于尸体。

此外，在魔鬼信仰中，巫师有供差遣的精灵，通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如狗、猫、蛤蟆、老鼠或黄蜂等，《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分别有差遣的精灵：狸猫精、癞蛤蟆和怪鸟。人们相信，女巫有个非正常的乳头，差遣的精灵甚至魔鬼以此吮吸女巫的鲜血以作养料。蛤蟆由于它丑陋的长相在很多地区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女巫的帮凶精灵”，她们“给蛤蟆施洗礼，穿黑色天鹅绒，在它们爪子上戴铃铛，并让它们跳舞”。这种观念在英格兰比较流行，并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判断方法：“将嫌犯隔离开来，等待某种动物或昆虫的出现，以证明她之有罪。”1644年，英国“搜巫将军”马修·霍普金斯在埃塞克斯郡的曼宁特里镇曾“破获”了一个有七、八个成员的“女巫团”。他写道：

“每隔六个星期，她们都要在晚上（通常是周五晚上）聚会，举行一些奉献给魔鬼的庄严仪式。其中一个女巫被人发现一天夜里对她的精灵说话，并吩咐它们去另一个女巫那儿，她因此被捕。几个有经

验的妇女对她进行了搜身，在她身上发现有三个乳头，这是一般诚实的妇女不会有的。所以，根据法庭的命令，剥夺她的睡眠二、三天，这样可以看见她的差遣精灵。第四天晚上，当时我们共有十个人在屋里，她召请了她的精灵，并



女巫喂养蛤蟆



巫师的洞穴

在它们进来前的十五分钟形容了它们的形状。她召请的是：

1．荷尔特(Holt)，进来时像一只小猫；

2．法玛拉(Farmara)，进来时像一条肥胖的西班牙猎狗，但是却没有腿。她供认之所以胖，是因为它吮吸她的血；

3．维尼戈·汤姆(Vinegar Tom)，像一条长腿的灰狗，头似牛，长尾，大眼；

4．萨克和絮戈(Sack and Sugar)，像一只黑色的兔子；

5．纽斯(Newes)，像一只鸡貂。

当女巫供出其他的同伙时，这些精灵转眼就不见了。在另一个女巫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标记，她也有精灵。这些不可能是编造的，因为在她们身上相同的位置，可以发现相同数量的相同印记，就像她们承认养有相同的精灵一样。”①

巫师开始时并不是搜捕的对

①马修·霍普金斯：《女巫的发现》。



《老巫婆》



女巫召请的五个精灵



《四女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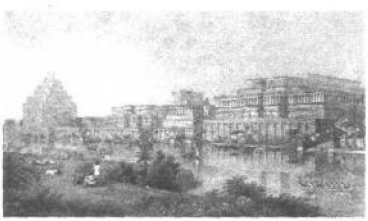
《女巫》

象，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反对将巫术案件作为宗教裁判所的一项工作。但他同时也给搜巫留下了后路，即只要证明巫师是“异端”，宗教裁判所就必须处理之。没有比魔鬼信仰更能证明巫师是“异端”的了。在这一完全虚构的领域里，宗教裁判官、世俗法官和学者们驰骋于广阔的异教神话和自己的想像力之中。在巫术这一领域内，裁判官发现自己活动的余地更大了，人群的限制被取消了，迫害犹太人的前提是被迫害者必须是个犹太人；而任何人都可以是巫师，这样搜巫就可以满

足各种人群的需要。

搜巫事实上也可以称为妇女迫害，在英格兰，巫术审判中受害者的性别比率是女性占92%，在德意志、法国及苏格兰，女性大约占80%左右。《圣经·出埃及记》中有言："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在中世纪，用中性词"*maleficos*"指称"witch"（巫师），但是到了路德圣经时，"巫师"这个词是阴性的，仅指女巫。

很多学者将妇女地位的下降，归之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历史过程。美国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认为到新石器时代时，人类社会仍是"母权制"的，血统依母系而定，部落的事物由老年的妇女掌握，在这里男女是平等的。但美好的社会由于自公元前4300年开始的库尔甘人（即雅利安种族）的入侵而停止了，其中的希伯来人用他们的神"耶和华"（男性神）强加给了被征服的民族，并驱逐了所有的女神，这样历史进入了男性统治的时期。



尼尼微

尽管基督教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但妇女地位并未明显改善，甚至在有些方面倒退了，妇女地位已一落千丈，妻子只是丈夫的有形财产。基督教用一个强大的男性神取代了前基督教时期的女神，女神在圣经中消失了，并堕为异教的象征。同样妇女被严格排斥于教职之外，因此民间信仰中的"女祭司"就只能是异教徒，"在货真价实的基督教主教、神父、教士的眼中，异教徒不啻魔鬼的信徒，荒淫放荡，无恶不作，对她们用任何辱骂的字眼都不为过；她们是妖婆、奸细、魔鬼的走狗，活该

受上帝的诅咒”。[①]

在《圣经》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将巫术和妇女联系的倾向，因为妇女和巫术对男性世界来说都是边缘性的。其中尤其是将巫术与性的不道德相联系，如希伯来先知在形容尼尼微的衰落时说：“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藉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

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持有机论的炼丹士在某种程度上赋予男女平等的地位。美国女学者凯瑟琳·凯勒认为机械科学的发展却阻碍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她引用了美国女学者卡洛琳·墨钦特在《自然之死》中的话：

“在现代的早期阶段就已变得非常重要的自然形象，乃是一个被认为需要加以控制的浑沌无序的形象……自然和妇女的形象是双面的……妇女既是贞女，又是巫婆：文艺复兴时期优雅的情爱论者们把妇女奉若神灵，而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却又把她烧死在火刑柱上。女巫也是自然之暴戾的象征，她们能呼风唤雨、招致疾病、毁坏庄稼、妨碍生育、虐杀婴儿。无序的女人就像混沌的自然一样，需要被控制。

……

（培根）用以描述他的新科学对象和方法的许多形象都来自审判室，并且由于他的新科学把自然当成需要用机械装置来加以折磨的女性，他实质上在强烈地暗示对女巫进行审判和用机械装置来折磨女巫。”[②]

事实上，近代早期妇女的经济和社会权力也没有提高，由于向核心家庭的过渡，家庭结构同中世纪相比也越来越趋向父权制和权威

①玛格丽特·默里：《女巫与巫术》第138页，漓江出版社，1992。
②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载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第99、10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主义，而妇女也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经济依赖状态。

搜巫可以说是有组织的、由教会和国家发起、提供资金并具体执行的妇女迫害。妇女之所以成为搜捕的目标，原因有四：

（一）妇女的“邪恶特征”。在《圣经》中正是夏娃受了那条邪恶的蛇的诱惑，吞下了禁果，使人类有了永恒的罪恶。所以，基督教认为妇女更容易受诱惑、沉迷于巫术和性放纵。神学家相信妇女在迷信、报复心、虚荣心、好撒谎、无廉耻上远胜男人，因此本性容易接受巫术，是巫术的主要信奉者。《女巫之锤》的作者认为女人“是友谊的敌人、一个无法逃避的惩罚、一个必须的罪恶、一个自然的诱惑、一个吸引人的灾难、一个家庭的威胁、一个愉快的损害、一个自然的恶魔，却涂上了美丽的颜色”。

（二）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原因（如十字军东征、瘟疫和妇女的自然寿命高于男性等），大量的妇女孤独地生活，在近代早期寡妇占女性人口的10%—20%，有的地区甚至高达30%。在世人眼里，女人应该“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独自生活的女人是处于社会道德、社会控制边缘的人，因此也是值得怀疑的人，更重要的是她们危害男性统治的秩序。类似的观点在犹太经典《塔木德》中也可发现：

“当她是个女孩时，惟恐她被诱骗；当她是个年轻姑娘时，惟恐她犯性不道德之罪；当她长大后，惟恐她不结婚；一旦结婚了，又担心她没有孩子；当她老了，则担心她沉迷巫术。”[①]

即使在现在，人们通常把行为古怪、孤僻的老妇称为“巫婆”，人们认为无能力的老妇通常采用巫术作为报复的手段。因此，她们成了主要的搜捕对象。

①梅耶·巴－伊兰：《圣经和塔木德中的巫师》。

(三)对女性的普遍恐惧。在人们的眼里,女性代表自然。由于女性更接近于自然,更多地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所以在传统文化里,她们常被认为不仅有预卜未来的能力,而且还能借助于某些秘方给人类带来益处或危害。传教士对女性有着永久的恐惧,为了不至于被她们的魅力所诱惑,他们不厌其烦地称女人是危险的恶魔。

(四)与妇女从事厨师、医师和助产士的职业有关,人们认为女巫可以利用这些职业投毒,这是女巫的手段之一。从事治疗和接生的妇女,通常会被认为是女巫。不仅治疗是女巫的职能之一,而且接生婆要为出生婴儿的死亡负责,当时婴儿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杀婴是女巫的重要罪行之一。

尽管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妇女,但仍有一定数量的男性。英国历史学家布莱恩·雷凡克将涉及



《亚当和夏娃》,提香作



《亚当和夏娃》,丢勒作

男性的巫案归于三种情况：巫术案件与迫害异端有关，而迫害异端一般与性别无关；巫术案件涉及政治因素；当搜巫不受控制的时候，这种情况可以在德意志发现。第三种情况可以参考1627—1629年维尔茨堡的大规模搜巫，在一百六十一名受害者中男女的比率为51:49，其中男性36.6%、女性41%、男孩14.3%、女孩8.1%。

我们不能将妇女迫害简单理解为：一方是男性、另一方是女性的两性间的直接对抗。确切地说是男性统治的社会对妇女的迫害，并以搜巫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有大量的妇女加入到对女巫的搜捕之中。这些人包括魔鬼附体的受害者（大部分魔鬼附体的人是年轻的姑娘和修女，这似乎也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更易受攻击）、证人、检查魔鬼标记的人员等。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很多心理学家认为被压抑的性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好的或恶的：好的力量如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马尔库塞认为的，压抑的性欲望可以升华为文明的动力；而恶的力量则如奥地利心理学家赖希在分析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学时指出，“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1]这种权威主义结构正是代表法西斯主义的下中层人士的典型性格结构，而这种性格结构又与父权制社会的性压抑不无关系。父权制的宗教是以性压抑为基础的，因为它瓦解了母权制社会宗教和性崇拜的统一。当然，被压抑的性仍需要其他的途径予以满足，赖希就认为“宗教狂热是性高潮的植物性激动的替代品”，当然这种替代性满足是虚假的。14世纪的热尔松在体验了dulcedo Dei（甜美的神的精神状态，即对基督愉悦甜美的爱）后，意

(1)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26页，重庆出版社，1990。

识到其情欲本质，他因此得出推论，精神之爱容易沦为完全的肉体之爱，并以此自警。显然，精神之爱并不能真正地取代性满足。

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是，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家都强调个人的虔诚和圣洁，他们要求信徒过一种道德的典范生活，并为自己的救赎负责。在《威斯敏斯特信纲》(1647年)的第五章第六条写到："至于那些不信教的恶徒……上帝还放纵他们的欲望，用尘世的诱惑和撒旦的魔力引诱他们。"可见放纵的生活是受魔鬼诱惑的，而真正的信徒应是虔诚和禁欲的。反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也开始盛行以禁欲主义为形式的虔诚生活。在弗洛伊德分析的一个附魔病例中，一位年轻画家的经历表现某种禁欲主义的倾向：首先，他求助于魔鬼以换取物质上的利益，但他失败了，他不得不求助基督及教会，但他必须因此放弃生活乐趣、克制物质欲望，这样他成功了，"完全解脱了，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士"。

由于没有了赎罪符可以抵消不当生活的罪恶，这给新教信徒带来了普遍的负罪感和害怕自己不能救赎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他们又希冀将这种负罪感转嫁给别人，女巫自然是绝佳的替罪羊。我们发现在天主教的低地国家，当教士为自己的性放纵而内疚时，他们就积极地投入对女巫的搜捕。女巫是性放纵的象征，消灭女巫即是消灭性，这样不仅可以转嫁教士的负罪感，而且可以重申虔诚的生活方式，并建立道德秩序。

更重要的是，搜捕女巫也是疏解性压抑的途径。神学家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却幻想着巫魔会上种种淫秽的场面，并述诸笔端。《女巫之锤》的作者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女巫与魔鬼生育、交媾之可能性。对于这种矛盾，我们只能说，他们有了公开的方式满足被压抑的性需求。



维洛尼卡·弗兰克





电影《宠妓》(1998)
描写了维洛尼卡·弗兰克的故事

赖希告诉我们,“虐待狂出自未被满足的性高潮渴望”;而在压抑的群体中,“施虐淫情绪非常狂热并且压倒了意识”。因此,压抑的性欲很可能产生以女巫为对象的歇斯底里迫害,我们可以参照下面一段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对裁判官的描写: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有很强的性欲而又厌恶女性——这种人更有可能出现在性欲压制、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宗教法官一般是从保持独身生活的神父阶层中选拔出来的。审判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怀疑是女巫的被告与魔鬼或妖魔性交时性高潮的持续时间和出现的次数(尽管奥古斯丁已确定‘我们不能把魔鬼叫作私通者’),以及魔鬼的‘成员’的本质(所有描述都说是“冷酷”)上去了。根据卢道维克·辛尼斯特拉里1700年的书中的描述,‘魔鬼的标志一般在胸部或阴部’。结果,被指控为

女巫的人阴毛被剃掉，并由特别安排的男法官来仔细检查其阴部。在杀害二十岁的阿卡迪亚姑娘琼的过程中，当她的裙子被火烧着时，鲁昂的刽子手扑灭了火焰，这样围观者就能看见'一个女人身上能有和应该有的所有秘密了'。"[①]

中世纪时宗教对大众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心灵充斥着宗教感受、渗透了基督和十字架的观念，幼年时的敏感心灵就被灌输了十字架的形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巫魔会是"犹太—基督教背景中的对人的幸福的存在的怀旧"。伊甸园代表了人类某种"初始时代"的快乐，是纯朴的性自由的象征。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是因为他们偷食了禁果而堕入性的泥潭。这正表明了父权制宗教对性的压抑，犹太—基督教传统将性恶魔化，所以任何类型的乱交都是撒旦的恶，从而是对神圣的亵渎，理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巫魔会的观念反映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抗议，并对伊甸园的欢乐时光的追忆。

搜巫运动与另一事件在时间上相一致——梅毒在欧洲的传播，德国人爱德华·傅克斯将梅毒和迫害女巫称为笼罩在文艺复兴天空中的两团阴影。梅毒被认为是1492年哥伦布从美洲"引进"的，是"失败者的礼物和报复"。它很快便征服了欧洲，1494年出现在那不勒斯，1496年袭击了法国、德意志、瑞士、波兰及希腊，1497年传到苏格兰，至1499年已蔓延到匈牙利和俄罗斯。梅毒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妓院被迫关闭，妓女遭驱逐，而人们更迫切地提倡性生活上的节制。维洛尼卡·弗兰克就是典型的例子。

维洛尼卡·弗兰克(Veronica Franco)，1546年出生于威尼斯，她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政坛名妓。1575—1577年瘟疫袭击威尼斯，

①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第13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人们将之归咎为城市里堕落的生活，尤其是妓女。1580年，维洛尼卡·弗兰克也因此被控犯有巫术罪，用巫术勾引男人。尽管她最后被判无罪，但她的生活已一贫如洗，1591年在贫困中死去。

第三节　巫魔会
——魔鬼与巫师的聚会

魔鬼信仰大约在11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异端分子都被冠以魔鬼崇拜者的头衔。犹太人遭迫害时也都被控以同样的罪名，“巫魔会”这个词在法语中，常等同于犹太教会。10世纪时，德意志特里尔的勃鲁姆写了一部供主教阅读的隐修纪律指导书——《主教会规》。书里记载了几名受魔鬼诱惑的妇女，与异教女神戴安娜一起骑在动物背上飞行。戴安娜是罗马神话里的月亮女神，即希腊的赫卡忒神，后来的神学家视之为司冥界之神和巫术、魔法之神。赫卡忒神有着无法满足的性欲，并司掌春药和药草。这部会规为以后搜巫提供了基础，更主要的是确立了女巫的形象——她们在夜里骑着扫帚或动物，飞行去参加


赫卡忒神


赫卡忒神

巫魔会。

巫魔会是魔鬼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包括与巫魔会相关的空中飞行和飞行油膏。飞行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跨着扫把、铲子、干草叉或木棍飞行；骑在飞行的山羊或其他奇怪的动物背上；把自己变成猫头鹰或蝙蝠飞行；涂飞行油膏。在古罗马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又名《变形记》）中就可以看到这种信仰的雏形：

“首先，潘菲乐脱光所有的衣服，打开一只小匣子，从中取出一些瓶瓶罐罐，揭开其中一个的盖子，从里面掏出一种油膏，放在手掌上搓了一阵，然后全身上下涂抹一遍，从脚趾尖儿一直到头发梢儿。继而，她对着油灯喃喃地念了一阵咒语，浑身便开始不停地颤抖起来。接着，一种轻微的跳动取代了抖动；与此同时，身体上冒出一片软绵绵的绒毛，生出一些粗硬的羽翎，鼻子也变弯变硬，指甲则增厚而成钩状。潘菲乐就这样变成了一只猫头鹰。她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在地板上略微扑扇几下翅膀，试试自己的能力，然后腾空而起，展翅飞向远方。”



戴安娜女神



戴安娜女神

一位法国窃贼曾以巫魔会和



启程



欢迎

飞行油膏为自己辩护：他的妻子是一个女巫，一天晚上他涂上飞行油膏偷偷地跟着妻子来到了一幢豪宅的地下室，当他妻子发现他后，整个巫魔会突然消失了，而他却被主人当作窃贼抓获。

对于飞行油膏有着不同的记载。在阿图瓦，飞行油膏的制作是这样的：将献祭过的面包和葡萄酒放入装满蛤蟆的罐子里，当蛤蟆吃了这些“圣餐”后，将它们烧死，然后将蛤蟆的灰和故世基督徒的骨粉、儿童的血及药草混合。



技艺　然后他们向魔鬼汇报他们自上次巫魔会后用巫术所作的恶业以及受害者的名字



魔鬼的洗礼　开始发誓



黑名册　黑名册上写着巫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契约以及他们作恶的细节

人们还相信，猪蓟草液和蛤蟆的唾液混合可以使女巫隐形。中世纪一本手册中详细介绍了这样一种飞行油膏：抓一个虔诚的红发天主教徒，脱去他的衣物，将他绑在长凳上，并在他身上放上有毒的动物；当他被咬死或蜇死后，将尸体倒挂，蒸馏出的液体流入一个碗中；然后，将这液体与他的脂肪、儿童的内脏以及毒死他的动物一起混合。

现代的研究表明，这些“飞行油膏”含有致幻剂的成分，通过全身的涂抹能渗透到机体。从遗留下来的配方可知，飞行油膏主要是由乌头、颠茄及天仙子等植物制成，乌头可致心律不齐，颠茄可



飞行



女巫涂油膏



《金驴记》插图



阿普列乌斯



《丘比特与普绪喀》，取材于《金驴记》



《准备飞行到巫魔会》



《准备去巫魔会》，油画



飞行中的女巫

致谵妄。A·J·克拉克指出："处于睡眠状态的人倘心律不齐可有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很可能造成谵妄的颠茄与造成心律不齐的药物相混合，能产生一种飞翔的感觉。"①

乌头(Aconite)的种子、叶子和根都有毒，在中世纪它是配制毒药的一种材料。它所含的乌头碱可减缓心率、降低血压。古希腊人相信乌头是地狱之犬的唾液。

颠茄(belladonna)的主要成分是阿托品，阿托品碱($C_{17}H_{23}NO_3$)渗透皮肤会导致极度兴奋，并产生幻觉和梦境。小剂量的阿托品可使瞳孔放大、减轻疼痛、减少分泌物、减缓痉挛；而大剂量则可致人死亡。同属茄科植物的曼陀罗属植物也含有阿托品。曼陀罗(Jimsonweed)

①《女巫与巫术》第87页。

是曼陀罗属植物，它的花呈大型紫色或白色喇叭状，叶子散发难闻的气味。“曼陀罗”一词来源于*Jamestown weed*，17世纪一些英国士兵在美国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吃了曼陀罗的叶子后，变得疯癫、相互攻击，十一天后他们才恢复神智，曼陀罗由此得名。


乌头

钩吻叶芹(Hemlock)也是很多飞行油膏的成分之一。德意志民间的传说认为钩吻叶芹是蟾蜍之家，蟾蜍居于其下，并吮吸其毒汁为生；古日耳曼女占卜师常使用钩吻叶芹。


颠茄

天仙子(Henbane)是茄科植物，有毒，其叶有恶臭味并有黏性。它不仅用于制作飞行油膏，焚烧它产生的烟还可以召唤魔鬼。


颠茄

曼德拉草(Mandrake)也具有致幻作用。曼德拉草的根像人的躯干，因此人们相信它有着神秘的力量。传说认为，被吊死的犯人在临死前会滴下精液，正是这些精液孕育了曼德拉草，人们相信这种草能使人的情欲达到高潮。因此，女巫们通常乘黑夜在绞架下挖掘曼德拉草，用葡萄酒洗净它的根，用丝绸或天鹅绒包起来，并用圣饼喂养它。


曼陀罗属植物

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的植物，包括迷药传播到了欧洲。北美的印第安人有时会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崇尚一切极端的体验，崇尚一切人类可以据以突破日常生活感性规则的手段，对


曼陀罗

这些体验他们赋予了最高的价值”。通常，他们会通过梦境或幻觉获取超自然的力量，当然梦境和幻觉则是用饮酒吸毒的方式得到的。在仪式上，他们食用皮约特仙人掌、麦斯克尔仙人掌的苞、食用曼陀罗或大麻，饮用仙人掌啤酒。由南美仙人掌分离而得的仙人掌毒



钩吻叶芹　　天仙子



曼德拉草

碱，会改变思考、心境和理解力，产生的作用是LSD的5 000倍以上。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就用南美仙人掌来产生幻觉。阿兹特克人仪式中使用的致幻蘑菇，其成分是裸头草碱，其性质与LSD相同。此外，含羞草科的植物粉、奥罗利基等也常为美洲印第安人所使用。最广泛使用的当属烟草。轻轻地喷些烟，不会对意识产生什么影响；但大量吸食大雪茄烟就能使人进入着迷状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LSD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二乙基麦角酸酰胺)，来自于一种麦菌。LSD的致幻效果是由瑞士化学家霍夫曼发现的，他在亲身体验后，描述道：

“怪异不安的感觉侵袭而来，伴随着轻微的眩晕……尽管有如醉酒般的醺醺然，却毫无不悦的感觉，好似进入一个感官刺激极尽强烈的幻境，而幻境中的景象更具超越想像的塑造性，宛如掉入一个通过万花筒所能看到的、

充满缤纷色彩的世界。”[1]

中世纪时，普通百姓吃的面包大多是由裸麦制成的，而裸麦极易引起麦角中毒，即摄入一定量的LSD。麦角是由于裸麦花的子房被霉菌子囊孢侵入所致。人类食用了麦角感染的谷物，会导致肌肉痛、腿脚麻痹、头痛、恶心、呕吐、腹泻及头晕，甚至死亡。在饥荒频繁的时代，人们大量食用裸麦而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麦角中毒，当时这被称为“圣安东尼之火”。

上面提到的致幻剂会导致感觉的变化，如幻视、幻听、幻肢感觉，LSD还会导致性欲亢进；时间－空间的感觉也会被打乱，以及其他精神方面的错乱；同时常伴有器质性效果，如心跳加速、瞳孔放大、恶心等。

巫魔会一般在深夜僻静的高山森林或十字路口举行，在正中央升起一堆火，仪式便在火光下进行。巫师接到魔鬼的邀请后，大多徒步前往；有时也会骑在扫帚或动物身上赴会；也有在身上涂一层特殊的油脂，这样可隐形、并迅速到达目的地。尽管有这些辅助的物品，人们仍认为巫师的体重较轻，这也是判定巫师的一个方法。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巫魔会的画面：

“魔鬼，黑暗王国的主宰，立志夺回失去的权力。现在，它以强大精神统治者的形象出现，与成千上万的老妇（不仅仅是老妇）订下了秘密的契约。每天晚上，这些愚笨的女人用被杀婴儿提炼的“魔鬼的油脂”涂满全身，然后滑过裂缝、锁孔和烟囱，骑上帚柄、纱锭或会飞的山羊，经过漫长枯燥的旅行，去参加魔鬼的聚会——巫魔会。会间，她们参拜魔鬼，并在可怕的音乐声中围绕魔鬼跳舞，这些音乐来自一些古怪的乐器，如马的头盖骨、橡树木、人骨等。她们崇敬地亲吻魔

[1]《大美百科全书》“Brain”条，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1995。



《魔鬼的王国》



参加者吻魔鬼的臀部以示问候



吻魔鬼

鬼。如果它以山羊的形象出现，就吻它的尾巴；如果是蛤蟆，则吻嘴唇。之后，在魔鬼的命令下，她们进行乱交，或者坐下来分享食物。在德意志，她们吃的是圣饼的模仿物——切碎的萝卜；在萨伏依，她们吃的是或烤或煮的孩子；在西班牙，她们吃掘出的尸体，尤以亲朋的为佳；在阿尔萨斯，她们吃油煎蝙蝠；在英格兰、则是吃烤牛肉和喝啤酒。当然，这些食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它们通常是冷的和无味的。盐，作为一种主要的调味品，在某些神秘的魔鬼崇拜是禁忌。"①

不使用盐是因为盐代表不朽，而魔鬼最恨不朽。基督教中，奉献给上帝的祭品都要放盐；洗礼中也使用盐，人们相信它是魔鬼的克星。为加到水里去的盐祝福时，通常会念如下的话，"此盐成为受祝祷之盐，洒到之处，幽灵与魔鬼所作邪祟无不驱散；污鬼都由降临审判有血气的与死去的

①《16、17世纪欧洲的巫术恐慌及其他论文》第93-95页。

人的救主的咒语消除”。

杀婴与巫术是紧密相连的。一位魔鬼学家相信，“他们把婴儿撕成碎片，喝他们的血以保持活力，要不然他们在肮脏的仪式中烘烤、吞食婴儿”。一位女巫供认：











《巫魔会》



《巫魔会》



《巫魔会舞蹈》



与魔鬼跳舞



巫魔会

“我们主要针对未受洗礼的婴儿，甚至是那些已经洗礼的孩子，尤其是在他们尚未得到十字架和祈祷保护的时候。……我们凭借符咒杀死在摇篮中的孩子，或者当他们在父母的怀中熟睡时，这些孩子们后来被发现窒息而死或死于其他自然原因。然后，我们将他们的尸体从坟墓中偷偷地取出，放在大锅炉中煮，直至骨肉相离，熬成一锅汤。”

魔鬼要与上帝作对，所以巫魔会中的一切仪式都与正统的弥撒相反。萝卜是圣餐的常用替代物，如上面提到的用切碎的萝卜模仿圣饼，削下的萝卜皮也有类似的功效。这些巫师还宣誓不让自己的名字列入死后得救的名单中，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名单。

撒旦的形象来源于希腊神话的狄俄尼索斯和潘神，他们的形象为羊或牛，因此撒旦被认为是有角的，因此也称为角神。人类学家玛格丽特·默里博士兴致勃勃



巫魔会



《巫魔会》



躯体

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角神教的完整的画面：这种古老的宗教以女巫团为组织，当然女巫便是其成员；巫魔会是这种旧教的仪式。

她的证据主要来自女巫的口供，但是这些口供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在法庭的酷刑下，“女巫们”会“供出”审讯官所愿意听的内容。现在大多数学者不相信巫魔会真的存在过。

尽管巫魔会并不存在，但是它也并非空穴来风，从16、17世纪存在于意大利弗里乌尔地区的“伯南丹迪”(Benandanti，意为“漫游者”)信仰可见些许痕迹。“伯南丹迪”是那些出生时仍保有胎膜的人，当地村民认为“伯南丹迪”具有超能力、能够联系冥界，并能够识别巫



黑弥撒



狄俄尼索斯

师。他们在四季大斋日的夜里，率领一群人打击巫师，如果获胜，今年的庄稼就会丰收，否则收成就差。他们在这天夜里骑着公猪、猫或别的动物去参加秘密集会。尽管这些秘密集会有点像巫魔会，但他们并不崇拜魔鬼，也不背弃基督教教义。只是后来在宗教裁判所的压力下，他们才承认他们的集会是“巫魔会”；一位“伯南丹迪”甚至承认与魔鬼有过誓约，弃







潘神



绝基督和基督教信仰，还杀死三个孩子。

类似于“伯南丹迪”的信仰在其他文化中也可以发现，如印度的瑜伽师就声称具有夜间飞行、变化隐行、役使恶魔这些能力。但

是伯南丹迪等无法与魔鬼信仰相媲美，巫魔会和杀婴是魔鬼信仰独有的特征；是当时西欧人丰富的想像，也是控告中主要的罪证。巫魔会的一个“好处”是：如果受审者承认巫魔会的存在，那他还必须供出同伙的名字，这样一个单独的巫案就会牵涉甚广。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英格兰的情况，由于魔鬼信仰理论在英格兰不甚流行，所以那里的巫案以个人案件为主。



角神



巫师骑着动物去参加巫魔会

第四节　着魔——魔鬼与巫师的杰作

关于撒旦的现实性的信仰不仅刺激了对于与魔鬼契约的指控，而且还使得魔鬼附体的观念成为可能。“着魔”的人一般症状为：歇斯底里的发作、剧烈的抽搐、四肢和面部的变形、呕吐或全身瘫痪；对普通人来说，突然的瘫痪和无法行走足以使他们怀疑是巫师的“杰作”。1662年，英格兰的塞缪尔·帕西向法庭描述了他的几个女儿发作的情况：

“有时是一边的身体麻痹，或是另一边；有时全身都感到痛苦，不能忍受任何的触摸；有时她们的四肢灵活，却丧失了听觉、视觉或语言

能力：这些症状往往持续一、二天的光景，一次她们连续八天不能说话。有时她们则陷入昏厥，醒来后不停地咳嗽，吐出一些弯曲的针，有一次竟是一个2便士大小的钉子。通常每次痉挛后，她们都会吐出一根针，而她们一天就要发作四、五次。……她们会诵读《新约》的一些章节，每当念到'上帝'、'耶稣'、'基督'等字眼时，她们就会发作。当念到'撒旦'、'魔鬼'的字眼时，她们的情况就会好转。"①

另一个证人证实，当女孩们发作时，屋里会出现老鼠、蜜蜂或苍蝇，强迫她们吞下针和钉子，而这些动物正是女巫的化身。当时的法官约翰·凯因爵士不认为这些构成充足的证据。而作证的布朗博士认定这些受害者的确受到"蛊惑"，他认为"这是魔鬼在人体上所为，它使人身体里的体液过剩，以此来折磨受害者；抽搐是自然的现象，是魔鬼和女巫共同的'杰作'"。



基督和着魔者

在英格兰的比迪福德案中，安东尼·琼斯受苏姗娜·爱德华蛊惑后，大叫："妻子，我被这个恶魔施了魔法！"他就像个疯子般乱蹦乱跳，不久他倒在地上，全身发抖，口吐白沫；在随后的半个小时内，他就像死人一般躺在地上。

尽管如此，当时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1564年英格兰新教牧师约翰·莱恩认为这些症状来源于"子宫病"，而"子宫病"常用

①伊凡·布恩：《洛斯托夫特镇女巫的审判》。

来解释女性歇斯底里。当时英格兰的一些神学家(如斯科特和霍布斯)试图否认甚至在圣经时代的魔鬼附体的真实性,并且"将《新约》中的着魔重新解释成癫痫症或其他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疾病"。同样,在法国的卢维埃案中,伊弗林医生认定受魔鬼附身的女人"只是精神错乱的受害者"。19世纪,法国精神病专家沙尔科也认为魔鬼附身是歇斯底里的症状。在现代,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病例。DSM-IV(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案例)中有这样一个病例:

某女,二十八岁,来自南美洲荷属圭亚那的苏里南,现住阿姆斯特丹。她因为看见到处有灵车并说想自杀,而由社会工作者家庭医生介绍来精神科。此外有时她还突然开始剧烈抖动,眼球上翻,上肢扭转,说些奇怪的话,并且听不懂荷兰语。发作五分钟后,意识恢复,可以和别人接触,但显得疲惫不堪。她不能回忆发作时所发生的事情。

病人说自从七年前来荷兰后,一些鬼魂已四次来纠缠她。鬼魂将她的"好灵魂"推开并进入她的身体,其中有两个鬼魂在她有困难时总是回来想整死她。一个鬼魂是头上长角的狗头青蛙,另一个鬼魂是戴白帽、白手套的高大男人。当鬼魂附体时,她感到头痛、背痛、腹痛和胸痛。她亦有失眠、精力不足、食欲减退和沮丧。有时她口中有"泡沫",她认为这是死亡的预兆。有时她有"喘息发作"。

……

病人和精神科医生谈到鬼魂第一次在屋内到处走动的情形。它类似暗红色模糊不清的东西,有时表现为一只红色眼睛或上述狗头青蛙。在其他时间,她看到死亡的征兆,如一张飘浮的白床单或戴白帽、白手套的高大男人。当受到惊吓时,她不能赶走他们。她看到墓地,那里的灵车要来接她去;她听到房子里的钟声;只要她入睡,那青蛙便会

变成有牙齿的小红球吸她的血，所以她不能睡。虽然她照常进食，但鬼魂使她增加消耗，体重下降至少22磅，月经变得不规则，有时她感到身体似乎已经改变及发出像死人的臭味。

戴白帽的高大男人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有时压在她身上。只要她打瞌睡，他便要强奸她。当时她是醒觉的，身体不能活动并感到非常恐惧。他用力压住她的心脏〈她指胸骨处〉及吸她的乳头，好像他们在调情。他像婴儿吸奶那样吸空了她的乳房，乳房变得扁平，只剩下一层皮。……①

现在，我们可以认定魔鬼附身包括两种可能性：歇斯底里症（癔症）或附魔者的欺骗行为。

一般而言，着魔是由巫师作法的结果，这样魔鬼附体也成了巫师的罪证之一。那么，巫师是通过什么手段蛊惑其他人的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诅咒”和恶毒的目光。人们相信，穷人和被伤害者的诅咒和恶毒的目光容易产生效果。因此，很多受指控的人是泼妇。问题在于，诅咒和普通“骂人”的话很难区分；而骂人的话、牢骚话在社会中又是极其平常的，那么要找到这类证据是十分容易的，因此很多指控往往是由普通的邻里纠纷引起的。1602年英格兰的一个案子中，一位法官认为“愿她不得好死”是明显的“妖巫特征”。在洛斯托夫特巫案中，当地居民约翰·索姆和罗伯特·谢林翰都作证罗斯·古冷德是个女巫，因为他们的运货马车曾经撞倒了她的房子，对方的愤怒和“威胁”竟导致马车不能顺利通过门口、牲畜的突然死亡。在英格兰的萨默西特，一个正在地里收割的年轻人由于弄死了一只蛤蟆——女巫的精灵——而遭到了女巫的诅咒，结果他的镰刀突然变钝，当天的劳作也没能够完成。《女巫之

①《美国精神障碍案例集》，案例1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锤》记载：一位妇女遭邻居（一个有女巫名声的女人）“嘀咕”（听见了，但不晓其涵义），不久身体便感刺痛。1595年，一位住在康斯坦茨的老妇人，由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公众欢庆而愤愤不平，并“咕哝”了几句。两个小时后，暴风雨袭击了该地，不仅淋湿了正在欢庆的人们，也给农作物带来不小的损失。这个妇女随即被捕入狱。可见，要证明一个人是巫师是多么的容易。

此外，最常用的方法还有“图形巫术”，“或图画形象，或刻作人身，刺心钉眼，击手缚足”。其原理是根据“顺势巫术”，即用蜡或陶土（有时也可以是皮革）制成受害者的模型，然后在欲伤害的部位上用针刺。这并非是当时的发明，在古代和中世纪就为人所熟知。东方文化中也有类似的做法，《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中马道婆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害凤姐和宝玉的：

“（马道婆）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问了他二人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处，拿针钉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验的。’”

比迪福德案中，女巫坦贝伦·洛伊德就被控用图形巫术折磨格蕾丝·托马斯，她供称有一块刺过九次的皮革。通常在这类情况下，被害人的身上（一般是膝盖）都可以发现被刺过的痕迹。图形巫术的受害者会逐渐憔悴，直至死亡。在对埃塞克斯郡1550—1700年的一千二百个巫术案例的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绝大多数死者都有类似的情况。图形巫术是巫术诉讼的主要根据，但它主要出现在传统的巫术案件中，如英格兰等地区。

在这种信仰中，人们相信人的名字、曾属于人的物件（如指甲、头发或衣服）即使与人分离仍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将之加入受害人的模

型后，这些模型便具有了“生命”。将模型投入火中或水中，受害人也会相应地衰弱或死亡。

既然有了巫术的方法，就有相应的反巫术的消弭之道，这也是用巫术作为解决方法的好处。约翰尼斯·奈德在《蚁丘》(*Formicarius*)中提到了五种方法：忏悔、划十字或背诵天使赞美诗、祓魔、搬迁和逐出教会。显然，这些反巫术的方法类似于巫术的手段。因此，神学家力图区分两者。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制定了合法的反巫术的七个条件：(1)使用的词语中没有明示的或暗示的召唤魔鬼的符咒；(2)使用的符咒或祝福中没有陌生者的名字；(3)所说内容必须真实；(4)内容切忌空洞、浮夸，所用之符号没有超越教义规定；(5)使用符咒非必要之手段，更忌任何空洞、浮夸的内容，因为如没有对上帝的尊敬，任何符咒都只是迷信；(6)使用神圣的言辞、《圣经》的教诲，只能注意其言辞的本身、涵义以及对上帝的尊敬；(7)寻求之效果只能依据上帝神圣的旨意。圣保罗则提出了五条规则：(1)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主要的目的；(2)肉体的节制，即对色欲的抑制；(3)符合教会的法规和《圣经》的教义；(4)必须注意期待之效果与所做之间的自然联系；(5)不存在诽谤等情况。

最常用的解除的方法就是祓魔，除《约翰福音》外，《圣经》的其他三部福音书都提到了耶稣为中邪的人驱魔。祓魔是一种极其繁复的仪式，不仅需要技术，还要求祓魔师有无限的耐心。《女巫之锤》介绍了“官方”祓魔的大致过程：向西方吹气，弃绝魔鬼；举起双手，庄严地承认基督神圣的信仰；祈祷，祝福，放下双手；脱衣，涂圣油；洗礼、领受圣餐以及涂圣油后，在圣烛的照耀下，在基督和十字架前保持裸体；祓魔的神职人员念祷语；洒圣水。

这样中世纪教会就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套“反巫术”的防范手段，用来对付魔鬼的骚扰和巫术的侵害。教会承认圣水、十字架、圣烛、教堂的钟、献祭过的草药、神圣的言语等都具有祓魔的效力。不仅领取圣餐、圣水是极佳的方法，而且还可以请求教士实施祓魔仪式，甚至念主祷文、圣母祈祷文或在胸前划十字都有“反巫术”的效力。新教的出现使问题变得复杂了，它“贬低了护卫天使的重要性，否定了圣徒的调解能力，同时却空前地强调魔王的现实性以及他在人世间的势力范围之广大”。1604年，英格兰新教会法规中的72号教规规定，从今以后，除了获得其主教的特殊批准外，任何牧师都不得试图“通过斋戒和祈祷处理任何人的着魔或遭祟而驱除魔鬼，违者则处以欺诈或招摇撞骗罪，并革除牧师职务”。新教神学家反对一切形式的巫术性缓解法，他们认为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抵御魔鬼的最好方法，因此信徒可以求助于祈祷。这种方式是被动地忍受，需要极坚定的信念，这对于教士可能适用，对于普通信众似乎“要求过高”。因此



祓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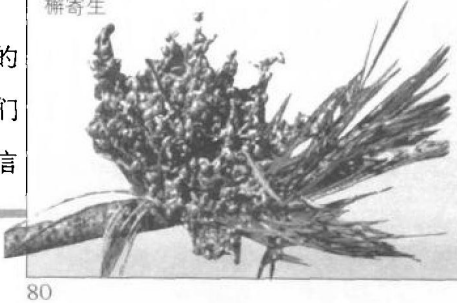


祓魔

当时很多新教徒仍采用一些天主教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念圣徒的名字、划十字架、涂圣油、洒圣水等仍是既简单又有效的方式。正是由于新教不能提供有效的防护法，而且又禁止反巫术的手段，因此迫使教会或信徒采取最后的且“合法的”方式，即处死女巫。这样在受到侵害时，信徒会求助于法庭，要求彻底地消灭女巫。在英格兰的一些案例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旦女巫被处死后，受害人的病就痊愈了。例如，当女巫坦贝伦·洛伊德被投入监狱后，受害人格蕾丝·托马斯的病痛很快就消失了。《女巫之锤》的作者认为，诸如崇拜魔鬼、与魔鬼交媾、以婴儿奉献魔鬼的罪行，没有补救措施，惟有法官彻底消灭之。

当然，还存在有各种民间的祓魔师及民间的祓魔方法，他们往往比教会正统的方法更具迷信的色彩。中世纪时的欧洲人相信槲寄生能有防御巫术的功效，因此奥地利人把槲寄生的小枝挂在门口预防恶梦，苏格兰北部牧人送一束槲寄生给新年后第一个产犊的母牛以保奶场兴旺，瑞典人在房顶或马厩悬挂槲寄生以保人畜平安，威尔士农民常说“没有槲寄生，就没有好运气”。1657年，洛斯托夫特的二十个月大的婴儿威廉·杜兰，受到女巫艾米·丹尼的蛊惑，每天晚上都发生莫名其妙的抽搐和昏厥。在祓魔师雅各布的建议下，他母亲将婴儿篮挂在烟囱角边。到了晚上她取下篮子，把婴儿放入其中，这时掉下一只巨大的蛤蟆，她迅速把它扔入火中。第二天，她发现艾米·丹尼的脸有烧灼的痕迹，而威廉也痊愈了。

槲寄生



运转司法机器

第四章

——序幕在中世纪拉开

第一节
寻找魔鬼的“选民”

在搜巫之前，欧洲已经有过一系列的迫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犹太人。最早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理由很简单：犹太人是近在咫尺的“异教徒”，是他们杀害了耶稣，用他们热身是最好不过的了。在世界末日，“敌基督者”将会出现，这时罪恶横流、灾祸频发。中世纪的人们相信，“敌基督者”就是犹太人的化身，因此犹太人是“魔鬼的化身”、“社会的敌人”。


《犹太人杀死六个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女巫的罪行”可以在对犹太人的指控中找到痕迹，如人们认为犹太人会借助魔鬼的力量施行巫术来对付基督徒。12世纪末，就是由于指控犹太人行巫术，英国各地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还有就是指控犹太人杀害基督教男童，并用他们的血进行血祭。同样，杀婴罪经常用以作为对女巫的指控，这无疑和当时婴儿的低存活率有关，而且很多被控这项罪名的女巫是接生婆。

14世纪时，一个新的阴谋理论在法国出台了。人们相信麻风病患者是自然灾害的罪魁祸首，他们不仅在肉体上患病，在精神上也染上了疾病。审讯官伯纳德·古伊声称他们用致病的药粉放入饮用水以危害基督教徒。由于古伊的言论，麻风病患者受到了审讯，并被判有罪，处以死刑。不久，

谣言又起：犹太人是麻风病患者的同谋，他们是魔鬼的崇拜者。这样，大量的犹太人被杀或被驱逐，他们的财产收归国库。1320年，一些狂热的青年身穿破衣、拿着十字架，徒步前往圣地，强迫犹太人改宗。1325年，教皇本尼迪克十二世将麻风病患者从狂热中拯救出来。而犹太人仍是西欧社会的替罪羊，黑死病肆虐时期，犹太人“理所当然”地成了这次灾难的祸根，就如同巫师是16、17世纪瘟疫的罪魁祸首。

在西班牙，14世纪80年代，执事长费伦·马丁内兹在塞维亚鼓吹反犹。在法国谣言的影响下，人们相信犹太人杀害基督教男孩，并喝他们的血。1391年，暴民们在马丁内兹的号召下，冲入犹太社区，上千犹太人被杀，大量的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而改宗的犹太人不久便发现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但是，人们对改宗的犹太人仍不信任。1480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建立，目的是为了审查改宗者是否仍是顽固的犹太教信奉者。1492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得骑马、剃须或担任公共职务。上万名犹太人被作为“异端”烧死，二十五万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前往穆斯林国家或北欧国家。对西班牙这样一个刚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土地的国家、迫害异教徒无疑是确立权威的好方法。

对教会而言，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异教徒，而是异端。因为在他们看来，异教徒只是相信了“错误的”神和教义；而异端却背叛了“正确的”教义，他们是背教者。阿尔比派教徒也许是中世纪异端迫害的最大受害者。阿尔比派聚集于法国西南部偏远的朗格多克地区，他们信仰摩尼教的二元论，并强调虔诚、纯洁和清贫，这和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奢华形成了对照。无疑对教会而言他们是极大的威胁，教皇宣布他们为“异端”，并在十字军的帮助下，将他们铲平。

12世纪出现的瓦尔多派宣扬安贫乐道，但不久就被教皇斥为“异

端”，并扣以与犹太人类似的罪行：参加集会（类似巫魔会）时，用一根小棍沾上特殊的油脂涂在身上，把小棍夹在两腿之间便可腾空起飞，快速飞到远方；魔鬼会以山羊等形状出席；会间信徒弃绝基督教义，咒骂上帝、圣母、三位一体，践踏十字架；还要举行黑色弥撒；当然他们还会制作蛊药，使田野荒芜、人畜死亡。

斯特定格人是弗里斯兰人的一支，尽管他们居住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但他们实行自治，拒绝受周围牧师和德意志贵族的控制，甚至拒绝向他们纳税。不来梅大主教和奥尔登堡伯爵以及附近的君主组成联军，对斯特定格人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并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但斯特定格人坚持传统的法律，并没有屈服。1204年，他们被迫起来反抗，拒绝向教士支付十一税或向封建领主支付赋税。在二十八年的过程中，他们坚持与不来梅大主教和奥尔登堡伯爵进行斗争，并在1232年攻占了奥尔登堡伯爵的城堡。因此，不来梅主教请求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帮助，教皇随即将斯特定格人宣布为“异端”，并要求有识之士共同对付他们。1233年，很多狂热者和暴徒闯入斯特定格人的领地，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甚至不放过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但是，斯特定格人很快重整旗鼓，击溃了侵略者，并杀死了奥尔登堡伯爵布克哈特。基督教君主们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教皇，教皇号召基督徒共同组成十字军讨伐他们，他在训谕中指出：

“斯特定格人受魔鬼的引诱，他们弃绝上帝和世俗的律法，诽谤教会、玷污圣餐，召唤邪恶的精灵，荼毒生灵，伤害教士的生命，密谋传播魔鬼信仰的阴谋。他们崇拜魔鬼，魔鬼以不同的形状出现在他们面前，有时是鹅或鸭，有时则以一个黑眼、脸色苍白、面容忧郁的年轻人的样子出现，魔鬼总是怀着对基督教会永恒的仇恨。魔鬼主持巫魔

会，所有的追随者亲吻他，并围在他周围跳舞。此后便熄灯灭火，不分男女，开始令人厌恶的纵欲。”

在训谕的感召下，德意志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对斯特定格人宣战。同时，在布拉班特公爵以及其他强权贵族如荷兰、克莱沃、马克、奥尔登堡、埃格蒙特、迪斯特的伯爵们大力支持下，拉策堡、吕贝克、奥斯纳布吕克、明斯特和明登的主教们都行动起来消灭斯特定格人。他们在布拉班特公爵的领导下组成一支四万人的军队，而斯特定格人总数不超过一万一千人。最终，斯特定格人被击溃了，八千人被杀，整个族人被毁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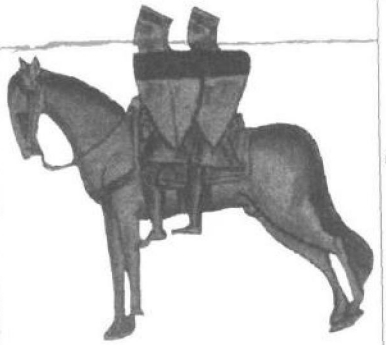
14世纪初，圣殿骑士团的财富、权力、骄横使他们四面树敌，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和教士多次控告他们，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们想到了以巫术罪达到目的。1305年，法王腓力四世为了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发起了对他们的起诉。在对圣殿骑士团的审讯中，骑士团的成员被控参加邪恶的入会仪式，背弃了耶稣，向十字架吐唾沫，敬拜安装在四条腿上的镀金人头；见习修士在加入骑士团时亲吻发愿修士的嘴，亲吻他的脐眼和身上某些别的部位，还发誓



圣殿骑士团总团长



战斗回来的圣殿骑士



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的典型服装



圣殿骑士团的战斗服



最后一任总团长

要委身给他的教友们。当然他们还被控以行巫术、制药粉、杀婴和炼制油膏等罪名。这样，圣殿骑士团的成员纷纷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随后，基督教会从迫害异教徒和异端发展为搜巫，当然女巫在他们看来也是异端，尽管这些完全是他们想像出来的。一份10世纪的《主教教规》就注意到了巫术，这份文件后来成为12世纪教会法规的一部分。其中写道：

“主教和他们的官员必须全力以赴，彻底从他们的教区根除魔鬼发明的巫术和罪恶的艺术，如果他们发现一个这种邪恶的男女信徒，就要马上从他们的教区

把这些邪恶的信徒灰溜溜地驱除出去……”①

但14世纪之前，大规模的搜巫并没有出现，教会仍把大量精力放在惩罚异端上。但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搜巫的例子，如1324年方济各会教士理查德·莱德列德在爱尔兰以巫术罪判决了十二人（七名妇女和五名男子）；1335年图卢兹宗教裁判员彼得·居伊烧死了几名女巫。

1376年，加泰罗尼亚多明我会修士、阿拉贡的审讯官尼古拉斯·埃美里克写了一本名为《正确的审讯》的审讯手册。书中，他区分了三种巫术：忠心信仰魔鬼的巫术、同情魔鬼的巫术以及用魔法方式召唤魔鬼的巫术；并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而到了15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阐述搜巫方法的书籍，《蚁丘》就是其中一本，它大致成书于1437年，作者是多明我会学者约翰尼斯·奈德。书中提到，伯尔尼



对最后一任总团长施以火刑



教皇英诺森八世

的城主彼得烧死了大量的巫师；一名叫作斯坦德兰的男子供认自己是秘密团体的成员，并犯有杀婴的罪行。

16世纪以前，西欧已经存在着巫术审判，但当时并未形成类似于16、17世纪的搜巫运动。

①布赖恩·因斯：《人类酷刑史》第15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揭开这一“运动”序幕的是1484年12月5日教皇英诺森八世的一份名为“最为深沉忧虑的要求”的训谕。这一训谕后来一直印在《女巫之锤》一书的前面。训谕写道：

“最近，我们十分悲痛地注意到：在上日耳曼的一些地区（包括省、市、乡、镇以及美因茨、科隆、特里尔、萨尔茨堡和不来梅诸教区），诸多男女不顾拯救、弃绝信仰，反而将灵魂托付恶魔，并且通过咒语、符咒、魔法以及其他可憎的迷信和巫术，甚至通过冒犯及犯罪，使妇女不孕、牲畜不孳，使农作物不生、果树不实。男人、女人、家畜、各类动物、果园、草地、牧场、粮食及一切地上所产之果实无不受其害。他们用残忍的精神和肉体的酷刑折磨人和牲畜，他们使男人不育、女人不孕、夫妻生活失调；此外，他们还用亵渎的言语否认洗礼时所获的信仰；在人类的敌人（魔鬼）的煽动下，他们不顾自己的灵魂，胆敢亵渎上帝的尊严、危害大众的生活，犯下如此众多可怕的罪行。尽管我钟爱的孩子、修道士、神学教授克莱摩和雅各布由我任命为审判异端之裁判官，前者负责上日耳曼地区，包括省、市、镇、教区及其他地区，后者则负责莱茵河沿岸的部分地区。然而此等地区圣俗之众妄加打听，竟争辩我的委托书未详细指明上述的省、市、镇、教区及其他地方，也未指明人名及所犯的罪行；且恬不知耻地宣称他们的辖区不存在上述的罪行，所以我委派的裁判官不具有在上述省、市、镇、教区及其他地区行使职权的合法权力，也不能对犯有此等罪行的人行使惩罚、监禁和纠正的权力。因此无法惩处上述地区的严重罪行，这无疑将有害于灵魂和永恒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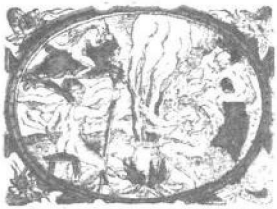
“这是本教廷的职责，扫除一

切阻碍我委派的裁判官行使职责的障碍，谨防无辜信众遭异端邪说及其他恶行的毒害。出于宗教的热忱，上日耳曼的上述省、市、镇、教区及其他地区不能没有裁判官的职权，凭借教皇的权威，裁判官应在这些地区对犯有上述罪行的人行使纠正、监禁及惩处之责，这些地区、罪行及犯有此等罪行之人都详细列于我的信函。为保稳妥，裁判官的职权应延及至上述地区、民众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我将此委托上述的裁判官，他们或其中任何一位会得到我钟爱的孩子、康斯坦茨教区牧师、文学硕士约翰尼斯·格兰贝的协助，一些公证人也会暂时加入。他们会凭自己的职责，在上述地区，反对一切犯有上述罪行的人，不论其地位和等级；同时他们会根据这些人的所为，进行纠正、监禁、惩罚。同时他们还有完全的自由，在其认为适当的时间，在任何的教堂，向信众宣告上帝神圣的言语；且可在上述情况下，采取任何必要和适当的行动。

“我借此训谕，要求我尊敬的兄弟、斯特拉斯堡主教，在其视为必需或在裁判官的请求下，郑重宣告我的训谕。他必须阻止任何人对此的违抗；防止任何人阻止裁判官的行动；对任何阻挠者，无论其地位、财产、声望如何或其享有何种特权、恩赦，他可视情况，无需请求，而将他们逐出教会、禁止其任圣职、剥夺圣礼，并予以严厉的惩罚，如有需要他还可以求助世俗的力量。任何人皆不应违背我的训谕，如若谁胆敢做上帝禁止的事，我将令其明白，全能的上帝和使徒圣彼得与保罗的愤怒将会降临。”①

事实上在这之前，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本尼迪克十二世、格列高

①《中世纪资料：巫术文档[15世纪]》；中译文也可参见
《女巫——撒旦的情人》第140—143页（系根据法译本）；
《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第152—153页（系根据俄译本）。



女巫正在制造一场暴风雨



女巫正在制造一场暴风雨



魔鬼的婚礼



魔鬼和一个女孩的婚礼，由女孩的母亲组织

利十一世、亚历山大五世、马丁五世、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卡里斯图三世、庇护二世以及西克斯图四世都颁布过类似的训谕。

起草训谕的是多米尼加神学院的两名教授：克莱摩和雅各布。他们同时也是《女巫之锤》的作者。这本发表于1486年的小册子一再重印，到1520年为止共出版了十四版，在1574年到1669年间又重印了十六次，成为当时搜巫的重要指南。《女巫之锤》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铲除巫师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讨论巫师的各种行径，以及消弭的方法；第三部分讨论审判巫师的司法程序。事实上，《女巫之锤》主要是一部神学著作，文中引用了自亚里士多德到圣托马斯以及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为其辩护，使搜巫合法化。

《女巫之锤》的作者认为巫术是所有迷信、神秘的行为中最邪恶的，因为它弃绝基督的信仰、委身于魔鬼（包括肉体和灵魂）、提

供魔鬼未洗礼的婴儿以及淫乱的行为。《女巫之锤》的作者要求审判官必须问嫌疑人以下的问题：

* 她们是否在午夜与魔鬼聚会？

* 她们是否参加巫魔会？

* 她们是否有供差遣的精灵？

* 她们是否能呼风唤雨？

* 她们是否与魔鬼有肉体的关系？

罗塞尔·罗宾斯在《巫术和鬼神学百科全书》中评论《女巫之锤》："毫无疑问，这是以往写鬼神学最为重要和最为险恶的著作。它把以前的关于黑色魔法的民间传说和教会关于异端的教条融合起来，浓缩成一个异常严厉的法典，如果任何一条奏效，就会打开严刑询问的歇斯底里的闸门。"①

可能受到《女巫之锤》的影响，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给伦巴第宗教裁判官维罗纳的安吉罗的信中提到了当地的巫术传



《魔咒》



1600年关于女巫罪行和处决的册子

闻。伦巴第的"女巫"由于这封信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信中写道：

"据我所知，伦巴第不少人沉湎于咒语和迷信中，她们以此达到邪恶的目的，她们伤害人畜及庄稼、传播谣言、导致人类的过失。因此，我下令必须阻止这些罪

①《人类酷刑史》第154页。



《崇拜魔鬼》(1693)



《崇拜魔鬼》(1544)



魔鬼偷窃儿童

恶、丑行和错误，这也正是我写信给你，任命你的原因。你必须将这些邪恶的人找出来，并以正义的名义惩罚她们。为了使你能更好地完成此项任务，我将赋予你足够的权力。”

在此之后，教皇利奥十世(1523年)和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1623年)又重申了1484年训谕的主要观点。

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作者和作品。让·博丹是16世纪欧洲著名的法学家、政论家、经济学家，甚至被认为是当时最理性和宽容的思想家之一。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在他的著作《捉鬼狂》(1580年)中罗列了巫师的十五条罪状：

1.弃绝上帝；

2.诅咒上帝、亵渎神灵；

3.崇拜魔鬼；

4.把儿童作为魔鬼的祭品；

5.杀害未经洗礼的婴儿；

6.将尚未出生的胎儿作为抵

押品；

7.宣扬她们的祭礼；

8.以魔鬼的名义起誓；

9.乱伦；

10.用人肉熬汤；

11.挖掘尸体，并食其肉、饮其血；



女巫正在对两个男人施魔



母亲煮自己的孩子



斯堪迪纳维亚迷信：一个女巫用魔法弄沉一艘船



《正在工作的女巫》

12.用毒药和魔咒害人；

13.伤害家畜；

14.引起庄稼不实、导致饥荒；



《女巫和怪物》



女巫和魔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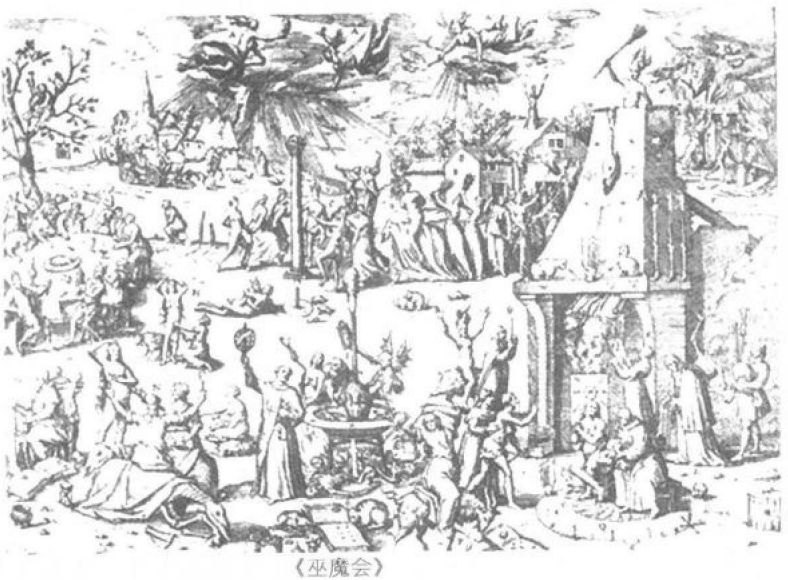
15.与魔鬼性交。

在书中，博丹疾呼，“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获得神的祝福，为了增加对上帝之敬畏，为了保护人们免受一些人的毒害，为了保障善民的福祉，为了惩处这种人们可以想像的最可憎的罪行，必须对这些巫师毫不留情”；他甚至认为在证据不足、胡乱推测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处死巫师。[①]难怪后来年鉴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称博丹在1580年发表了“当时最令人痛心的作品之一”。

1599年，耶稣会修士马丁·戴尔·里奥在他的巫术研究论文中提到：

“不能反对错误就是支持错误；不能为真理辩护就是反对真理。那些为魔鬼的暴政推波助澜的人是对公众安全的背叛，他们积聚财富以摧毁社会。……显然，纵容他们的行为，必将导致女巫的势力的日益强大，必将侵蚀社会其他的良好机体，因此是极其

①约翰·博丹：《捉鬼狂》。



《巫魔会》

危险的。”

亨利·博盖是勃艮第圣克劳德地区的最高法官、法国最残酷的审讯官。他在审讯中使用了诸如拷刑、轮刑、鞭刑等酷刑，无数的巫师、女巫及“狼人”被他送上了火刑柱。博盖在他的论文《巫师恶言录》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巫师右眼流泪不超过三滴。由于受刑者处于惊恐之中，他们的输泪管会相当干燥。博盖会收集受刑人的泪水，如果他们仍然流泪，则继续对他们施刑。

1608年，魔鬼学家佛兰西斯科·玛丽亚·古阿佐写了《恶业纲要》一书，书中他列出了有关巫术的十一项内容：

1．与魔鬼签订契约；

2．背弃基督教信仰、上帝、基督、圣母、圣徒和圣礼；

3．毁弃念珠、践踏十字架以及神羔（耶稣的别名）；

4．宣誓效忠魔鬼，定期参加巫魔会；

5．许诺引诱其他人信仰魔鬼；

6．在魔鬼的名义下洗礼；

7．割下衣服的一角，作为效忠的象征；

8．在魔鬼画的圆圈内重申誓言；

9．要求魔鬼将巫师的名字从基督的册子中划去，并登记在魔鬼的册子中；



女巫在魔圈里施咒



检查魔鬼标记

10．定期为魔鬼提供祭品；

11．魔鬼标志。

16世纪之前，欧洲的巫术案件是相当少的，而且通常是作为政治工具。1317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处死了加奥主教雨果·热洛，因为他试图用毒药危害教皇的身体。英格兰的亨利五世在1419年控告他的继母企图用巫术谋害他；1441年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用同样的罪名控告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因为她想用巫术谋害年轻的国王，以使她的丈夫、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继承王位。

“圣女”贞德是政治巫案的典型例子，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害怕贞德的盛名影响他的权威；而英国人则憎恨贞德，“如果少女不被

判为女巫烧死，如果不把她所取得的胜利跟魔鬼联系起来，那么在老百姓的思想里就会永远认定这一切都是奇迹，都是上帝的功绩；由此推论，上帝是反对英国人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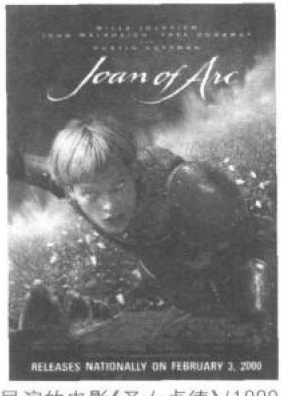


圣女贞德

贞德，1412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香槟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平时为家里放牧，没有受过教育。她像当时大多数的农家女孩，虔信宗教，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用于祈祷。贞德出生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当时勃艮第公爵和英军联合对抗法国，法国处于明显的劣势。自13岁始，贞德就声称听见圣米歇尔、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的声音，这些声音使她相信赶走英国人、帮助王太子在兰斯加冕是上帝给予她的神圣使命。1429年她面见太子，被委以重任，指挥法军在奥尔良大败英军。随后，她率领法军，短短数月，连败英军，力挽狂澜。7月，贞德扶持王太子在







吕克·贝松导演的电影《圣女贞德》(1999年)的剧照，米拉·约沃维基饰演圣女贞德

①米什莱：《贞德》，载《米什莱散文选》第19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兰斯大教堂加冕，是为查理七世。1430年，贞德在贡比涅城附近作战中被勃艮第军队俘虏，并以一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宗教法庭在卢昂审讯贞德，控以“巫术罪”和“异端罪”。萧伯纳在其六幕历史剧《圣女贞德》中有一段这样描写法庭对贞德的控告：

宗教法官：先生们，先生们，你们对这些小事纠缠不休，岂不变成了少女最得力的辩护人了吗？主教大人对你们发了脾气，我丝毫也不奇怪。起诉人先生有何高见？他大概不会抓住这些鸡毛蒜皮不放吧？

德司蒂维：我的职责本来



莉莉·索别耶斯克饰演的圣女贞德



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圣女贞德》(1948)



要求我抓住一切问题不放。不过既然这个女人已经招认了异端之罪、而这个罪肯定会使她受到开除教籍的判决，那么，再去追问那些仅能让她受到轻微惩戒的小小过错，又有什么意思呢？主教大人对追究琐事表示厌烦，敝人也有同感。不过，我仍要强调指出她已供认不讳的两件骇人听闻的亵渎神灵的严重罪行。一，她与魔鬼交往，因此她是女巫。二，她穿男人衣服——这是下流的、违背天理的、可憎的。而且，尽管我们对她再三劝诫和恳求，她竟在接受圣餐的时候还不脱掉它。

贞德：难道圣凯萨琳、圣马格利特、天使长迈克尔都是魔鬼吗？

古尔塞里：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出现的精灵就是天使长呢？他见你的时候身上穿衣服了吗？

贞德：难道你也认为上帝就穷得供不起他穿衣服吗？

拉德维努：答得好，贞德。

宗教法官：哼，回答得倒真不错。然而，魔鬼不会那么傻。他要去见一个姑娘，又打算把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使者，他绝不会是外观不雅的。贞德，教会指示你：你所看见的精灵都是要毁灭你灵魂的魔鬼。

1431年贞德（奥尔良少女）在卢昂广场被作为“女巫”烧死。1456年该案重新审理，贞德被判无罪；1920年，她被罗马教皇本尼迪克十五世封为“圣女”。

吉尔·德·赖斯是法国著名的将军，曾协助贞德打败英军。1440年11月13日，南特主教签署命令收押赖斯。他被控猥亵及杀害儿童，信仰魔鬼并与之签订契约。最后，他被处死。

1435—1500年有大量的案件在法国、德国和瑞士出现，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以后两个世纪巫术狂潮的序幕。事实上，16世纪上半期，搜

巫有所平息。16世纪60年代巫案又大量出现，并且在该世纪末上升到了惊人的程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诉讼进一步增加，波及的区域也不断扩大，并在17世纪20年代到达了顶峰。尽管17世纪30年代诉讼数目有所下降，却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巫术恐慌。如1645年的英格兰的



英格丽·褒曼在宗教剧中的圣女贞德形象

埃塞克斯，有十九名妇女被绞死；1661—1662年的苏格兰，有大约四百例的巫案；1697年苏格兰的佩斯利有二十人受审判，七人被绞死。

1500—1650年间，欧洲普遍相信魔鬼巫术、巫魔会和施法的存在。从德意志到意大利，从英国到西班牙都可以发现书面的记载。但真的将巫术作为犯罪的行为、并处以极刑的范围却相当有限，主要分布在欧洲的北部和南部的零星地区。

搜巫的目的是为了消灭魔鬼在地球上的代理人的数量，马理加·金布达博士估计在二百五十年间约有九百万人被烧死，这可能是最大的估计数字。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统计被处死的准确人数，学者们也有各自不同的估计。现在的研究者趋向较为谨慎的数字，伊恩·罗伯逊认为是五十万；有的认为是十万（数百万受害者）；布莱恩·雷凡克则认为只有约六万人被处死（约十万受害者）。



吉尔·德·赖斯

第二节　步入地狱的台阶

（一）司法程序

开始时，巫术案件由宗教法庭处理。宗教法庭一般由宗教裁判员、鉴定人、公证人、见证人、检察员和医生等构成。宗教裁判员由教皇直接任免，具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大都属于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鉴定人、公证人和见证人

通常由教职人员充任。大致的程序如下：

首先是有人向宗教法庭“告密”。“告密”为宗教法庭所热衷：当得知某地的异端异常活跃时，宗教裁判员就出动了；宗教裁判员首先会向群众布道，要求异端分子主动自首；当然大多数信息来自告密者。告密者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对异端的义愤，有的是借机向别人报复，还有的是出自各种各样的私利。一旦立案，紧接着就是“侦讯”。宗教裁判员收集材料，一般是两名以上证人的一致证词，以补充告密者的口供。《女巫之锤》的作者认为，宗教裁判官可以强迫证人作“真实的”证词，其他异端、巫师的证词也是有效的，这为揭发巫魔会的其他成员提供了法律的和神学的基础。然后由鉴定人决定是否起诉嫌疑人。如果决定起诉，接着便是审问嫌疑人。尽管从理论上法庭可以给嫌疑人指定律师，但替异端辩护本身也会被怀疑是异端，《女巫之锤》明确告诫律师这样做有可能被逐出教会。嫌疑人往往会被要求回答有关教义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或在轮番进攻下的头昏眼花，他们很容易陷入审讯人的圈套。尽管当时被告在民事案件上可以不作证反对自己，但在异端问题上却必须这样做。这样，使用酷刑就势在必行。在审讯中沉默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巫案中，保持沉默被认为是魔鬼施法的结果。但是当时还规定，逼供的口供必须在不动刑的情况下，由嫌疑人重新确认。得到口供后，就是判决，大多数是处以火刑。一般情况下，嫌疑人有巫师的名声、有犯罪的事实（如受害的孩子、牲畜等）、证人的证词以及嫌疑人的口供，就能判决了。在前三项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嫌疑人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是顽

固不化、不知悔改的异端，被处以极刑。

有时法官会答应只要嫌疑人承认罪行就不处死他们，到了判决时法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规避，如判决时改换法官或先判监禁一段时间后再处死他们。最后，宗教法庭将死刑交给世俗政权执行。

16世纪后，世俗法庭接管巫术审判后，也大致沿用了这套程序。1628年班贝格的一个巫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程序：[①]

* 1628年6月28日：("巫师")约翰尼斯·朱尼乌斯在不受酷刑的情况下接受审问。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接着有两名证人出来指证他，但他否认了他们的证词；接着审问人威胁说，他的同伙已经把他招供出来了，并要求他仔细考虑；

* 6月30日：在不受酷刑的情况下，他再次被要求承认罪行，但他否认了；这时审问人对他动刑，但他还是拒绝承认；同时在他的身上发现了魔鬼的印记；

* 7月5日：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 8月6日：他被要求重新确认自己的罪行(在法庭上他也需要做确认)。

在英格兰，有一套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司法程序。村民如怀疑自己的邻居有巫术罪的嫌疑，便向治安官报告。在英格兰，地方的司法管辖权属于治安官定期会议，治安官则从治安定期会议取得司法权，他们一般由当地的骑士、贵族和律师组成。治安官在听取"告密"后，便决定是驳回请求还是逮捕嫌疑人。如他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便签发拘捕令，由地方治安官将嫌犯收押。之后，治安官会举行一个听证会，记录各方的证词和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治安官签发拘捕令，

①《班贝格的巫术审判》。

他便无权释放嫌犯，惟有将其移交巡回法庭。这时嫌犯则被关押或保释外出，直至下届郡巡回法庭的开审。

中世纪将刑事案件集中在伦敦审理是不现实的，因此就设立了巡回法庭。英王爱德华一世时，设置了新型的巡回区，每个巡回区由几个郡组成，并由皇家法官每年巡视三至四次。1285年的《初审法院法》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某些民事诉讼案件。到了近代早期，巡回法庭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在大斋期和夏季。当时英格兰分为六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由若干郡组成；巡回法庭的法官由在伦敦的上级法庭任命，两名法官分别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

在巡回法庭审理前书记员先写好起诉书，并安排好日程。开审后先由大陪审团审理，其惟一的职能是查证作为"正式诉状"提交到四季法院或巡回法院的起诉书的事实，即决定是否将嫌犯提交刑事法庭的小陪审团审理，这时的审理是秘密的，这样可以在嫌犯被判无罪时，保障他的利益。小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没有妇女），他们听取各方证词，并退席商议作出判决。如无罪，则当庭释放被告；有罪则由法官量刑。

传统的咒人巫术只要他人的证词即可；而魔鬼信仰则需要被告的忏悔书或被告承认罪行的口供，这就需要通过酷刑取得。因此，酷刑在巫术审判中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酷刑'创造'了巫术，或至少创造了魔鬼信仰的巫术"。正是由于巫术案件的特殊性，法庭对证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位作者提到：

"由于巫术的隐秘性和不可证明的特性，所以它是独特的犯罪。正因如此，普通的证词和审理规则需要修改。怀疑本身就足以构成控告的理由；孩子也可以作

为证人；不在犯罪现场也不再是借口；多年前发生的或只与特定犯罪相关的事件现在也可以成为证据。下面这些都是‘充足之证据’，足以构成对巫术的定罪：另一个女巫的指控；身体上由魔鬼或精灵造成有的不自然的标记；有两名证人证明嫌犯与魔鬼的契约，有人目睹女巫的精灵。一位同时代的权威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某人给一个孩子一个苹果，很快孩子生了病，只要知道他们两人之间有恶意，就可以作为裁决的证据。嫌犯的供词也是证据之一。”①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惊讶地发现巫术审判“明显地与正在出现的很多犯罪法律与实践的理性化和非个性化背道而驰”。

同时，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往往使审讯人变本加厉。1631年，耶稣会士弗里德里希·什佩写道：

“如果被告过着不道德的生活，那么这当然证明她同魔鬼有来往；而如果她虔诚而举止端庄，那么她显然是伪装，以便用自己的虔诚来转移人们对她同魔鬼来往和晚上参加狂欢晚会的怀疑。如果她在审问时显得害怕，那么她显然是有罪的：良心使她露出马脚。如果她相信自己无罪，保持镇静，那么她无疑是有罪的，因为法官认为，巫女惯于恬不知耻地撒谎。如果她对向她提出的控告辩白，这证明她有罪；而如果她由于对她提出的诬告极端可怕而恐惧绝望，垂头丧气，缄默不语，这已经是她有罪的直接证据。……如果一个不幸的妇女在受刑时因痛苦不堪而骨碌碌地转动眼睛，对于法官来说，这意味着她正用眼睛来寻找她的魔鬼；而如果她眼神呆滞，木然不动，这意味着她看见了自己的魔鬼，并正在看着他。如果她发现有力量挺得住酷刑，这意味着魔鬼使她支撑得住，因此必须更严厉地折磨她。如果她

①《比迪福德女巫的审判》。

忍受不住，在刑罚下断了气，这意味着魔鬼让她死去，以使她不招认，不泄露秘密。”[①]

告密者在程序上分为两类：对异端提出具体指控的人和指出异端嫌疑的人。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必须证明他的控告，否则有作为伪证人受到惩罚之虞；后者则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在履行教会的虔诚儿子的职责时只报告了自己的怀疑，而没有对这些怀疑作出评价。”[②]前者的诉讼称为“控告诉讼”，是日耳曼时代的产物。14世纪世俗法庭就规定，“若是告发者证据不足时，原告需受到与被告同等的刑罚”。后者是“调查诉讼”，控告人的身份会受到保密，而费用也由受审者承担。在调查诉讼中，如法官认定受审人有罪，那受审人则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应该说，调查诉讼是司法制度的革命，是现代司法程序的雏形；但在当时却成了搜巫的工具，因为告发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它也没有解决如下的问题：审案员既是法官又是检举人。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正常的程序之外的各种私刑的存在，愤怒的群众或一帮暴徒私自对巫师施行酷刑，甚至处死他们。

（二）酷刑

在古希腊罗马法中只允许对奴隶使用酷刑；而在基督教世界，基督徒是平等的，因此基督教是反对酷刑的。但事实上酷刑、神裁法仍然存在于审判中，因为伪证很容易就使正义流产。神学家们却极力反对酷刑和神裁法，因为要想保留酷刑而又不伤害受讯者，这无异于制造奇迹，这样就违反了《圣经》的禁令“你不要去考验你的上帝”。最终

①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第150—15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②董进泉：《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第92页。

在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颁布训谕禁止酷刑审讯。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项禁令导致了“圣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在后来数个世纪它臭名昭著。同时，罗马法的复兴使酷刑也得以死灰复燃，教皇英诺森四世在1252年的训谕中同意对阿尔比教徒使用酷刑。

按规定，宗教裁判所使用酷刑需遵守一定的规则。宗教裁判官尼古拉斯·埃美里克在《正确的审讯》中指出了使用酷刑的几种情形：第一，可以用在审讯过程回答不一致的情况中；第二，当被控告人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异教徒，甚至找不到证据来证明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迹象或证据表明有异教信仰的时候；第三，即使被控告人不是异教徒，但是，如果至少有一个证人，并有一个或更多的异教的有力证据的时候。[①]很显然，这并不算什么限制，但即使这样的规则也没有人遵守。《女巫之锤》的作者鼓励人们用酷刑对付巫术罪行。下面是一位刽子手的话：

“我不是关你一天、两天、三天，也不是一星期或几星期；而是半年或一年，甚至你的一生，直到你承认为止。如果你不承认，我会对你施刑直至死亡，无论如何你终究会被烧死。”[②]

除割舌、剁双手这些常用的酷刑外，还包括下面几种常用的酷刑：

靴刑（夹足刑具）

靴刑也称为腿夹，被认为是“世上最剧烈最悲惨的痛苦”。受刑者被按坐在一条板凳上，每条腿的内侧和外侧都放上木板，这些木板被紧紧地捆在一起。然后，用木锤将木楔或金属楔钉入两块木板的中间。一般是使用四个楔子；特殊情况则用八个。每当锤击时，这些木楔就会割裂肌肉，敲碎

①《人类酷刑史》第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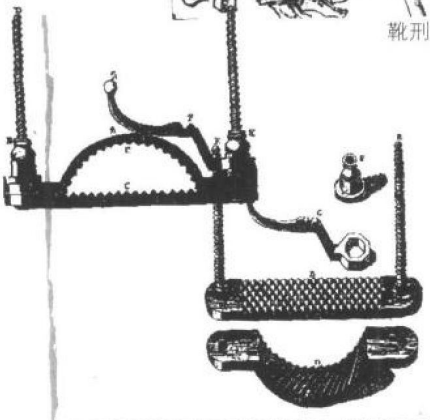
②布莱恩·雷凡克：《近代早期欧洲的搜巫运动》第80页。

腿骨，甚至会使骨髓外溢。因此，受刑人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通常受刑后他们的双腿也就残废了。

此外，还有一种“胫钳”，用于挤压胫骨，会带来流血和无限的痛苦。当时的审讯者并不认为这是酷刑，因此当受审人“未用酷刑而承认罪行”时，通常是被施以“胫钳”。



靴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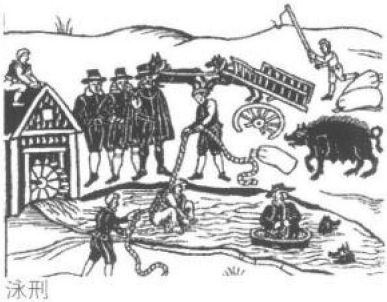
胫钳

泳刑

水在基督教中象征《圣经》中的洪水，它可以洗清人间的罪恶，仅留下极少数类似诺亚的正直之人。泳刑是一种基于基督教观念的神裁式的刑罚：将嫌疑人的右手拇指和左脚大脚趾绑在一起，然后抛入河中，如果沉没，表明她们是无辜的——当然她们就淹死了；如果浮起，就表示她们是女巫——当然她们会被处死。英国“搜巫将军”马修·霍普金斯热衷于这种刑罚，当有人指出这是可怕的、

不人道的和不仁慈的行为时，他用詹姆士六世的《魔鬼研究》(1597年)中的理论为自己辩护："当女巫与魔鬼订立契约时，她否认了洗礼，而水是洗礼中的要素；因此，当女巫被抛入水中时，水拒绝在自己的胸怀中接受她们，而让她们漂浮。"他还说，有些女巫用流泪来博得地方治安官的同情，而"泳刑"正好用来对付这种伪装。①

在美洲，还有一种用于泳刑的椅子。行刑者将女巫固定在椅子上，然后放入水中浸泡几分钟甚至一整天。一些年老的受刑者会被寒冷的河水冻死。



泳刑



用于泳刑的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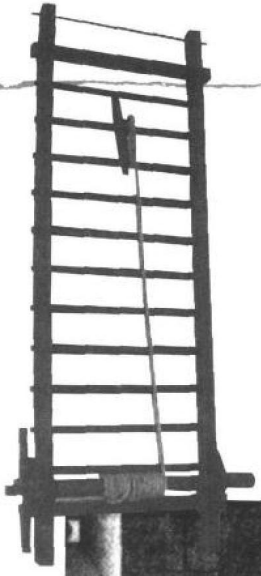


拷刑

拷刑

拷刑架由一个打开的长方形木框或铁框构成，长约2米，可以横着用，也可以竖着用。有的拷刑架的框子上有横板条，因此也称为"梯子"。受刑者的手腕被绑在上面的横梁上，捆住双脚的绳子

①马修·霍普金斯：《女巫的发现》。



拷刑



水刑



女巫笼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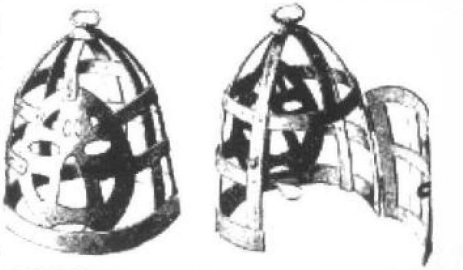
不断增加重物，或者穿进拷刑架另一头的辘轳里，由两个行刑者绞紧绳子，直至受刑者的各关节脱臼。

水刑

最简单的就是让受刑者喝水，当喝的水超过一定的量后，就能对受刑者造成极大的痛苦，就成了残酷的刑罚。更精妙的是，将水一滴滴地滴在受刑者的身上，也就一点点地将他们逼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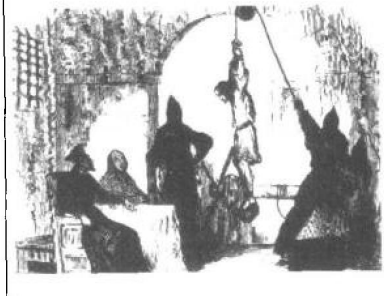
女巫笼头

“女巫笼头”是用铁制成的，按照头盔的式样设计的。铁框内置四个塞在嘴里的尖头，两个扎



女巫笼头

在舌头上，两个扎在面颊上。较简单的设计是内置一个钟状物，主要用于惩罚和羞辱泼妇和女巫。“女巫笼头”主要应用于苏格兰地区，最早出现在爱丁堡（1567年）和格拉斯哥（1574年）。1590年北勃威克女巫案中，艾格尼丝·莎姆森就被施以这种刑罚。





吊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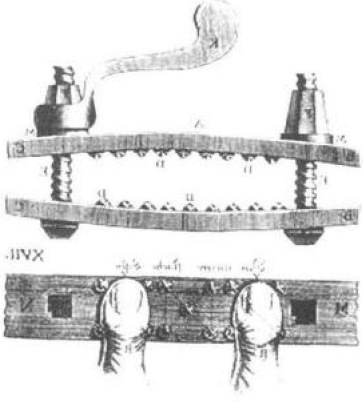
吊刑

吊刑是将受刑者的双臂用绳子捆在身后，然后用一个滑轮吊在横梁上。受刑者脚上通常还悬挂500—5000磅的重物，在不断吊起和坠下的过程中，受刑者的手臂和肩膀通常会脱臼。佛罗伦萨律师保罗·格里兰都斯在1584年的文章中将吊刑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只是威胁受刑人使用吊刑；第二层次，受刑者被绑到滑轮下，时间很短，但不拉绳子；第三层次，受刑者被吊的时间长一些，但并不加力猛拉；第四层次，加力猛拉，造成受刑者的极度痛

苦；第五层次，在受刑者脚上绑上重物，以增加痛苦，严重的可造成四肢的脱离。[1]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所言，酷刑“必须制造出某种程度的痛苦，这种痛苦必须能够被精确地度量，至少能被计算、比较和划分等级”。

拇指夹

起初拇指夹是类似于核桃夹子的挤压装置，后来变得复杂，总之是挤压受刑者的拇指，压碎关节。因其所包含的精确性，拇指夹被认为是科学理性主义的产物。它的精确性表现在精密的细节上：弦的厚度、夹中节的个数、钉和夹的长度、对肢体伤害度的控制。班贝格“巫师”约翰尼斯·朱尼乌斯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行刑者）给我上拇指夹，血从我的指甲流出，四个星期我都无法使用我的手。”



拇指夹

西班牙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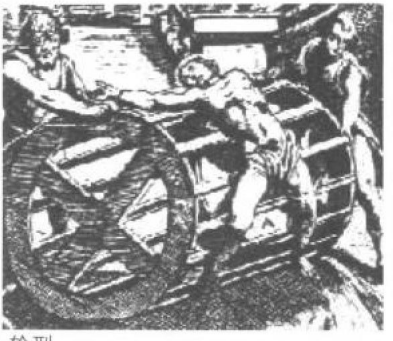
受刑人坐在上面，用皮带将其脖子、胳臂和大腿固定住，双脚被锁在一对铁桩子上。一个火盆放在他的脚边，或者放在铁椅的下面，被火一烤，热流很快就传遍椅子的各个部位。

轮刑

法国和德意志经常使用轮刑，它能给受刑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受刑的过程类似于一种

①《人类酷刑史》第62页。

磨难。这种轮子很像巨大的牛车轮子，直径大约有2米，平放在一个柱子上。受刑者作鹰状四肢伸展，绑在辐条或轮边上。然后行刑的人手持铁棒、大锤或很重的木棒把受刑者的四肢都砸成两段。这之后，按惯例还要在受刑者的脖子上或肚子上再打击一次，叫优雅的一击。



轮刑

捆缚刑

受刑者被绑住双手紧靠着墙站在凳子上，戴一副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加紧的铁护手，然后撤掉凳子，受刑者就在那儿悬空摇摆几个小时。这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了，后来又在苏格兰的巫术审判中使用，当时一些人称此为“温文尔雅的刑罚”。

剥夺睡眠

由于酷刑在英国是不被允许的，马修·霍普金斯采用了剥夺睡眠的方法。16世纪的律师希泼里图斯发明了这种不造成外伤的有效刑罚，后来被马修·霍普金斯采用。在“泳刑”被取缔后，马修·霍普金斯就使用了这种刑罚，这是为了发现女巫的精灵。通常的方



绞刑



《行刑者害怕女巫邪恶的眼神》

法是：让嫌犯不停地走，直到她双脚起泡，被迫承认罪行。马修·霍普金斯还振振有辞地说道，一旦让她们停下，她们的精灵就有机可乘，吓唬审讯员，鼓励女巫。剥夺睡眠被认为是极好的方法，它十分有效，而且还没有肉体上的伤痕。

（三）处决的执行

对嫌犯审理完毕后，就是对他们的处决。在当时执行火刑更像是一场宗教活动，而且事实上也通常安排在节日举行。当日一早，看守押着受刑者“游行”到行刑地，一般是城市的中心广场。当然伴有一支浩荡的游行队伍，他们嘴里还唱着教会的丧歌。很多市民在街旁观看，而更多的市民则集结在广场上。在“火刑仪式”上，先是宗教人员的布道，布道以宣读判决书结束；然后，受刑者被绑在火刑柱上；最后，点燃火堆，受刑者随着他们可怕的“异端思想”一起被烧死。一些德高望重的市民还享有给火堆添柴的“殊荣”。1682年，葛德斯博士在马德里亲眼目睹了一个对“异教徒”的火刑仪式：

“宗教裁判所的官员走在喇叭、大鼓和旗帜的前面，5月30日排着队伍向大广场进发，在那里5月10日被判决了的囚徒将被执行。这种场面在马德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出现过了，因此，马德里

的居民就像期待盛大节日和胜利一样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群出现了，人们穿着他们各自条件所允许的华丽的盛装。在大广场上竖立着一个高高的绞刑台，从早晨的七点一直到晚上，男男女女的罪犯被源源带来。

这些囚徒中有二十个男女，还有一个叫马伯米坦的变节者被下令烧死。五十个从前从未被关押过，但忏悔了他们的罪过的犹太男人和妇女被判长期监禁，戴上了黄色的帽子。其他十名被指控犯有重婚、巫术和其他罪行，被判处鞭答，然后送到船上去做苦力。这些人戴着大大的纸板帽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脖子上套着缰绳，手里拿着火把。

……

当牧师们（劝告受刑者和罗马教廷和解）离开梯子的时候，用长杆子将燃烧着的干柴向他们的脸上戳。这么野蛮地重复多次，直到他们的脸都燃起了火苗，人们大声地欢呼喝彩。然后把柴堆点着，受刑者被火焰吞没。"①

基督教热衷于火刑，因为"只有火方能使有谬见的人豁然大悟，领他走上真理之路"，才能使上帝"永远有焚燃犯罪者的快乐"。人们还相信用火消灭巫师的血，可以彻底摧毁巫师的邪恶力量。在英格兰，女巫不是被烧死，而是用较"仁慈的"方法——"绞刑"处死的。

在当时出现了秘密的拷问（除英格兰，因其有陪审团制度）和公开的处决的有趣结合。秘密的审问可保证对酷刑的"自由"使用及证词的获得。公开的仪式更是必不可少，强烈的、戏剧性的场面对民众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游街"使犯罪者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忏悔

①《人类酷刑史》第109—112页。

的场面更是成了“强制的当众认罪”，最后火刑时犯人的哀嚎、怒吼都构成了一种符号，这正是地狱惩罚的模拟表演。这种仪式在20世纪也有遗存，如在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当年美国驻德大使的儿子和女儿及其他外国人于某个星期天在纽伦堡看到一位姑娘被游街，这位姑娘的头被剃光，她被剪下的辫子钉在她肩膀上悬挂的牌子上，牌子上写着：“我已委身于一个犹太人。”



火刑



火刑

阴霾笼罩下的欧美

第九章

——搜巫浪潮

第一节　法国和德意志

(一)法国

在法国，个别案例早在1245年就已经发生。15、16世纪法国的巫术案件由宗教裁判所审理，1580年后，民事法官开始介入迫害行动。

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的韦尔多教徒通常于晚上在偏僻的地方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他们不幸成为“巫术罪”的牺牲品。1459年，在天主教多明我会修道会的全体教务会议上，阿图瓦(当时属勃艮第公国)的隐士沃尔被控实施巫术，被处以极刑。他死前供认出两名同伙：杜埃的妓女德米赛尔和阿拉斯的拉维特。这两人受到主教法庭的审讯，在严刑逼供下承认了罪行，并揭发了其他的同谋。翌年5月，罪犯在阿拉斯的市中心被烧死。但事情似乎并未结束，7月，自由民兼助理法官萨盖斯佩、助理法官乔塞和警察洛阿维尔遭到逮捕。勃艮第公国税务官高尔尼和另一位助理法官勒费弗尔不得不畏罪潜逃。此案还牵涉到几位社会名流，包括贵族博福尔骑士。当时很多人都怀疑所宣称的罪行的真实性，雅克·杜·克拉克评论道：“一千个人里也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真的行过以上巫术，在这些地区从来没听说过这类事情。”但是，这件事使得阿拉斯的名誉一落千丈，每



韦尔多教徒向魔鬼祈祷

个阿拉斯商人都被怀疑是巫师。10月，四名罪犯中一名被处以火刑，其余三名被判监禁和罚款。博福尔骑士在狱中提起上诉，1491年巴黎最高法院宣布此前的判决无效，对原告课以罚款，并在刑场中竖立十字架以慰亡灵。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涉嫌者不具有博福尔骑士的威望和相当的司法知识，因此他们不会提请上诉，而恰恰上诉法庭在处理巫案时往往更谨慎和理智。据统计，巴黎高院的驳回率高达36%，仅24%的案子被确认。

1480—1520年间和1580—1670年间出现了两次搜巫浪潮。第一次，与《女巫之锤》同时，由宗教法庭进行，影响较小，涉及的人数也不多；后一次，由世俗法庭接手，则更为严厉。1580—1670年期间最猛烈的是17世纪前25年以及40年代、60年代。1591年，罗瑞恩的检查总长尼古拉斯·雷米宣判九百人为女巫并有罪，其中很多人被烧死。1609年，波尔多法院辖区内有六百名巫师被判决，其中大部分人被烧死。1599—1627年间，巴齐埃尔的冈布莱吉村有五名女巫受审判，其中三名被处以火刑。1646年，蒙贝利亚尔的一位寡妇阿德里安娜·德尔涉嫌施行巫术伤害他人和牲畜，并且对几个人和牲畜的死亡事件及其他事件负责；共有三十二名证人出庭指证她。最后在一系列的审问和酷刑下，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被处死。

1679年，马希埃纳军营的四名士兵给布维尼村带来了“死亡和恐怖”，并引起了一系列的搜巫活动。第一个受害者是佩罗娜·戈基荣，她在村里的名声不佳，四名士兵趁机向她勒索。佩罗娜的丈夫为了洗刷妻子的罪名，向布维尼子爵法庭提起诉讼。其中一名士兵住在农民封特尼埃的家里，因此封特尼埃向法官作了不利于佩罗娜的证词。不久，佩罗娜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还揭发了其他几个人。最后，法官决定

只烧掉她一半的躯体，并让她的遗骸示众。

法国的搜巫运动还涉及到了神职人员，17世纪出现了一系列的修女“魔鬼附身”的事件。1609年，普罗旺斯艾克斯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受害者是乌尔苏拉会修道院的十三岁年轻修女玛德莱娜，一个经常陷于自我梦幻和想像、情绪不稳的姑娘，她声称受了马赛戈弗里迪神父的蛊惑。三十四岁的戈弗里迪神父平时生活不检点，当地的很多妇女迷恋于他。传言神父与玛德莱娜之间关系暧昧，戈弗里迪神父经常到修道院看望玛德莱娜，他们独处一室，无疑年轻的修女爱上了神父。

这件事不久就被人们遗忘了，但两年后，玛德莱娜遭到魔鬼附身，她的身体极度扭曲，大量邪恶的精灵围绕在她身边，在一次发作中她竟然毁坏了十字架。耶稣会士罗米隆神父为女孩驱魔，由于附体的恶魔太厉害，驱魔没有成功。戈弗里迪神父因此受到了审讯，但他否认与玛德莱娜有传闻中的暧昧关系。但是，女孩在随后的驱魔中，指认戈弗里迪神父是魔鬼信仰者，从她十三岁起，他们就保持了性关系。之后，整件事失去了控制，又有三名修女着魔，到年底上升到了八人，其中最严重的是修女路易斯·卡布。罗米隆神父不得不寻求当时著名的搜巫者、大裁判官塞巴斯蒂安·迈克理斯和佛兰德祓魔师多普提乌斯神父的帮助。他们得知，戈弗里迪神父召唤地狱等级极高的三位恶魔格雷西尔、索尼隆和维林。令他们惊讶的是，玛德莱娜身体里竟然有不少于六千六百六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恶魔。

在塞巴斯蒂安·迈克理斯的坚持下，1611年戈弗里迪神父被推上了法庭。法庭上，玛德莱娜和路易斯·卡布经常陷入错乱和抽

搐，她们供认戈弗里迪神父是巫师、魔鬼信仰者，并参加巫魔会。人们在玛德莱娜身上找到了魔鬼标志，但是这些标记后来竟神秘地消失了；在戈弗里迪神父身上也找到了三处标记。

在严刑下，戈弗里迪神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611年2月，他“招供”了自己的罪行，承认与魔鬼订立了契约、放弃了信仰、参加巫魔会和施用妖术；同时也承认蛊惑玛德莱娜使其成为女巫、使她堕落，并且曾“接触了她的肉体”。下面是他的供词的节选：

“……

我供认，正如上次所说，我去过巫魔会。

我供认，我在巫魔会上同意被做上标记，并使玛德莱娜也做了。她的头部、心脏、腹部、大腿、小腿、双脚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做了标记。她大腿里还插了根针，她自己未曾感觉到，当时我看到了，那根针插入时就如刺进羊皮纸一样。

……

我供认，出入巫魔会时，所有的马斯克、巫师、魔师都得崇拜魔鬼，向它表示敬意。

我供认，一进入巫魔会，便有一魔鬼掌管，使各人不再信奉天主、不再信仰诸位圣人圣女，尤其是不信圣弗朗索瓦。

我供认，我常和玛德莱娜一起参加巫魔会。我常把很多符号放在碗里叫她吞下，那些符号有的是魔王所写，有的出自我之手，为的是使她增加对我的爱情。

……”[①]

4月，戈弗里迪神父被押上了火刑架。玛德莱娜后来一直在宗教

①雅克·洛维希：《巫术奇观》第158、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裁判官的监视下。1642年，她不得不在一场巫术指控中为自己辩护。十年后，她再次受到起诉，这次她身上的魔鬼标志又神奇地出现了，她被判终身监禁。戈弗里迪神父的案子在法国反响很大，成了17世纪一系列同类案子的典型。

在艾克斯巫案的影响下，17世纪中叶的卢当巫案激起了整个法国对巫术问题的讨论。1630年，乌尔苏拉会一座修道院的院长“天使雅娜”和她门下的修女出现了魔鬼附体，她们指控格朗迪埃神父是巫师。格朗迪埃神父在当地威望颇高，在波尔多大主教的支持下，他成功地驳斥了对他的指控。但是，首相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介入使案件朝不同的方向发展。1618年，格朗迪埃曾著文讽刺黎塞留，而到1624年黎塞留成为法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1629年，黎塞留派人到卢当拆除当地的防御工事，为了彻底毁灭胡格诺教派的据点。而格朗迪埃和其他当地人都极力阻止这项计划，因为这将使该地不能防御掠夺者的威胁。为此黎塞留派调查组调查修女着魔的案件。嘉布遣会修士特兰济尔、圣方济会修士拉克坦斯以及耶稣会修士苏然为中魔的修女们进行公开的驱魔。当时的一位作家写道：

“修女们捶胸顿足；她们的手臂在肩、肘和腕等部位严重扭曲；她们以腹着地，手握自己的脚；她们的面部十分骇人，不忍卒睹；她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她们的舌头呈黑色、肿胀、坚硬，并覆有丘疹，但她们仍能清楚地发音；她们弯腰，以头触地，并能以此动作飞快地走动；她们发出响亮且可怕的声音；她们说出的污言秽语足以使一个最淫荡的人羞愧不已；她们下流的动作足以使这个国家最下贱的妓女自愧不如。”

1633年底，格朗迪埃神父被捕入狱；翌年遭到审讯。外科医师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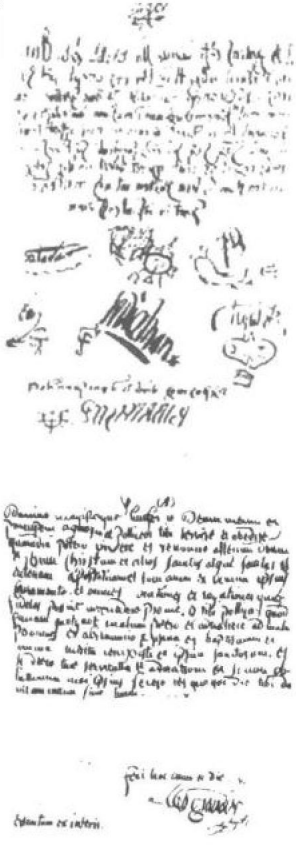
诺理与格朗迪埃素有积怨，他蒙上格朗迪埃的眼睛，脱去他的衣服，剃净他身上的毛，随后在他的身上寻找魔鬼的标记。当他要说服旁人某处是魔鬼的标志时，他就用锥子的圆头；当他要说明其他部位是有感觉的时候，他就用尖头，这时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格朗迪埃神父痛苦的惨叫声。

审讯官们还伪造了格朗迪埃与魔鬼订立的契约，其文如下：

“我的大人，我的主，我奉您为神，向您保证如下：视他神为异端，包括耶稣基督、圣母玛丽亚，还有天国的全部圣徒，及来自天主、使徒和罗马的宗教；不相信上述诸



乌尔班·格朗迪埃


格朗迪埃的契约



对格朗迪埃动刑

神，也不接受他们的保佑；每日向您致敬不下三次；尽力为恶，同时劝他人尽力为恶；自觉拒受斋戒和洗礼，拒受耶稣基督的所有功德；



对格朗迪埃的处决

在我决心改变信仰的时刻，我把我的躯体、我的灵魂和我的生命奉献给您，就如同这一切得之于您。至此保证，永不反悔。”①

面对严刑逼供，格朗迪埃神父拒不承认“与撒旦订立过任何契约，参加过任何巫魔会”。尽管如此，他在1634年8月被判有罪，当日就被烧死。

同时，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城卢维埃，另一个魔鬼附身事件正在酝酿。1633年修女巴凡突然全身抽搐，但事件被压制不宣。九年后当比卡尔神父逝世时，这件旧事被重新提起，巴凡和比卡尔都被认为是巫师。经过漫长的审讯，1647年，比卡尔神父和他的助理司祭布雷被判犯有巫术罪，布雷和比卡尔的遗骸一起遭到火刑。

法国巫案主要集中在王国的边境地区，如东部的多菲内、阿尔卑斯地区、侏罗地区等。这些边境地区远离王国政权的中心，享有较大的司法自治，因此也是异端

①《巫术奇观》第97页。

瓦尔多教徒的集居地。法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王室一直致力于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巫术诉讼无疑是界定王室权力的一种手段。卢当一直是王权影响较弱的地区，黎塞留介入格朗迪埃神父案正是出于加强对该地控制的目的。当然一旦搜巫失去控制，王室为了同样的目的（巩固自己的控制），会制止搜巫的扩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682年国王路易十四颁布法令停止对巫师的审判，大多数的外省也遵循了这一法令。在法国烧死最后一名女巫是在1718年的波尔多。

（二）德意志

德意志由于没有统一、有效的中央政府，使得其成为搜巫的重灾区，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维尔茨堡、班贝格、符腾堡和埃尔旺根等地。1484年的教皇训谕中就着重提到“上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德意志的搜巫案件在1590—1650年间较为活跃，据一些研究表明，大致在1590年、1610年、1630年和17世纪50年代，大部分德意志地区被一股搜巫的潮流所淹没，期间受害者数以万计。

1532年查理五世皇帝制定了《卡罗琳娜法典》，德意志的巫术审判正是按照这个法典执行的。法典中规定，“如果有人用巫术对别人进行伤害或毁坏，他就必须受到死的惩罚，这个惩罚还必须是火刑”。法典的颁布与新教的出现是同时的，搜巫的盛行，至少可部分地归因于罗马天主教会对其内部可能会遭受攻击的恐惧。



马克西米连一世公爵



《魔鬼和妇女》

巴伐利亚的威廉五世公爵相信巫术的存在，他认为女巫们毁坏庄稼和牲畜，引起瘟疫和疾病，如果他不对女巫们采取行动，上帝将会降灾难于巴伐利亚。他甚至将他儿子马克西米连一世结婚五年而无子嗣归咎于女巫的作法。因此，威廉五世热衷于搜巫运动，他先后将一百一十四名女巫送上了火刑柱。同时，威廉五世和马克西米连一世都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马克西米连一世在1595年成为巴伐利亚公爵后，修改了法律，要求将犹太人从巴伐利亚驱逐出去，禁止他们在巴伐利亚居住、贸易，也禁止当地人收留犹太人。

在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时期，巴伐利亚发生了帕潘海默巫案。帕潘海默一家是游民，他们季节性地被雇用为私人清洁工，没有工作时则为乞丐。男主人是鲍路斯·甘贝尔，妻子安娜·甘贝尔是家庭主妇，根布莱切特、米歇尔及翰塞尔是他们的孩子。一家人作为巫师被捕后，由亚历山大·冯·哈斯兰负责审讯他们。哈斯兰控告他们犯有多项罪名，包括在魔鬼的帮助下施行巫术。尽管开始时他们否认这些罪名，但在酷刑下改变了态度。随后，一家人被遣送到慕尼黑的魔塔，在那儿，他们被反复施刑，被迫承认自己的罪名。随着审讯的深入，他们承认的罪行越来越多，他们声称几乎对近十年来所有未破的大小案件负责，其中牵涉到四百多人，有些人甚至不存在。最后，他们被控以

下罪名：

鲍路斯·甘贝尔凭借巫术致使一百个儿童和十位长者残废或死亡。他潜入他人的地窖，享用里面的食物和美酒。他还承认：十次抢劫教堂，谋杀了四十四人，八次纵火，十四次夜闯民宅，五次拦路抢劫以及四次其他的盗窃。

安娜·甘贝尔，六十岁，用魔法伤害或杀害了一百个婴儿及十九个老人，八次潜入地窖，谋杀一人，两次纵火，四次引来狂风暴雨，并在牧场放毒。

长子根布莱切特使用巫术导致三十人死亡，十二次潜入地窖，九次抢劫教堂，二十起谋杀案件，九次纵火，六次夜闯羊栏，四次拦路抢劫，多次毁坏庄稼、毒害牲畜，四次导致他人家庭不和。

次子米歇尔，二十四岁，用巫术杀害了六十五个婴儿、五个成人，十次潜入地窖，五次在教堂偷窃，谋杀了三十三人，五次纵火，五次夜闯民宅，十次引起狂风暴雨，二十六次毁坏庄稼、毒害牲畜及四次其他的盗窃。



对帕潘海默一家动刑

翰塞尔作为观众目睹其亲人的受刑。

最后，他们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翰塞尔被送回监狱，并在1600年被烧死。帕潘海默一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被挑选作为替罪羊，

为社会的动荡和一些案件负责。

1587年，一个名叫瓦尔普佳·豪斯曼宁的寡妇被作为女巫受到了审讯和酷刑。魔鬼许诺她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瓦尔普佳则答应委身于魔鬼。她晚上经常骑着干草叉参加巫魔会，在那儿魔鬼让她们否认上帝、圣徒、基督教信仰、圣礼以及自己的教名，继而脱离基督教会。瓦尔普佳承认，魔鬼给了她一种药膏，用于伤害他人、牲畜以及果实，甚至是刚出生的婴儿。最后，法官根据《卡罗琳娜法典》判处瓦尔普佳死刑。

1589年在萨克森的库德林堡，仅一天就有一百三十三名女巫被烧死。当时到处有女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一位作者描写道："行刑的地方，火刑柱数量众多，看上去就像一个小树林。"可见，德意志搜巫运动的激烈程度，甚至有人估计在这两个世纪中约有十万人被烧死。

1597年，六十七岁的寡妇克拉拉·盖斯勒在严刑下，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同许多魔鬼淫乱了四十多年。他们有时变成猫和狗的样子到我这里来，有时变成蠕虫和跳蚤的样子到我这里来。我已经使二百四十多个老人和青年惨死，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三四十年来，我好多次在大范围内掀起风暴，九次使房子起火。我想把这座城市统统烧毁。但名叫布尔西安的魔鬼不让我这样做，他说，他在这里还能够使许多妇女变成巫女，迫令她们像为上帝效劳一样为我效劳(她的口供到此中断，因为她在拷打下咽了气，然而在记录上却写着魔鬼不想让她再供出什么，因此勒紧了她的脖子)。[①]

如同法国的情形，德意志搜巫的对象有时包括教授、学法律的学

①《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第148页。

生、牧师、代理主教和修道士等上层人物。在一份未表明年代的信札上，描写了波恩地区的搜巫情况：

“昨天逮捕了一位神学院的学生，他是个杰出的音乐家；同时搜捕另两名在逃的嫌犯。一对法官夫妇及其秘书的妻子已被处决。在报喜节的前夜，以全城最公正的名义处死了一名十九岁的少女，而她是主教一手带大的。我目睹一位名叫罗滕哈恩的大教堂牧师被斩首并焚尸。一些贵族学生和男孩也不能幸免于难。总之，到了这种田地，人人自危，不知道谁还可交谈和交往。”

从信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以致人人自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特里尔地区。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声称，“搜巫比瘟疫和野蛮的入侵对特里尔更具破坏力，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人是无辜的”。1589年特里尔的世俗法庭法官、城市代理执政官屈打成招，最终被处以火刑。此外还有市长、地方议员、副法官牧师和教士乡村教长等也不能幸免于难。这恰逢1580—1599年特里尔连年歉收。班贝格的主教—君主冯·多海默热衷于搜巫运动，他甚至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女巫监狱。1609—1633年间他公开处决了近六百名巫师，其中包括五名市长。1628年班贝格的市长约翰尼斯·朱尼乌斯因巫术罪受到审判，经过各种酷刑后，他承



《女巫》

认了指控，并被处以火刑。冯·多海默的暴力行为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人们认为“大部分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最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压制了他的搜巫行动。

维尔茨堡的主教－君主菲利普在其统治的八年（1623—1631年）中共烧死了九百人，其中包括他的侄子、十九个教士和三百个三、四岁的孩子。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案子：

马克尔斯海姆一位富有的地方官员伯哈德·理查德将他儿子约翰·伯哈德送到维尔茨堡的学校读书。1628年3月，维尔茨堡当局怀疑这九岁的男孩从事巫术活动，因此要求条顿骑士团引渡该男孩。骑士团的行政官员约翰·卡斯帕很快回应，将男孩移交给维尔茨堡当局。经过审讯，男孩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同学被诱骗参加巫术活动：拒绝承认上帝、圣母以及圣徒和天使，参加巫魔会。5月初，维尔茨堡当局烧死了约翰·伯哈德和其他四个人。

1629年维尔茨堡的一位要人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写道：

“阁下所希望停止的搜巫又重新燃起，且毫无公正可言。到处充满着不幸和痛苦：仍有四百个身份、性别各异的人涉嫌，随时可能被逮捕。一些政府部门的人也不能幸免于死刑，包括教士、议员、医生、城市官员、法院顾问，其中有些人是您认识的。还有学法律的学生。四十名学习神学的准牧师，他们是当地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的学生，其中竟有十三四人被认定是巫师。几天前，一位教长被捕，另两人则畏罪潜逃。一位学识渊博的宗教法庭公证人，昨天被捕，并被施以酷刑。总之，整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受到牵连。一些富有的、杰出的、受欢迎的教士也已经被处决了。一周前，一个

十九岁的少女被处死。很多人认为她谦虚而纯洁，但她和其他一些人被控背弃上帝并参加巫魔会。”[1]

1627—1629年搜巫运动期间，维尔茨堡有一百六十一人被处死，其中四分之一（约四十人）是儿童，其他还包括议员、牧师、演员和商人等。

1628年圣诞夜，一场搜巫运动袭击了德意志西南部的勒文斯泰因－韦尔特海姆小镇。十三位小镇居民请愿要求打击当地的巫术活动，这些人相信邪恶的行为正席卷整个小镇，并有一些孩子牵涉其间。当地伯爵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迅速采取行动，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被捕，他们是当地一个名叫巴多尔·克莱恩的烟囱清洁工的儿子。男孩很快承认自己是巫师，并十分不情愿地说出了巫魔会上其他巫师的名字。到翌年的2月中旬，已经有十五人被确认为同谋。此后，男孩的祖母也承认自己是女巫，并供出了三十三名同伙；当第二次审讯她时，她又供出了二十二名同伙。到2月底，至少有八十六人被控犯有巫术罪。

1683年巫术恐慌袭击了卡尔夫（符腾堡最重要的工业城市）。1677年，当地一位寡妇艾格纽·哈夫耐林的十岁私生子巴多罗木斯·西本被怀疑用有毒的甜饼谋杀了校长的儿子约翰·克理斯本。男孩承认，他年迈的祖母安娜·哈夫耐林怂恿他毒害他的同学。最后，由于巴多罗木斯年纪太小而他的祖母年纪则太大，他们均未受刑。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683年，邻居的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指认已近八十岁的安娜·哈夫耐林诱使他和一些他的同学从事巫术活动，公开否认上帝并参加巫魔会。12月7日，十九个相关的孩子受到审讯，其中一个才六岁。随着进一步的审讯，巴多罗木斯和他的祖母安娜承认他们是巫

①《维尔茨堡的搜巫运动》。

师，男孩还承认了六年前他毒死了校长的儿子。安娜则承认，她很久前便献身魔鬼，并诱使许多孩子从事巫术活动。他们俩没有熬过第二年便被处决了。这个案子一共牵涉了三十一个孩子，他们分布如下：

	3—9岁	10—12岁	13—17岁	总计
男孩数	8	7	2	17
女孩数	3	10	1	14



《巫魔会》

德意志的情况也印证了法国的情况，即自治程度高的地区往往也是搜巫严重的地区。当时德意志由众多的公国、教区以及自治市等组成，缺乏一个有效的统一政府。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在德意志内部，西部、南部的搜巫比东部、北部严重，而前者政权的分散程度也严重于后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包括1648年以前的地区）都是搜巫的多发地，如瑞士、弗朗什－孔泰、洛林、



《女巫》

北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低地国家等，而这些地区都存在有权力分散或政权交错的问题。

第二节　大不列颠岛

（一）英格兰

中世纪时英格兰的巫术案件是由宗教法庭管辖的；当然如果牵涉到欺诈、叛国、谋杀或身体伤害，世俗法庭也有权受理。枢密院一直掌握着审理政治性案件的特权。就现在留存的英格兰中世纪时的巫术案件资料来看，大部分涉及政治阴谋，也包括一些平民利用巫术谋杀或伤害他人或阻挠别人日常活动的案件。自14世纪初以来，欧洲大陆一直用“魔鬼崇拜者”的罪名进行着有组织的搜捕女巫。而中世纪时英格兰的做法与之不同：女巫之所以遭起诉，是因为她们的邪恶行为（涉嫌伤害他人），而与“异端”或“魔鬼崇拜”无关。直到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后期，1484年的教皇训谕和《女巫之锤》才被介绍到英格兰，“魔鬼信仰”才开始在英格兰的巫术审判中产生影响。16、17世纪，英格兰共有三个巫术法令，其中第一个（1542年）和第二个（1563年）法令均没有提到“魔鬼信仰”的问题；直到第三个法令（1604年）才有所涉及。但是，由于魔鬼信仰在英格兰并未流行，而且原则上英格兰禁止使用酷刑，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英格兰搜巫的扩大，受害人数因此也相对较少。

1542年，英格兰颁布了第一个反对巫术的法令（于1547年废除）。法令中定为重罪（即死罪）的是：“用符咒召请精灵或实施妖术、迷人神魂或施行邪术，以便寻找财宝、损伤或毁坏他人躯体、手足或财物、

追求非法爱情、披露被窃财物的下落，或者为了任何其他非法的企图和目的。”对于这一阶段的巫术起诉情况，学者们知之甚少。

现在所知英格兰的巫术案件主要发生在伊丽莎白继位后的一百二十年间。1563年，第二个巫术法令颁布。这个法令把任何求助于邪恶精灵的行为都作为重罪。但同时规定只有造成受害者死亡的才处以极刑；如仅为残废或仅导致牲畜死亡，女巫只受较轻的处罚（一年监禁和四次颈手枷示众），但对于重犯者会处死。此外，对于利用巫术寻宝、找回失物和追求非法爱情的行为从轻发落；即使再犯也只是终生监禁和没收财产。这个法令确立了英格兰巫术审判的主流，就是大多数的案件仍需确实的伤亡证据，仅凭“求助邪恶精灵”往往并不足以判处女巫死刑。这个法令的出现，可能与四百七十二名流放的新教徒领袖重返英格兰有关，他们在欧洲大陆目睹了大量的女巫被烧死。1593年亨廷顿郡沃博伊斯案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塞缪尔大妈一家三口作为巫师被处死。原告之一塞缪尔·克罗威尔爵士分得塞缪尔一家房产的百分之四十，并以获得的40先令年租金每年召开一次关于声讨巫术罪行的讲座，这一讲座由剑桥女王学院的神学硕士或学士主讲。

“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布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

上面是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一段台词。现在人们普遍相信《麦克白》(1606年)是为詹姆士一世而作,因为这位新国王相信巫蛊之事。伊丽莎白死后,由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位兼任英格兰国王,称为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自此英格兰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詹姆士一世在苏格兰时就对巫术信仰十分感兴趣。他继位英格兰国王的第二年就颁布了第三个巫术法令。这个法令大部分沿袭了前一个法令的规定,但增加了处罚有关"魔鬼契约"的条款:

"为了更好地抑制(巫术)犯罪,对于这些行为必须处以严厉的惩罚。任何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利用魔法、符咒召请邪恶精灵,或者向邪恶精灵咨询、与之订立契约、款待、雇佣、供养和报答它们;将尸体或者皮肤、骨骼等尸体的任何部分从埋葬的地点取出,并用于任何巫术活动;利用任何种类的巫术活动,导致他人衰弱、残废或死亡的。那么任何犯有上述这些罪行的人,包括他们的指使者或商议者,应该作为重犯处以死刑,并丧失宗教特权。

"此外,从今后任何巫术行为都应完全废除。利用巫术寻宝(无论在公地还是私人地方)、找回失物、追求非法爱情、损毁他人财产和牲畜,或造成他人生理伤害的人,应处以下列惩罚:一年监禁,不准保释;其间还有四次持续六小时的颈手枷示众,必须要在有集会的



詹姆士一世

时候进行，并向公众承认自己的罪行；如果再犯，应处以极刑。”①

在第三个法令中，就已经有了欧洲大陆“魔鬼信仰”观念的影子。“魔鬼信仰”是典型的“概念犯罪”，即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不管是否造成人或牲畜的伤害，只要被发现“与魔鬼签订契约或求助于邪恶精灵”即可处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典型的情况并非是英格兰巫术案件的主流，大多数法官的判决仍需有确切的伤亡证据。

詹姆士一世给英格兰的搜巫运动增加了新的刺激，一些地区出现了巫术恐慌，如1612年的兰开夏巫案，共处死了二十一名巫师。到1633年，恐慌又在兰开夏出现了。一个十二岁男孩爱德蒙·罗宾森由于疏忽了每日的劳作，向愤怒的父亲谎称自己被女巫掳走，并参加了她们的宴会。

他在森林中闲逛，这时他看到两只猎狗，一只黑色，一只褐色，跑过来向他摇尾乞怜，它们脖子上都套有一个金光闪闪的颈圈，上面还系有一根绳子。正巧一只野兔出现在他们面前，男孩命令猎狗去追逐，但它们站着不动。男孩非常生气，将狗拴在树篱上，并用木棍痛打它们。这时，黑狗变成了狄更森太太，而褐色的狗变成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小男孩。爱德蒙·罗宾森拔腿欲跑，但妇人从口袋中掏出一块银币恳求他保密，罗宾森不愿拿女巫的东西所以拒绝了。女巫把一个魔圈戴在小男孩的头上，小男孩便变成了一匹白马。女巫抓住罗宾森，骑上马奔驰而去，经过森林、田野、沼泽，最后来到一座新屋。在那儿，罗宾森目睹了女巫的宴会，食物有熏肉、大块的黄油和牛奶，这对于一个贫穷的男孩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伊甸园。

为此，二十个人被捕，其中八个人被处死。回来后，男孩被认为

①《洛斯托夫特镇女巫的审判》；基思·托马斯：《巫师的兴衰》第2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有识别女巫的能力，男孩的父亲带着他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由此，他们凭此过上了较好的生活。男孩后来承认这些是他受到1612年巫术恐慌传闻的影响而杜撰的，完全是为了逃避父亲的惩罚。尽管如此，一场搜巫运动拉开了序幕，约有三十一人受到审讯，其中十七人被定罪。由于国王查理一世和枢密院的插手，这些人才被缓刑。

在内战期间(1642—1648年)英格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巫术恐慌时期。当时马修·霍普金斯受国会之命搜巫，每发现一个女巫可获得20先令的报酬。霍普金斯因此自称"搜巫将军"，他在科尔切斯特城堡的地牢里审问嫌疑人。通常英格兰不主张使用酷刑，但霍普金斯曾使用一些"手段"迫使女巫承认其罪行，如"泳刑"和剥夺睡眠的方法。1645—1647年，霍普金斯在埃塞克斯、萨福克、诺福克和邻近诸郡中大肆搜捕女巫，数百名女巫被处死。但是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在诺福克的一个村子里被民众指控为巫师，人们用"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对付他，最终他死于"泳刑"中。

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格兰处死女巫的案件已鲜有发生了，但是仍可以发现一些。1662年萨福克郡洛斯托夫特镇的两名年老的寡妇罗斯·古冷德和艾米·丹尼被控犯有十三件巫术案，其中十二项罪名成立，最终两名"女巫"被判吊死。这个案子可能受到马修·霍普金斯的影响，因为1645年霍普金斯被邀请到洛斯托夫特邻镇的大雅茅斯搜巫，其间共发现十五名女巫，其中六人被吊死。而案件中的证人之一、商人塞缪尔·帕西是新教徒，他的一些同伴参加了1645年马修·霍普金斯在萨福克对女巫的"清洗"。这个案件中的法官马修·黑尔爵士和助理法官约翰·凯因爵士后来先后被任命为英格兰首席大法官。马修·黑尔爵士在最后发言时，声称他毫不怀疑巫婆的存在；约翰·凯因



兰开夏女巫

爵士一直以其强硬的态度闻名，但在这个案件中却是惟一持怀疑态度的人。参加审理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学者托马斯·布劳恩爵士，他作证巫术之可能性，对两名被告极其不利，有意思的是，他早年有厌女症的倾向。在审理过程中也有人认为受害者的症状是伪装的，但是由于这个案件涉及九个受害者、七个互不相识的家庭，“共谋”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大，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大众歇斯底里的表征。

1682年，德文郡比迪福德的三名妇女（坦贝伦·洛伊德、苏姗娜·爱德华、玛丽·特兰贝尔）被吊死。这个案件由雷蒙德法官受理，有证据表明他本人也并不想处死这些可怜的女人，只是屈从于公众的意见，平息民愤，当然也为了避免更大的政治风波。他的同事诺思法官（在这个巡回法庭中受理民事请求）对此则抱有极大的怀疑，但他容忍了判决，因为他怕仁慈反而会因为反作用而导致新的搜巫。上述两个案子的一个共同点是：发生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而并非像其他大多数案件发生在乡村地区。



马修·霍普金斯

17世纪末，怀疑的思想开始蔓延。1694年到1701年间，首席法官霍尔特审理的巫案共有十一件，尽管所提供的证据与往常一样，但结果被告都被释放了。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指控的荒谬性。

英格兰最后一个被控以“巫术罪”绞死的是德文郡埃克塞特的艾丽斯·莫伦德。最后一个巫案发生在1712年的赫特福德，被告是人称“沃克恩女巫”的简·文哈姆，她被控对年轻的妇女桑恩和斯特丽特施魔法。多位证人出庭指认被告，首席法官鲍威尔尽管对此颇多疑问，但仍根据陪审团的决议宣判被告死刑。后来，经过鲍威尔法官的不懈努力，陪审团最后决定赦免这位妇女。1736年，1604年的巫术法令被议会废除。但这只表示官方的巫术审判消失了，村民们仍时常用非官方的暴力和私刑处置女巫。

在1559年到1736年间（伊丽莎白继位到第三个巫术法令的废除），据历史学家尤恩推测，共有近千名女巫被处死；女历史学家拉娜则认为尤恩的数字严重地夸大了，并认为五百名以下比较合理。伦敦周围诸郡巫术案件较多，根据巡回审判区的审讯文件，当时伦敦周围诸郡共有五百一十三人被起诉，其中二百人被定罪，一百零九人被处死。伦敦周围诸郡在伊丽莎白时期是一个高潮，已知的七百九十起案件中有四百五十五起案件在那时进行，大部分集中在16世纪80、90年代，其中又以埃塞克斯郡为多。16世纪80年代，埃塞克斯郡的案件占全国案件的13%。其后，诉讼有所下降，到马修·霍普金斯时期（1645—1647年）到达另一个高潮。按以被告的定罪而结束的案例的百分比，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16世纪结束时为41%（指伦敦周围诸郡），霍普金斯时期上升到42%。

(二)苏格兰

苏格兰的巫术信仰显然比英格兰严重。苏格兰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

从前，有身体健壮的兄弟俩立约成为亚洛夫特一个铁匠的学徒。可是不久后弟弟变得脸色苍白、身体消瘦、食欲不振、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在哥哥的逼问下，他承认受到了女主人的虐待，而她是个女巫，“每天晚上，她来到我的床边，将一个魔圈套在我的头上，这样我就变成了一匹马；然后她骑在我的背上越过几英里到达荒野，在那儿他们通宵达旦举行骇人听闻的盛宴；早上她再骑着我回家，取下魔圈后我又变回了人形”。哥哥听了后，决定晚上睡在他弟弟的床上代替他前往巫魔会。晚上，当巫师们尽情享受美味的葡萄酒时，哥哥不断在墙上磨魔圈直至松开；变回人形后，他拿着魔圈、潜伏在马厩的背面。当他的女主人宴会结束后回到马厩时，他迅速将魔圈套在她的头上，这样他的女主人变成了一匹母马。哥哥骑上马越过藩篱、沟壑在田野上飞奔，并不停地用脚踢马。突然，他发现马的前腿少了一只铁蹄，他在铁匠铺为马打造了一只新的。最后，当马精疲力竭时，他骑着马回到了家中。早上，男主人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妻子病得很重，但她拒绝医生为其诊脉。当丈夫掀开被子时惊愕地看见马蹄铁牢牢地钉在他妻子的手上，而她的侧面有明显被踢伤的痕迹。第二天，这个妇女被地方官员作为女巫处死。不久，弟弟的身体得以康复，正如前述，处死女巫正是受害者的灵丹妙药。

在苏格兰，巫术罪的确立与英格兰是在同一年，即1563年由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引进。之后就出现了大量的巫案，很多人被烧死，但是相对于以后的情

况，1563—1590年的人数并不多，其中很多人最后没有被判死刑。其间，最重要的是贝茜·邓洛普巫案。1576年11月8日，女巫贝茜·邓洛普被控犯有“巫术罪”。她自己承认：

一个名叫索恩的仙女教会了她医术和超人的视力，1547年11月10日，索恩在一场战斗中丧命，死后她成了仙人，并为艾尔芙娜王后服务。几年前，当邓洛普分娩时，艾尔芙娜王后以一个强壮的妇女的形象出现在她的面前，给邓洛普喝一种饮料以减轻痛苦，并命令索恩留下来照顾她。此后，索恩经常出现在邓洛普面前（而其他人则看不到），说服她否认基督教信仰，而邓洛普拒绝了他。

尽管邓洛普仅将她的超能力用于善良的意愿，且她的主人是仙人而不是魔鬼，但这不能使她免于死刑，最后她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士六世执政初期，对巫术并不感兴趣，直到1590年北勃威克女巫案的发生。

1590年，距爱丁堡16公里的一个小镇特拉南特的代理执行官大卫·西亚顿怀疑他的年轻仆人吉莉·邓肯的行为，但她拒不承认与魔鬼有交易，但人们很快在她咽喉上发现了魔鬼的标记。在酷刑之下，她交代了“魔鬼的邪恶诱惑和勾引”，并说出了一大堆有关人士（约有七十人）的名字。她说，他们不仅卷入了巫术活动，还卷入了反对国王詹姆士的恶魔的阴谋。她暗示的人当中包括一名受人尊敬的助产士艾格尼丝·莎姆森、一位校长约翰·菲安和两个“像任何居住在爱丁堡城里的妇女一样诚实正直名誉极好的妇女”——洛德·克里弗顿霍尔的女儿尤弗米雅·马克琳和巴巴拉·娜匹尔。她说，这个阴谋的煽动者是弗兰西斯·贺普波恩、保特威尔的伯爵和如果詹姆士六世去世而没有留下后嗣的话就可以登基即位的国王的堂妹。

在此案发生的两年前，詹姆斯六世前往丹麦接她的新娘——安妮公主。由于恶劣的天气，他们在海上航行几乎翻船，经过极为惊险的历程后于1590年5月1日安全到达雷兹。女巫案很快就与这件事联系起来。

艾格尼丝·莎姆森在霍里路德由詹姆士六世亲自审问。她讲述了1589年万圣节前夜，她是如何同一群女人和六个男人乘坐筛子，从莱特渡海到达北勃威克去参加一个大型的狂欢夜的。在那里，魔鬼鼓动他们杀害国王，因为魔鬼是新教的大敌，而国王竟要娶身为新教徒的丹麦公主为妻。魔鬼对此十分惊惶，决定通过掀起暴风雨使国王和他的新娘丧命于航行途中。巫师们投掷了一个符咒让大海掀起大风暴雨，想让与丹麦的安妮结婚后返回苏格兰的国王所乘坐的船沉没。其他人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结果二十五人被处死。

很可能詹姆士六世在滞留丹麦的6个月期间，受到了丹麦搜巫的影响。总之，由于这个阴谋的缘故，詹姆士六世开始相信巫术的存在，1597年他发表了《魔鬼研究》，其目的是驳斥“我们时代的两个人的该死的论点，一个名叫斯科特，是英格兰人，他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否认存在着巫术这类事情而毫不羞愧，并在否定灵魂存在方面又保留了撒都该人的老毛病”。[①]事实上，1597年枢密院颁布法令，规定每个案子的所有证据必须提交枢密院，然后才能成立独立的审判委员会。这个法令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苏格兰的搜巫人数，因为只有爱丁堡的司法院或司法院的巡回法庭才有权管辖巫案。詹姆士到达英格兰后，继续对巫术保持兴趣，并通过了1604年的巫术法令。但是在统治晚期，他成了怀疑论者；然而苏格兰的搜巫仍在继续。苏格兰枢密院授

①詹姆士六世：《魔鬼研究》，克里斯蒂纳·拉娜《巫术与宗教》第18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权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旨在国王不在的时候审理巫术案件。

1697年，一位十一岁的小女孩得了癫痫症，她不怀好意地指控一个她不喜欢的女仆在她身上施了魔法。最后，这个女仆和其他数十位同伙被活活烧死了。1708年，一名叫伊尔斯匹兹的女子被判犯有“巫术罪”，法官安斯特鲁特最后裁决在她的脸上烙上红铁印，然后逐出苏格兰。1718年，苏格兰一个偏僻小县的木匠发现一些猫把他家后院作为叫春的场所，他认定这些猫是女巫所变，最后，他找到了两名女巫。1736年，巫术法令被废止了。

苏格兰长老会承认约有四千人被烧死；1891年《苏格兰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公布的数字是，1590年到1680年间有三千四百人被烧死；1938年，乔治·布莱克列出了一千八百个女巫的名字，他估计的总数为四千四百人，而克里斯蒂纳·拉娜则估计为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布莱恩·雷凡克认为苏格兰的受害者远少于德意志，对1563—1727年期间明确知道审判结果的人的统计：四百零二人受审，其中二百一十六人被处决；他认为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和苏



约翰·菲安



詹姆士亲自审问北勃威克巫师

格兰)的受审人数不超过五千人，而被处死的人数低于二千五百人，甚至可能低于一千五百人。

在苏格兰也有类似马修·霍普金斯的搜巫者，他们用扎针来发现魔鬼的标记，并根据发现的女巫的人数收取费用，这些人被统称为“普通扎针者”。随着“普通扎针者”人数的增加，他们引起了社会的公愤。终于，1678年苏格兰枢密院判定“普通扎针者”是骗子。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情况既有不同也有相同之处。156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都颁布了巫术法令，掀起了两地的巫术诉讼的狂潮，而且它们的魔鬼信仰理论都是从欧洲大陆引进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搜巫，但在英格兰要求陪审团完全一致才能定罪，而苏格兰多数通过即可。同时，苏格兰有三类法庭：爱丁堡的司法院、司法院的巡回法庭和地方法庭，它们的巫案处死率分别为55%、16%和91%；而英格兰由于巫案大多由巡回法庭审理，因此搜巫的程度较轻。


DAEMONOLO-
GIE, IN FORME
of a Dialogue,
Diuided into three Bookes.

EDINBVRGH
Printed by Robert Walde-graue,
Printer to the Kings Majestie. An. 1597.
Cum Privilegio Regio.

"DAEMONOLOGIE" (1597) by King James
《魔鬼研究》

第三节
北欧、南欧与北美

(一)北欧、南欧地区

北欧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搜巫的程度较轻，估计约有五千人受到牵连，其中一千七百到二千人被处死。

丹麦—挪威

1540年丹麦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搜巫运动，但之后丹麦规定一个人的口供不能用以判决另一人，加上酷刑的废除，丹麦很快控制了搜巫。丹麦的搜巫运动对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产生过影响。挪威当时受丹麦统治，从丹麦接受了魔鬼信仰的理论。

瑞典—芬兰

瑞典的搜巫始于16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是针对传统巫术；三十年战争后，瑞典士兵从德意志带回了魔鬼信仰的观念。瑞典的搜巫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巫案必须由王室法庭复核，1649年克里斯蒂娜女王废除了“巫术罪”的死刑。但1668—1676年瑞典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巫运动，首先是1669年出现在莫拉的巫术恐慌（共有八十五人被处死，包括儿童），大规模的迫害一直持续到1676年的施托克霍姆大恐慌，其间共约有二百人被处死。

16、17世纪时，芬兰属于瑞典王国的一部分，其司法体制亦是如此。大多数人信奉路德宗，只在靠近俄罗斯的地区有少数天主教徒。芬兰的巫术案件受到瑞典的影响，且主要集中在说瑞典语的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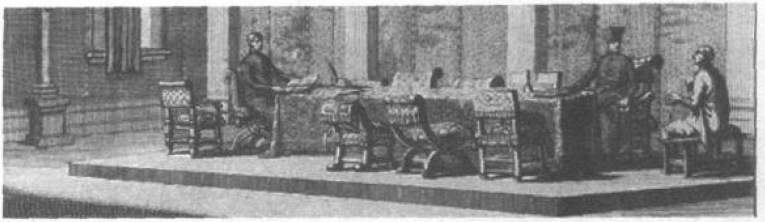
芬兰的搜巫没有其他地方厉害。尽管如此，据估计，1520—1700



斯堪的纳维亚迷信：一个巫师站在骨头上渡海



斯堪的纳维亚迷信：魔鬼和他的魔术行为



宗教裁判所

年间至少有二千人受到巫术指控。值得注意的是，芬兰的巫术案件主要出现在富饶的南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不同，芬兰的巫师以男性为主，这说明了，芬兰的诉讼以传统巫术为主，很少涉及“魔鬼信仰”。此外，如同法国和德意志的情形，受害者不仅是穷人，还包括富有的农民和商人，甚至于教士。

在南欧地区，尽管有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意大利宗教裁判所，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几乎没有受到搜巫的影响。在地中海地区，以“巫术罪”处死的人可能少于五百人，而且大多数的人是由世俗法庭处决的。

西班牙尽管有残酷的宗教法庭，但它似乎只对迫害犹太人和摩尔人感兴趣，对巫师却不甚在意。西班牙的搜巫运动主要出现在巴斯克地区。1507年，洛格罗尼奥的宗教裁判所将巴斯克杜兰戈地区三十多名巫师烧死。1527年，一百五十个“左眼有斑点”的人作为“巫师”受到审查。1610—1614年，洛格罗尼奥的宗教裁判官在祖加拉穆迪地区审讯了三百多人。最后，七名女巫遭受火刑；另外五名已去世的女巫，用焚烧人像代替；十八人得到宽恕。

据意大利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意大利对于邪恶女巫的惩罚也是火刑；也有妥协的情况，根据佩鲁贾的法律，一个女巫只要交付400镑罚款就可以了事，其中女巫是指“使用魔法、毒药或咒文以害人的

人”。在意大利，甚至还记载有女巫巢穴的事，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

“在翁布里亚那个古老的公国（斯波立多），诺西亚城附近，陡峭的山崖下有一个洞穴，那里还流着水。我记得听人说过，那里有女巫（妖妇）、恶魔和夜里出现的幽灵，胆子大的人能够和鬼（阴魂）见面并学到魔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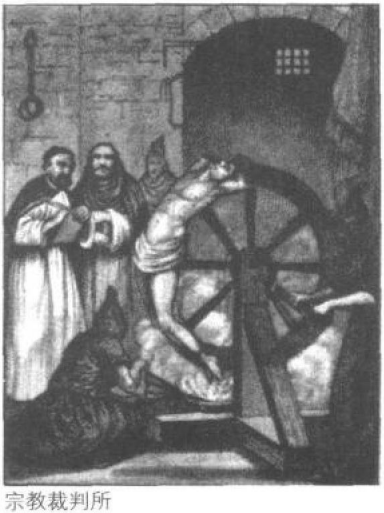
1484年训谕之后，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搜巫的例子。据《女巫之锤》记载：在训谕颁布的头一年（1485年）有四十一个女巫在科莫被烧死；成群的意大利妇女在西吉斯孟多大公的地区避难。但是大规模的搜巫并没有在意大利出现。

亚里山德罗·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是意大利有名的术士和炼金术士，精通黑巫术和炼金术。他和妻子在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施行巫术和炼金术，他通过贩卖春药、炼金药等积聚了大量财富。卡格里奥斯特罗的晚年是在监狱度过的，圣宗教裁判所“宽容地”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北欧地处欧洲大陆的边缘，受魔鬼信仰的影响较小，因此搜



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

①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5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巫的程度远小于其他地区。还有如爱尔兰和北欧的拉普兰地区都是巫术盛行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巫术案件更少，原因是当地的人更相信传统的巫术，对魔鬼信仰却知之甚少。意大利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布克哈特认为这是因为意大利"已经存在着一种建立在一套不同的观念上的、高度发展了的'妖术'"。但是，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其他的异端更有兴趣。

(二)北美

欧洲的搜巫运动也影响到了北美，1692年马萨诸塞地方发生了著名的萨勒姆巫案。这起案件无疑受到英格兰洛斯托夫特巫案的影响：萨勒姆的地方长官曾参考了有关洛斯托夫特巫案的小册子；洛斯托夫特巫案的主要证人之一塞缪尔·帕西的兄长早些年移居萨勒姆。



萨勒姆巫案中对一个女巫的审讯

同时，萨勒姆巫案中的着魔症状与英格兰的案例一致，包括1660年的萨默塞特巫案及1682年的比迪福德巫案。

1689年，萨勒姆地方获得了建立自己教堂的资格，当地人委任塞缪尔·帕里斯为牧师。但是，帕里斯牧师严苛的处事方式和贪得无厌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镇民甚至在1691年10月停止付给牧师薪俸。巫术案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昏暗的炉火挡住了窗外的白雪和严寒，两个无聊的小女孩正在玩游戏。帕里斯牧师的女儿贝蒂和外甥女阿比盖尔看着水晶球，她们试图从中看到自己的将来以及未来的丈夫。1692年时，新教徒是严格禁止从事占卜这类神秘行为的，女孩自己也清楚干预上帝的事业可能“打开通向魔鬼的大门”。她们并没有从中看到未来的丈夫，相反，其中一个姑娘看到了棺材。



刻有萨勒姆巫案受害人名字的纪念长椅

幻影出现后不久，女孩开始出现奇怪的举动，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发作”，她们全身抽搐，身体变形，胡言乱语。很快，“发作”像瘟疫般在小镇蔓延，至少八个女孩有相同的症状，最终一些成年人也遭受了相同的痛苦。人们认为这些女孩是着魔了，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只能采用祈祷和禁食等基督教的方式。

女孩们最初指认了三个女巫：帕里斯牧师的西印度奴隶蒂

图巴、乞丐萨拉·古德和卧床不起的老妇人萨拉·奥斯本。

女孩们极有可能受蒂图巴的巫术故事的迷惑，以及1688年波士顿四名女孩受蛊惑之事的影响。这件事很快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指责的范围也迅速扩大；人们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以处理此案，置英格兰的司法规则于不顾。为此，数百人被捕，许多人入狱，其中十九人被吊死。这种狂热的情绪一直持续了九个月；二十年后，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取消了原判，并补偿受害者的继承人。



萨勒姆的搜巫人



法庭



处死女巫

第六章 驱散不尽的幽灵

进入近代，搜巫仍在部分地区出现。1894年，爱尔兰蒂珀雷里郡的布里吉特·克里瑞被作为女巫烧死。她的丈夫迈克·克里瑞显然精神有问题，他发现妻子不对劲，高了2英寸，并认为她是传说中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又丑又怪的婴孩。尽管布里吉特·克里瑞极力否认丈夫的指控，但迈克·克里瑞对她动用了私刑。

布里吉特·克里瑞身着睡衣，四肢被缚在床上，迈克·克里瑞强迫她喝一种药草和牛奶的混合物，并不断地问妻子“以上帝的名义，你是不是布里吉特·克里瑞，迈克·克里瑞的妻子？”尽管他妻子坚定地回答，但他仍不相信她，他拿着一种混合剂对妻子说：“你这个巫婆，吃了它。”

根据传说，用火烧可以治疗又丑又怪的婴孩，迫使仙人归还被他们偷走的人。迈克·克里瑞将妻子带到厨房，他妻子痛苦地大叫，坚持自己不是怪孩。

晚上，布里吉特·克里瑞坐在火炉旁与丈夫交谈。突然，迈克·克里瑞将她推倒在地，强迫她喝茶、吃面包和果酱，根据传说，仙人不能吃凡人的食物。迈克·克里瑞撕碎妻子的衣物，将火红的烙印放在她的嘴里，然后，在她身上浇上灯油，并点燃了火。

经过两个星期的审判，迈克·克里瑞被判犯有杀人罪，判处二十年的苦役。但他仍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个女巫。

到了20世纪末，搜巫的案例



女巫的仪式

仍时有发生。在南非的乡村地区，巫术信仰仍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力，人们往往把命运与超能力联系起来。因此在那里，这类案子频频发生，下面是几个例子。雨季对于南非的海里那地区意味着耕种、学校假期以及搜巫。在当地，人们将突发的不幸归咎于黑巫术。1990年至1995年期间，有超过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为妇女）被指控行巫术，并被暴徒杀害；还有很多人被驱逐出去，他们的房屋、财产被非法侵占。在过去三年时间内，南非政府制定法律彻底杜绝了这类现象。自1997年始，仅有一人因被怀疑犯"巫术罪"而遭杀身之祸。但是，法令并不能使巫术信仰消失，很多人包括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相信由于政府的保护，巫术得以肆虐乡里。当地一位警官认为政府的新政策保护了"女巫"，并引述了三个月前的一件事：一个老妇人在离家三十英里的某幢屋的床底被发现，她供认自己是女巫，是坐在盘子上飞来的；到达屋前，她变形从门下爬入，并躲在受害人的床下，以便他们熟睡后行使巫术。尽管村民和警官都认为这个妇女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法庭指派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个妇女只是精神不正常，最后法庭当庭释放了她。

南非北方省小村庄塞高派一名妇女玛德莱娜·玛玛博洛信仰基督教，她的两个妹妹因此指认她是女巫，并买凶手将她杀死。

两名南非老妇人被人用利器刺死，因为村民认为她们是女巫，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用巫术杀人的案件有关。当地的警方声称已有十名妇女被杀、四名受伤。

南非北方省六个农场工人将他们五十六岁的同事约瑟夫·马克巴诺打死，因为他用巫术使得他们身体衰弱而不能工作。六名嫌犯随即被警方逮捕。

南非一小镇的镇民的爱犬咬了二十六岁的厨娘安吉里娜·姆拉比萨娜的表弟，不久这条狗死于非命；农场主因而疑心厨娘是女巫，是她毒死了自己的狗。农场主一怒之下将她解雇了。

南非从种族隔离政策向民主的过渡导致了乡村地区的紧张局势，人们以搜巫作为发泄的途径，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贫困的人群，尤其是妇女，同样，成功的妇女也是重要的目标。

在非洲的其他地区，这类案件也频频发生。乌干达1998年宣判四名年轻人死刑，因为他们涉嫌谋杀了五十个人，因为这些人被认为从事巫术活动。

2000年，尼日利亚一女巫被控利用巫术窃取一名男子的生殖器，一伙暴徒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但听信这个男人的话，当众殴打了这名妇女。随后，警方逮捕了这名妇女，但他们没有说为什么逮捕她，以及如何证实对她的指控。

埃塞俄比亚一法院宣判一个磨房主、一个女巫以及她的朋友死刑，因为他们谋杀了一个七岁的女孩。磨房主阿巴米切·阿巴吉答因为机械故障而求助女巫的帮助，女巫沈芙·阿兰切娜用女孩献祭，并将她的血洒在磨房的地上。

坦桑尼亚从1998年1月到1999年5月，共有三百五十七人被作为巫师杀死，他们被控用巫术害人，或使他人的生意或收成失败。由于害怕巫术以及对财富的贪婪，坦桑尼亚的希尼安加地区发动了一场扫荡红眼眶妇女的运动。妇女红眼眶是长期烧牛粪的结果，而当地人却认为这些妇女是女巫，应该为当地的不幸负责。因而组成了很多两三人的小分队，身着黑衣，手举火炬和弯刀，到处搜寻“敌人”。希尼安加地区的居民长期相信巫术，尽管在德国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得到

压制，但1961年坦桑尼亚独立后，巫术信仰得以恢复，90%的当地人相信巫术。近年来，当地黄金、钻石等采矿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为了财富不顾一切，他们用谷物、牛，甚至活人作为祭品。

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事件。匈牙利一房东认为他的一个住户是女巫，并告诉对方惟有用火烧她才能拯救她的灵魂。他试图将汽油浇在对方身上，但在争斗中不幸将汽油倒在了自己的身上，引火烧身，最后在邻居的帮助下才扑灭了火。警方声称会控告房东谋杀未遂。

2000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十五名妇女被人砍死，因为人们相信她们是女巫。恐怖事件还从丘阿韦省的高地地区传播到了城市集中地，首都莫尔兹比港有一名妇女被当作“女巫”而砍死。

印度一个边远的部族小村落拉马拉伊在2000年有八个男性村民去世，人们相信五十八岁的达莱苏是巫师，是他导致了其他村民的死亡。四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村民将他打死，随后警方逮捕了四名嫌疑人。拉马拉伊村总人口不足百人，男性为四十人，经过一系列的死亡后，村里四十岁以上惟一存活的男性是六十岁的高帕兰。据高帕兰回忆，村里死的人有着相同的病状，医生诊断为贫血；但村里人一致认为他们是死于达莱苏的巫术，因为他不参加



巫术

死去的人的葬礼，人们相信巫师是决不参加这类活动的。达莱苏被打死后，人们将他的尸体火化。高帕兰说，近两年村里共有十六个男人死去，达莱苏都应为此负责。

搜巫运动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行为，在社会学意义上，集体行为可以理解为：在某种威胁或紧张等压力下，许多人“表现出来的相当带有自发性的和无一定结构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方式”。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瑟为集体行为确定了六个必要条件：结构性助长、结构性紧张、概念化信念、催发因素、行动动员及社会控制机制。在搜巫中，当时的司法体制适合这种迫害的产生（结构性助长）；16、17世纪西欧社会和经济的混乱，人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结构性紧张）；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巫术的效力，神学家们也完善了魔鬼信仰（概念化信念）；一件极小的事件（如人或动物的突发疾病）就足以引发一场迫害（催发因素）；某个人的“自告奋勇”对巫师的指控或不利的证词，通常鼓励了其他人的效法（行动动员），如1662年英格兰洛斯托夫特巫案涉及九个受害者、七个互不相识的家庭；搜巫运动正是整个社会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社会控制机制）。

搜巫是大众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我们可以发现相似的例子。1944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马顿的一位妇女报案说她和她的女儿受到一个幽灵般的麻醉师的袭击，当事件见之报端后，一周内就报告了二十七起相同案件，但是警方的搜寻却毫无结果。这些所谓的受害人文化水平较低，而且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报纸上的一件偶然的戏剧性事件就将他们卷入大众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1954年的西雅

图，当时的西雅图人处于有关氢弹试验及微粒回降的隐约不幸的紧张情绪下，一个极小的事件（报上报道西雅图邻近地区的汽车玻璃被毁事件）导致了两天内西雅图出现了一万五千多人投诉他们的汽车玻璃出现了原因不明的麻点（事实上，这些麻点是正常的情况，而平时人们忽略了这些细节）。

这两个例子和搜巫运动都表明，在大众的紧张情绪下，通过偶发事件（巫术控告或被袭击）缓解了人们的紧张情绪，而且这种偶发事件通常演变为大众的集体行为。

在集体行为中，群体的行为就成了引发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国心理学家勒邦认为群体中会有“集体心理”，而个人自觉的个性会被掩盖，因此在群体中，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个人会倾向发泄本能的欲望，而不顾道德上的约束（这种道德约束在个人的情况下会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在群体中，个人的行为会相互传染，形成某种集体的想像力，最终可能导致大众歇斯底里。尽管勒邦的观点带有极大的偏见，且他的“集体心理”的观念遭到了质疑，但是他的理论适于解释诸如搜巫等大众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

参考书目

梅耶·巴—伊兰:《圣经和塔木德中的巫师》(Bar-Ilan, Meir *Witches in the Bible and in the Talmud* [http://popeye.cc.biu.ac.il/~barilm/witches.html])

伊凡·布恩:《洛斯托夫特镇女巫的审判》(Ivan A. W. Bunn, *The Trial of the Lowestoft Witches* [http://popeye.cc.biu.ac.il/~barilm/witches.html])

弗洛伊德:《十七世纪附魔神经病病例》(1923),载《创造力和无意识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弗兰克·甘特:《比迪福德女巫的审判》(Gent, Frank J. *The Trial of the Bideford Witches* [http://www.eclipse.co.uk/exeshul/bidefordwitches])

马修·霍普金斯:《女巫的发现》(Hopkins, Matthew *The Discovery of Witches* (Old English, 1647)[http://www.zpr.uni-koeln.de/~nix/hexen/])

克里斯蒂纳·拉娜:《巫术与宗教》,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布莱恩·雷凡克:《近代早期欧洲的搜巫运动》(Levack, Brian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nd edition, Longman, 1995)

雅克·洛维希:《巫术奇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查尔斯·麦凯:《人类愚昧疯狂趣史》,漓江出版社,2000

玛格丽特·默里:《女巫与巫术》,漓江出版社,1992

尚—米歇尔·萨曼:《女巫——撒旦的情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特雷弗—罗珀:《16、17世纪欧洲的巫术恐慌及其他论文》(Trevor-Roper, H. R. *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69)

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布莱恩·因斯:《人类酷刑史》,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汉诺威历史文档项目(Hanover Historical Texts Project[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

[包括]

《班贝格的搜巫运动》(*The Witch Persecution at Bamberg*)

《波恩的搜巫运动》(*The Witch Persecution at Bonn*)

《特里尔的搜巫运动》(*The Witch Persecution at Trier*)

《维尔茨堡的搜巫运动》(*The Witch Persecution at*

Wurzburg)

约翰·博丹:《捉鬼狂》(Jean Bodin, *De la Demonomanie des Sorciers*, 1580)

《中世纪资料:巫术文档[15世纪]》(*Medieval Sourcebook: Witchcraft Documents* [15th Century]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book.html])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104023